

然僧自迷



張默生著

默  
僧  
自  
述

東方書社發行

# 默僧自述第一冊目錄

一、斷續求學記	一
二、教學相長	二一
三、可念哉——疑	三二
四、青島遇難記	五一
五、朝鮮亡命記	八二
六、長江飄流記	一一八
七、奇人奇事之一束	一三八

# 默僧自述

張默生著

幾度沉迷幾度醒，  
襟邊紅淚已成冰；  
荒山虎嘯鶻啼月，  
我是垂垂入定僧。

余昔年別號「默僧」，時友人馮沅君先生贈以此詩，計已二十餘年矣，回首半生來之遭際，幾無一不與詩中暗合，奇哉！謹錄以弁其端，作默僧自述。

## 一 斷續求學記

余小小不知力學，好嬉戲，然資質頗不鈍，四歲能記簡單賬目，九歲能爲人書聯；顧家道寒微，入青州中學二年半即輟讀。余父，前清舉人。母，焦氏。生女二：一殤，一待嫁死。子三：仲事軍政，今爲敵俘去；季習醫，現充西康會理衛生院院長；余其長也。余父自十八歲即以教讀爲業，清末，思想大變，倡革命。民元，力主毀廟興學，率衆搗毀城隍廟，全縣駭然，幾於激成民變。旋豪紳以全縣人民名義，上控成訟，爲期凡三年。時袁世凱帝制自爲，專以摧害黨人爲事，余父幾遭不測者屢屢。因是薄產蕩盡，一貧如洗，而余之續學更無望矣。在家隨先母操作，樵薪汲水以爲常，日不得飽，取藜菘充飢。余父租地四分，教習農業，以儒爲人傭工，自謀生活。會余舅父輩有在天津習鞍轡業者，召余往習藝。終日理獸皮，臭氣蒸騰，損人脾胃，飯時常氣噎不能下；以視前之郊外操作，笑傲乾坤者，不禁興雲泥之感。蓋余性愛自由，喜挑達，好



歌唱，驟入樊籠，則毛脫羽鍛，真有難言之痛矣？憶余初入中學時，嗜軍樂，習各項運動，尤好攀高大樹木。每據樹巔，俯瞰周覽，常睥睨芸芸衆生，作振鬮奮飛之想；輟學家居，則於勞作中，不忘弄短笛，歌俚曲，於農隙之際，則習崑曲，奏檀板。一旦遇其素性，強以其所不欲爲，勉以其所不堪爲，雖謂迫於飢寒，然捨此卽無謀生之道乎？

不久，應父召至濟南，思以備書爲生。得父執介紹，先至法政專校繕寫石印講義，按字數計酬，曾憶於文具店中，購一新筆袖往，晉謁該校之發稿人，彼投我以目，似見我衣服破舊，言語舉止未脫鄉俗氣，意甚輕蔑之，唯曰「且候，稿至卽分繕。」然余呆坐半日，親見分稿數次而未及余，余亦不敢問。至午，出外少進膳，復往候，又半日，仍遭白眼。日暮，慚回寓所，余父一見卽問曰：「是日共寫幾張？」余悲梗不知所對，伏床大哭。經父一再慰問，乃訴其日所經歷，亦祇相對嘆息而已。

後又至工業專校充錄事，初則繕寫公文，繼而調至臚印室填寫講義中之英文名詞，蓋同事中尙無諳識英文字母者，故遇有物理化學上英文名詞則空出之。往者，此類名

詞，係由教員書於黑板，令學生自填；今則余堪任斯職，因博師生之歡，而校當局遂提升余爲錄事長，負全校講義謄印之責。月薪初爲八元，繼則十二元，後又增至十四元。爲時凡三年，尙能稱其職守。時趵突泉歌藝雜劇，盛極一時，而鑼鑼大鼓，尤稱絕唱。以工校逼處其側，遂得時往竊聽；所謂竊聽者，不付戲資之謂也。聽之既久，漸能效其歌聲，聞者均以爲極似。往往於謄寫之際，且書且歌唱，同事之間，樂也融融。每自慶得其所，不復有上進之志。後以主管人之遷怒，當場辱我，始憤而辭職，西走曹州，續學省立六中。計自青州輟讀，忽忽已五年於茲矣。前之所學，強半遺忘，驟視編級試題，幾不知其何云，遑言致答？幸此時余父已在校中任教，得從中通融，始暫允入二年下期肄業（時中學爲四年制）；否則非從第一年課程讀起不可也。

時曹州盜賊如毛，匪衆散處曹屬各縣約數萬。縣城鄉鎮，一夕數驚，途中行旅，尤堪戒慮。余之不遠千里而負笈於此者，固由於余父在校得有所依靠，然學校辦理之善，早已樹之風聲，此則具最大之吸引力焉。校長叢禾生先生，山東文登人，爲前清科

第出身，而又留學東洋，習教育。回國後，任省署科長。提學司王鴻一先生深敬重之，請其出長六中，先生慨然允曰：「教育事業，爲我之素志；然我不去則已，去則非二十年不可。在此二十年中，卽畀我一教員，一小小職員，我亦樂觀厥成耳。」後先生果長校二十餘年，復自請改充圖書館主任，兼國文教員。直至抗戰軍興，始以年老未便西來，赴濟南閒居。聞敵人數度敦請其出而任事，均堅詞拒絕，遂鬱鬱以死。

當其初長校也，卽提倡學生自治，最著成效。吾國學生自治會之倡導，蓋自龔先生始，開與英國學生自治會之成立相先後焉。余之轉學六中時，爲民國六年春季。其時學生自治會之具體組織，名曰「自治團」，團有團長，下分各隊長，每月由大會選任一次。團中紀律森嚴，觸犯之者甚於觸犯校規。一切日常生活及進德修業之事，皆由同學互相督勸，校長、學監、及全校教員，皆負輔導之責。團爲軍隊組織，其性能則不同：有糾察隊、有清潔隊、有勞工隊、有拳術隊、有軍事操隊。隊員月須改屬一次，以求平均練習。每日課罷，諸隊齊集操場，由團長發號施令，各隊卽分別活動，一小時後，集



合散隊，不許有絲毫苟且也。於散隊前，必有一師長作簡單之訓話，或揭示聖賢語句而解釋之。每屆隆冬之際，則於黎明前舉行跑步半小時，而早自習尙須燃燈焉，風雪無阻，此亦叢先生之所提倡，名曰「寒稽古」，蓋襲用日本名詞也。先生又採取耶教中禮拜之意，於星期日上午必有全校之集會，除報告每週校政外，由教員數人，輪流講述大學中庸，周而復始，二十年來行之無間。先生更極力提倡歌詠及話劇，高年級並試演英文劇；常自作歌自唱，令全校學習，真洋洋乎盈耳哉！又提倡着粗布制服，先生必身先着之；提倡食黑麵粗糧，先生必身先食之。嘗曰：「曹屬之所以多匪者，以困於衣食耳。汝輩若思美衣豐食，不惟昧於稼穡之艱難；試思處此貧困環境，豈容汝輩逍遙自在乎？」其堪稱教育界之先覺者，尙有對於「性教育」之重視。蓋逸則思淫，故其教育主旨，不許學生有片刻閒暇；然又慮及少年血氣方剛，不克自檢，以致斲喪其有用之身，故又嚴厲取締「言情小說」，得則焚之，自稱曰「秦始皇」。亦常於深夜中竊聽各寢室，或於日間巡視各床舖，如發覺有同床而寢者，或有遺精嫌疑者，必指名傳去，作溫

誦之告誡。並時以過來人之資格，作現身說法，而爲周詳之解釋。亦有已婚之學生，窺見其思慕情切，反足以妨其學行，則寧給假數日而使之歸。要之，先生之苦心孤詣，難以縷述。故其感人之深，使衆之愛戴之也，實勝於人子之慕父母。果也十年之後，曹屬人材濟濟，幾爲齊魯冠。卽至北平升大學者，僅六中一校，亦佔全省之半；其後留學東西洋者尤多。自民國十七年以後，山東教育大權，均握於曹屬六中同學之手，故當時有一流行語曰：「六中、北大、哥倫比亞！」意謂非此系統，勿思在教界得志焉。其後又喊出一口號曰：「攻打曹家莊！」一如水滸傳中之攻打某某莊者然，蓋以其大權久攬，故人多恨之。余之述此，固藉以見叢先生二十年樹人之志，及身而樂觀厥成；亦以誌吾於先生嚮往之忱，情不容已，故不憚辭費也。先生於學，亦無所不窺，然獨力倡陽明良知之說，並有「心學會」之組織。余因得讀陽明全集，兼涉諸子之學，是爲余專心讀書之始。惟余放蕩數年，頗不耐拘束。同學中之研究陽明者，多以聖人相期，以道統自任；余則無此大志，且對聖人道統之說，頗致疑問。同學中讀陽明書者，多正襟危坐，

如對神明；余則於暑期之夜，裸體讀之，案頭置西瓜，且啖且讀且困點，時有會心，則拍案稱快，胸襟壯闊，得未曾有。假令叢師當此，不知其誠我乎？抑許我乎？

有父執苗子久先生者，以狂蕩不羈，作官犯法，居牢獄者五年，於耶穌教經典，大有創獲，著述甚富。余曾見其前後判若兩人，因以憧憬宗教之感引力，乃於暑假年假，赴濟南從之習聖經。先生每以己之罪行，現身說法；巧譬妙喻，誨人不倦；余乃嘆服其信仰之篤，學問之博，爲不可企及。然其中京式之宗教氣味太重，是可議者。余於「預言」「奇蹟」，都不之信，乃得其治學方法以去。彼於治經也，力主以經解經，所用純爲歸納法；並謂代聖立言，猶如代傳口信，減一句不得，增一句不得，否則卽爲負人之所託。余因宗教義理之觀摩，常以之鑿解宋明諸儒學說，而每獲新義。不知者，以余別有宿慧，實則另習得一套法寶也。

民國八年，余考入北京高師英語部。同班中後之知名者，有智大君、熊式君、李澄之君諸人。李君，山東臨沂人，於此次抗戰中，在魯任重要工作，前歲爲敵俘去。

敵會審訊之曰：「爾何以反對我大日本，作此愚蠢事？」答曰：「不如此愚蠢，我國家民族必無出路！吾國古有愚公，以太行王屋二山障阻行旅，誓以其力移之，並以此志傳其子子孫孫，山不移，此志不能改。今吾之愚，有愧愚公多矣！……」語未畢，而敵會肅然爲敬，傳語左右曰：「此是大英雄，當優遇之。」今聞猶在敵中。熊若，江西南昌人。其在校時，似不肯用功，終日與電影影界相往還，精研美容術，挑達善謔，同學多竊笑之。然十年之後，以介紹「王寶川」一劇，馳名英倫；繼有「西廂」之逐譯，亦轟動一時；其他譯著尙多，不及備述。初君，山東萊陽人，年來充復旦教務長，今爲中大外文系教授。余與之同班時，曾憶其善於發音，嫻鋼琴；大學畢業後，又入英文研究科；於北平教界服務多年，復留學劍橋大學。曾以逐譯吾國名著，大爲英儒所重。其所逐譯者，計有老子全書，宋詞選，晚明小說選，均由劍橋出版部印行，此在其本國學人中，亦殊不易得。尤以詞選一書，其匠心獨運，爲中詩英譯另闢一新境界。當時三君之中，余與李君談最密。以吾二人同醉心於新文化，同喜讀耶教經典，而又同一寢室，往往竟

夜修談，擾人清睡，大爲同室所不喜，屢受警告，亦不能改。詎意肄業半年，而胞妹之死耗傳來；旋因母喪返里，遂而休學。余不得隨諸學兄之後，曠事學習，進窺世界文藝園地，蓋亦命也！

先母逝世後，余父卽由曹州六中辭歸，情志沮喪，悲不能抑，乃藉種菊以忘憂。余亦助父担水澆花，暇則從父治經學。父精於易，因得一究天道人事及禍福休咎之理。其時呂氏春秋淮南子二書，亦閱讀數遍，並爲之分段標點，以究其文章脈絡。竊見呂覽之結構緊嚴，淮南之體勢浩瀚，當爲習文者所不可忽視；然爾時其於二書之博採百家，折衷於道家言者，尙未及深切注意也。

次年暑後，余再至高師復學。因年來所致力者，於國學方面獨多，且於此亦發生極大興趣，乃請求轉入國文部，不許。復經入學試驗，始獲所願。時逢五四運動以後，學術界蓬勃煥發，有文藝復興之勢，縱而整理數千年之古學，橫而吸取各國之新說。余好奇心盛，求知若渴，乃奔馳於新舊兩途，忽而南轅，忽而北轍，橫衝直撞，不暇辨其得

失。於新者，愛好當時之新文藝新學說；於舊者，致力清代漢學家之績業；然於周秦諸子之學，則置之第一位。其他有關學說，無非借以爲比較研究之資耳。當時治諸子，亦無所別擇，得之即讀，讀時輒稱快，在校四年，晨起燃洋燭三分之一始放曙。爾時所用皆笨工夫，即圈點文注是也。余於校中課程，多無興趣；並發現校中教授，亦多敷衍塞責；即赫赫有名者，亦不過「打礮戲」差強人意，餘則無所啓發也；因而決定銳意「自學」。習知某教授不常點名，於上課時輒溜入圖書館中，自習所好。分數名次，從不計較，然以保持不降級不開除爲原則。貧兒無錢買書，一被斥退，向何處尋覓偌大之圖書館耶？然京中有中外名人學術講演，則必往觀聽。曾爲聽羅素講演，被爬手竊去半年之學費，家中無力續給，因以吃苦不小，故至今仍在記憶中。

亦有使我永不能忘懷之一快事，即梁任公在北大禮堂公開批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也。梁先生於事前自登啓事於報端，謂某月某日赴北大禮堂批評當代兩巨著：一即胡著，一爲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，先以胡著爲始。並謂凡前往聽講者，每人須購者

學史一部，以資對照。時胡先生名聞海內，青年之治學者，微論鑽研西學，或整理國故，無不奉先生爲圭臬；今忽跳出「老將黃忠」，又係久已知名之國學大師——梁任公先生，叩關挑戰，實不啻青天霹靂，而學海中驟起狂瀾。自梁先生之啓事登出，商務書館所存胡著哲學史，頓售一空；該書館急向交通方便之各分館索貨，仍屬供不應求。各學校生，日望戰期是臨，竟恨時光之來遲。及期，余持胡著前往，而北大禮堂已萬頭齊攢，人山人海矣。是日不惟室內無一隙地，而十數窗牖之上，亦盛人滿爲患；寢假而室之外圍，亦有無數翹足側耳靜待竊聽者。梁先生果出馬矣，手持胡著，欣欣笑容，聽衆鼓掌若雷動，直至梁先生之發言，始戛然而止。此役計凡兩日，第一日第一場，約四五小時，第二場約二三小時；第二日亦分兩場，每次時間均較第一日爲短。第一日，胡先生未到；第二日第二場，胡先生竟伴梁先生而來。兩先生相視而笑，聽衆不禁爲之歡呼。吾猶憶梁先生每講至得意處，爲之聲色俱厲，頻頻回顧胡先生曰：「適之，此處你是不是造謠？」聽衆輒聞堂大笑；而胡先生則微笑點首，欣欣然神色自若也。此兩日之

講演，將一部哲學史，逐章逐節批評，何只十數言？今不能詳記。而其最重要者，老子之時代問題，爲梁胡是非之最大關鍵，亦中國哲學史上之最大關鍵。胡著謂中國哲學之祖，當推老子，故以老子爲之先；而梁先生則謂老子乃戰國時人，並舉多例證明之。倘以梁先生之說爲是，則胡著之「史」的立場，即根本推翻矣。其次，胡著謂大凡一種哲學，必前有所因，後始有所創，未有憑空從天而降者；而梁先生則謂中國哲學從老子講起，不詳述其淵源所自，正是憑空從天而降者。倘以梁先生之說爲是，則胡著之體系，亦陷於自例相遠矣。再次，梁先生謂胡著講老莊孔子之學最膚淺，講荀子處較好，講墨辯處最精闢；然此或二人見解之不同，無關宏旨矣。梁先生總結結論時，頗謂某處某處請著者修正；胡先生當衆致答，乃全不接受。並謂西洋每於宗教會議時，多假設「衛道派」與「魔鬼派」，相互辯論，以求最後之真理。是則「魔鬼派」之言論，亦未見於真理無補也。胡先生以滑稽口吻，自認爲中國之「魔鬼派」，而推梁先生爲中國之「衛道派」，道不同不必強相謀，各是其是而已。當時之論戰止於此。余所以記之者，



蓋藉以誌吾國學術界之盛況也。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，後未公開批評，不知何故？自然梁先生此次挑戰，而予學術上之影響極大。老子時代問題，雖爲日人所提出，然在國內條舉辨證，要以梁先生爲先聲，後此經多人爭辯，大體以梁說爲是。若馮友蘭，若錢穆，若羅根澤諸先生，卽均承認老子爲戰國時人者。此於中國哲學體系，不能不爲之改觀矣。自梁先生此次挑戰，而「科學與人生觀」之戰，又繼此序幕而再演，觀其參加者，各守壁壘而不肯稍讓，則亦治學精神之所寶貴者。後雖由吳稚暉先生出而收場，然科學與哲學之範圍，要以有此爭論，而界說愈明矣。要之，梁先生之挑戰，實爲學術上另闢一天地，爲思想界另轉一路向；卽余之治學，從此亦覺思想開闊，不株守一二先生之言矣。

余病口吃，見人不能出一語，是名「訥」而口亦訥也。（余名敦訥）。余父嘆之曰：「訥兒口訥，可謂名符其實，將來舌耕唇耘，不知何以自了？」居常竊以自恨，至京後，必欲一雪此恥，並痛自矢之曰：「不學會說話，無顏再見吾父，使老人擔憂。」

於是學發音，學壯胆，學語言技術，並結一佞口之「槓友」，以爲之的。每於星期之日，余之槓友即應約而至，亦或吾往就彼，相與辯論。大抵吾據守新文化及宗教之壁壘，而彼則施以無情之攻擊。戰端一開，彼以矛來，我以盾禦；有時變更戰略，則反守爲攻。有利於我者，無計不施；有害於敵者，無術不用。反覆爭奪，互不相下。觀戰者有所偏袒，必厲聲斥之；當事者稍涉意氣，則相戒勿怒。吾猶憶某日，自早八時肇其釁，及聞午飯鈴聲，始相約罷兵；然吾二人已精疲力竭，飯不能下嚙矣。於是各據一床，狀如挺屍，鼾睡至日暮，乃欠伸而起，相偕赴校外小館，大餐一頓，權作慰勞。如是者兩年有餘，二人竟成莫逆。殆俗語所謂「不打不成朋友」者也。昔公輸般九設攻城之具，而墨翟九却之。莊周與惠施遊於濠梁之上，見儻魚出遊從容，此則干卿底事，而二人爭辯不休。尚想古人，當同此一快。其時，余之預備工夫，幾佔全學程之半。余並非耶穌教徒，但新約書幾於成誦，蓋即於無人處高聲朗讀，藉以練習說話時獲得之成績也。凡有關建立新文化之書刊，如陳（獨秀）胡（適）周氏兄弟之言論，如新潮新青年

等，無不細心閱讀，以備摧折敵鋒。專心搜求技術書，如演說術，雄辯術等，凡可能者，無不購得精讀。余於費培傑編譯之「辯論術之實習及學理」一書，獲益最大。其書條理分明，循序漸進，最便初學。非惟學辯論者，必不可不讀！即學演說學作文者，亦必不可不讀。蓋語言文字，本無二致，語言爲有聲之文字，文字爲無聲之語言，至於辯論乃演說之複合體，亦猶文章中之有論辯類耳。又擴而搜求辯論材料：於本國方面，自諸子書，戰國策，鹽鐵論，神滅論，神不滅論，朱陸之爭，今古文之爭，以至坊間出售之案件辯訴，或小說中之有關辯論者，無不一一搜到。於西洋方面，則從事於邏輯之研究，更向其哲學史中尋求材料，因得飽觀蘇格拉底與當時哲人 (Socrates) 之論辯，及後此「唯心」「唯物」之辯爭。時各校多有「因明學」課程，於是更從「因明」入手，因以讀佛敎經論。受益最大者，爲三論宗中之百論，中論，十二門論；尤以百論一書，視爲雄辯寶典。其書設爲外道與佛宗之論辯，自篇首以至書之終結，由一問題復生一問題，問題相生不已，應辯亦不已，往往辯至「山窮水盡疑無路」時，忽然「柳暗花明

又一村」也。然其純以理爭，絕無入主出奴之見，以理勝，不以勢勝，無怪印度學術之所以成其博大也。反視吾國施龍輩之「堅白同異」，直小巫見大巫矣。於此乃知世界名學，可分三大支，一爲吾國「名學」，一爲印度「因明」，一爲西洋「邏輯」。後此常欲綜合三支原理，搜集三支下之雄辯材料，思成「雄辯學」一書；不意數年成績，因被張宗昌通緝，僕人心慌無智，於燒毀信件時，並已整理完畢之韓非子，均投於火爐中。余曾以此得去口吃之病，亦云幸矣。二年後回里省親，與吾父修談竟夜，吾父忽自床頭坐起曰：「訥兒何以忽不訥？」竟而喜極淚下。念及老人愛子之心，迄今猶戚戚於中也。然語言一事，重內容，重技術，而不重言詞。巧言如簧者，未必可稱善言；字斟句酌者，乃爲上選。孔子特設言語科，然一則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再則曰：「是故惡夫佞者！」又曰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「授詩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？」是知言語之道，不獨利口齒，巧言詞，而學問涵養，世故人情，亦非深厚通達不可也。

余於「橫友」之外，亦曾結一志友李逸生君。李君，河南息縣人，家貧苦學，志氣軒昂，沉潛高明，外柔內剛，並長於言詞，富血性，每逢愛國運動，輒出而講演，頗能感人。時余以口吃之苦，私心特敬愛之。以余與同桌自習，接談獨多；又以同處困境，氣味自投。故入校不久，即交稱莫逆。自是形影不離，憂樂與共；衣服易着，用財不分；購讀之書，祇備一種，並肩而讀，相與研討。一次，因購得小泉八雲之英文本「生命與文學」，欣喜若狂，吾二人避至一室，共讀此書，一連十餘日未曾上課；同班中多竊笑之，以爲不務正業，只趨時髦，未知是何居心？類此之事，幾若慣例。時吾二人正醉心新文藝，文學研究會及創造社出版之書刊，或購讀，或借閱，無一遺漏。冰心，落華生，葉紹鈞，郭沫若，郁達夫，及魯迅兄弟之作品，常爲吾二人研討之資。普希金，托爾斯泰，屠格涅夫，柴霍甫，易卜生，莫泊桑，王爾德，泰戈爾諸人，及東西洋作家之譯品，或劇本，或小說，或詩，或散文，無不一讀再讀，樂不知倦。其中王爾德之莎樂美，獄中記，神仙故事，泰戈爾之新月集，飛鳥集，並得讀原文；屠格涅夫之前夜，

父與子，易卜生之羣鬼，娜拉，托爾斯泰與莫泊桑之數短篇小說，亦得勉讀英文譯本。如是者二年，而對於本系中之諸科目，更形淡漠視之矣，然此中亦自有故：因國文系之課程，多由當時幾位知名教授兼充，不時缺課；所發講義，亦有頭無尾。實則此等科目著述，坊間已有完整之書，與其隨堂聽授，得不扣缺席分數；勿寧搜集完整之書，自行閱讀。是則古今學者，皆吾師也；其著述，皆吾講義也。然於兩先生之授課也，從未缺席。一爲錢玄同先生之授音韻學，一爲魯迅先生之授小說史。錢先生每次授課，語若散珠，氣質長虹，罵「選學」爲妖孽，詆「桐城」爲謬種，吾喜其狂放；其音韻學之造詣，吾則未能領受也。魯迅先生之授課，語多土音，如話家常，探幽鉤沉，如列珍錯；時言涉滑稽，令人絕倒；時則詞含諷刺，令人生畏；吾喜其老辣。余後此之廣覽吾國說部，甚且入於索隱行怪之途，此其因也。二年後，余與李君忽自反省，漸覺新文藝之成就，不廢人意，乃相率精讀吾國名著。自是吾二人之好尚稍異；彼則偏重純文學之瀏覽，我則偏重哲理之探究。先秦諸子之苦讀，旁參歐西哲人之著述，此其時也。然時賢

每有名著問世，吾二人則又趨於一致矣。

余與李君相厚，非惟同班中知之；卽全校中識與不識，亦多知有如是形影不離之二人焉。吾二人亦時相口角，旋即言歸於好。時同班中盛看老殘遊記，而白妞黑妞說書一段，尤騰喧諸口，余則頗擅此技，卽老殘所描寫之奇兀轉跌處，吾亦能之。每當同學燕樂之際，常請余效此聲，余則曼吟長歌，曲傳其神韻，以博同學之歡。按此爲錄鐸大鼓，乃白妞之絕技，而衆以我之面黑也，竟錫予以「黑妞」之名。李君則絕不諳此，然以其面白皙且與我長相伴也，反以「白妞」呼之。後此，同班中皆以此綽號戲呼余二人，余二人亦欣然受之。

每逢暑假寒假，余與李君各不旋里，或留校共讀，或相偕至山寺中自修。曾一度至西山普照寺避暑，爲生平讀書遊樂之最堪回憶者。爲時凡三閱月，攜兩箱書前往，幾於通讀一遍，尙有讀至三數遍者；每日必寫筆記，交相評閱。研讀之暇，則至羣山中探勝尋幽；觀卉木競秀，聽百鳥爭鳴，則使人喜；臨懸崖巨壑，遇怪石巉巖，則使人怖；值

澄潭印影，聆小溪低唱，則使人靜；或遇牧童，或逢樵夫，或遙指古剎危塔，或遐想山靈水怪；倦則憩古木之蔭，飢則餐野菓之味；仰視閒雲蕩空，頓覺悠然意遠。此境此情，不知何年何月再得也！



## 二 教學相長

余於師大畢業後，任教本省濟南省立第一師範文學專修科，惴惴不敢自信。學生中，曾有余中學時期之師長，雖未從其受業，然亦覺難乎爲情。授中國學術思想，尙須自編講義；爲應付一二學生之學有根柢者，往往坐至深夜猶不睡。試教之後，大受愛戴，始稍自慶慰；然以此反爲同事所嫉忌，亦不無小苦。適濟南齊魯大學文科神科，聘余授文學哲學，遂應聘前往，仍兼一師文專課程。在濟大凡二年，授課時間極少，環境復幽靜，始得以奠學問之基。前此學生時代，只知貪多務得，不假思攷。教然後知困，乃集中精力，亦學亦思，前之鯨吞虎咽者，今爲之一二反芻，而有所獲。當時名理玄理之爭，甚囂塵上，主名理者，斥玄理爲空洞，尙玄理者，非名理爲自畫。余於此兩派學說，無分畛域，并進研討。如莊子韓非子，即爲此極端兩派之說也。余研究結果，認爲世間無所謂玄理，只有一個真理。所謂名理，不過治學治事之方法耳。如莊子「以馬

喻馬之非馬，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；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。」諸句，如不明陳公孫龍白馬指物二論，即難於知莊子之所云。因而竊怪西洋哲學上「唯心」「唯物」之爭論不休，實爲障理蔽智之不祥物也。余持此態度以致力於學術外，更爲莊子韓非子二書之整理。於莊子發現其特殊之文體：即第一等作品，爲有辯論、有分論、而無結論，如內七篇及外雜篇中之一二是也；第二等作品，既無總論，亦無結論，每篇各自成段，文筆近於第一等，外雜篇中此類作品頗多；第三等作品，乃一氣呵成文字，爲時或稍後，大不類於一二等文體，如馬蹄、駢拇、臆篋、刻意、繕性是也，第四等作品，學莊而無其高古，一望即知爲僞作，如盜跖、漁父、讓王、說劍是也。寓言篇首段，爲莊子著書凡例，天下篇爲其後序。循此次第，而成「莊子新編」一書，攻破郭象以來「內」「外」「雜」分篇之說。然有必不可忽視者，即所謂「寓言」「重言」「卮言」三者，爲莊子全書之鎖鑰。啓鎖而不得其鑰，終悵悵於門牆之外，難於窺見其百官之富宗室之美矣。顧莊子何以倡三言？此爲不得已之苦衷，以天下爲沉濁，不可與

莊語，故出此下策也。以時人互不自信，故有「寓言」；以時人泥古太深，故有「重言」；以時人成見蔽智，故有「卮言」。寓言之作用，爲移主觀之批評，而爲客觀之批評；但內中必藏有莊子。重言之作用，爲利其偶像之觀念，而予時人以教訓，內中亦必藏有莊子，蓋「託古改制」之意也。卮言之作用，爲祛其師心，因道立言，以別於諸子之自私自智，剖判大道也。莊子之「三言」，猶詩經之「比」「賦」「興」。讀詩而不明「比」「賦」「興」，難於獲詩人之旨；讀莊而不明「寓」「重」「卮」，亦難窺莊子之真義。前人贊美莊子，稱其恍惚不可捉摸，視爲天地間之至文；吾不知既視爲恍惚不可捉摸，何以知其爲天地間之至文乎？

余於韓非子，亦襲用此法，而爲之整理，成「韓非子新編」一書。全書分爲四大類：一爲法家之部，凡闡明刑（同形）名法術之基本學理者，均屬之；二爲道家之部，即以法家眼光釋道家學說，如解老、喻老、主道、揚樞諸篇，均屬之；三爲儲說之部，卽引用前代史實，以證法術之可行，如內外儲說，說林上下，均屬之；四爲疑僞之部，

卽按其文體思想，疑爲贗品者也。韓非集法家之大成，自有韓非，始有所謂法理學。其書雖十餘萬言，不外「形名」「法」「術」四字而已；太史公謂其歸本黃老，已成贅詞。按形名法術四字，只可作三字看。形名爲一事，卽今之邏輯是也；法爲一事，卽憲令著於官府，布之四方，而爲上下所共守者也；術爲一事，卽人君之所密用，臣下不可妄窺者也。全書無虛千言萬語，均爲此三事作註脚。故讀韓子，若能得其體要，文字勘正無訛，則不須另爲注釋矣。其立論之方，或正言、或反言、或援引往古之事實，或關斥他家之學說，要皆爲破敵立論也。實則非獨韓非子爲然，一切經書子書，均當作如是觀。是爲以經解經，以子解子，庶可洞其「廬山真面目」，亦可謂以簡御繁，探其底裏者也。後人誤於注疏，以盲從盲，幾何不躐躐相從？是之爲舍本逐末，愈趨而愈遠矣。

當此時也，余有一生平最好之際遇，得識兩位學術界之草澤英雄，一爲蓬萊藥調甫君，一爲臨清吳秋輝先生，藥君以書店小夥，自十五歲立志研究國學，以二十年之苦功，先治科學，習英文，繼而以科學方法治經子。其成就最大者，爲墨經，爲其綜合之

邏輯。其第一篇與世相見之文字，爲評梁任公《墨經校釋》一書，復見其陰陽五行說之商榷一篇，亦係評梁之作。繼而又有楊墨之辯問世，發明古代名學，有「離」「盈」兩宗。公孫龍謂「堅白石二」，是離宗也；墨家主「堅白不相外」，是盈宗也。持此以治名墨兩家學說，其繁難問題，均可迎刃而解。此說一出，則胡適名家一元之說，不攻而自破矣。梁任公致樂君函，許爲離盈二宗之發明，石破天驚，得未曾有。以如是之學者，爾時尙隱於外人肘腋之下，而爲之襄助醫學譯事，每月薪金十五元，彼則不知不愠也。名聞既顯，乃被擢爲齊大教授。余與之隔壁居，數次攀談，遂結爲志同道合之好友，乃得見其學問之博且精，不獨以「墨經」「邏輯」名世也。同事兩年，形影不離，相互切磋，益我實多。所不同者，彼爲偏重名理之說，余則浸淫於玄名之間者也。

吳先生之相遇，亦爲一種奇蹟。余聞先生之名有年矣，恨無緣一識其人。在北京時，曾讀其學文溯源，其書意在推翻許氏說文，別建文字學之體系。所憑藉者，雖亦不外鐘鼎甲骨或古器之類，然其運用之方，與羅振玉王國維諸人，尙有不同。蓋其才力過

人，故能發前人所未發。爾時余無意此道，驚嘆者久，後亦置之。不意事過兩年，竟遇先生於友人宴會之中。時先生年逾五十，貌奇醜，且眇一目，目之不眇者，亦較常人爲小，光甚炬；衣服垢敝不堪，言談詼詼，於人漫不爲禮。余甚奇之，數數過訪，因以悉其生平，始嘆相識恨晚。先生早年以詞章著稱，於詞曲尤有研究。後治科學，精數理，並考取東洋留學，旋因提學使召見，以貌醜被斥；遂乃專攻經學，由古文字入手。二十年研究所得，乃恍然於古代經典之流傳於後世者，蓋皆翻譯文字，其間誤譯之處，直不可縷數。其致誤之由：一誤於大象之譯小篆，再誤於小篆之譯漢隸；且春秋戰國之間，各國文字不同，亦難免彼此之相誤譯。漢人所見諸經，無論爲伏生所誦而寫爲今文者，或壁中書出而號稱古文者，以是之故，均不免傳譯之誤。漢人據此誤傳之經，攷證訓詁，固爲多事；卽許慎據小篆以作說文，據說文以釋經義，亦屬欺人之舉。謬端一開，從此治經學者，無往而非謬矣。先生思欲探本窮源，乃憑其古文字學之研究，以改正古經之文句；復以其古史學之研究，以解釋古經之義理。其詩經通義一書，多至三十餘

冊，其釋每一篇詩，皆堪稱一種專著。據其所攷，今所見詩經文字，無一篇無問題者。且轉注假借之字，以說文六書之例例之，亦無往而不齟齬。宜乎後之說詩者，謂「詩無達詁」也。先生治詩如此，治其他經傳，與夫先秦古籍，皆然。據其自白，彼治甲骨鐘鼎，較羅王諸人爲早。並謂羅王所循途徑，已成死路，彼亦遵之而悟，悟之而改轍者。又謂古代方言，今世已無人能明之矣；彼則廣搜證據，悉心尋釋，始得略具端倪，以之而說經。彼於新攷古學派，只許其有破壞之疑古精神，而無建設的充分學識。要之，先生治學精神，超越孤絕，決非當代一般國學大師所能及。其在吾國學術界，可稱爲最大之革命者；惜其窮愁潦倒，與世多忤，終以餓病而死。余曾爲長文以誌之（見宇宙風乙刊第三十期及拙著異行傳）。實則吳先生之爲人，早已與世絕緣，且爲當時學士大夫所不齒。偶有談及之者，皆以怪物視之。卽其師友輩，亦多不屑與之往還。余本先識其人，旣而樂君亦相率常叩其門戶，樂君幾欲棄其所學而學焉。當時余與樂君以常從吳先生遊，竟被人錫之爲「逐臭之夫」，學術界之可悲，至此極矣！然余於無意中，獲此一

師一友，啓我智而厲我志，可謂雖死無憾者。

余於吾國學術外，亦嘗致力於宗教哲學，及比較文學之研究。此時余對基督教義，完全立於批評地位；以攷古學，考證舊約篇章之真偽；以心理學，解釋宗教之意義；以文學見地，研究聖經中之文學價值。曾作「耶穌與墨翟」一篇，比較耶穌之異同。余以爲耶穌之說，同者固多，而其根本精神，則不能無異。耶穌可稱爲宗教家，而墨翟則不得謂之爲宗教家。蓋宗教上最要之條件有三：曰信，曰愛，曰望。第一，必須有信心；第二，必須有愛心；第三，必須有他界（如天堂地獄之說）。有信而無望，其信也不篤；有望而無信，其望也虛幻；有信有望而無愛，則其信無行爲，而望不得達。必也信爲始基，望爲終極，愛爲橋樑，而宗教之意義始備。墨翟雖言天，但不信天，是無信也（墨翟所言之天，爲人格神，極似耶教之上帝，然與其科學精神不相合，知其爲神道設教）。不言靈魂不死，不言天堂地獄，是無望也（墨翟雖有明鬼之說，但與宗教家言永生言他界者不同）。然其言兼愛，倡非攻，其悲天憫人之志，要亦不可及也。惟其不言



信，不言望，以自苦爲極，犧牲而無代價，故其道也不昌。此就眞理言之，未可以此非墨翟，或以其難能而益足貴；然以言宗教之意義，則不若耶穌創教之完備也。當時余作此篇，意在各還耶墨之本來面目，余固不直其倡迷信而想望他界也。不意爲校長瑞思培博士（英人）所大加稱許，彼以半月之力，譯成英文，寄至英國某雜誌發表，實爲出人意料者。

余讀耶教經典，特愛舊約中之文學，如箴言，如詩篇，如傳道書，如約伯記，如雅歌等篇，卽置宗教於不論，亦當爲文學上之瑰寶。蓋舊約爲希伯萊之文化叢書，有經學，有歷史，有哲學，有文學，歸其本於宗教。其描寫技術，皆文學上乘也。今略述一二，以見其一般。

傳道書一篇，充分表現類於吾國之楊朱思想，作者係一極端之悲觀派，故極謀生前之感官享樂。及其終也，又謂天日之下，一切皆爲虛空；倘非其結論歸於上帝，此旁門外道之書也。余嘗欲與列子楊朱篇，作比較之研究，名其題曰「傳道書與楊朱篇」，而

未竟其成。其約伯記一篇，長數萬言，爲世界四大悲劇之一。其述約伯之苦况，文筆之富麗，思想之深刻，及其人物之穿插，幾全與屈原離騷相同，尤或過之。所不同者，離騷爲澈治澈終之悲劇，而約伯記則於約伯受盡種種磨折之後，而以喜劇收之。此種偉大作品，如能作比較研究，其於文學方面，貢獻當極大也。余擬作「約伯記與屈原賦」一書，亦以牽於人事，未獲所願；將來必爲之。再則雅歌一篇，可稱爲後世歐西文學言情之祖。歌中敘述所羅門王，戀一看守葡萄園之村女，而王以階級懸殊，寧自飾牧羊人以向村女求愛，終結爲伴侶。迎娶之日，其婚禮之隆，儀仗之盛，幾使村女疑在夢中。全歌當分七幕（有許地山之整理稿，見生命月刊），洋洋萬餘言，爲世界最長之民歌。其寫新郎新婦之儀容，與新郎新婦之相互贊嘆，兩情迸盪，可謂盡描寫之能事。如以此歌與吾國詩經之國風，南北朝之子夜，五代之花間，及後世纏綿悱惻之歌曲，作爲比較研究，亦可窺見希伯萊民族與吾中華民族，在抒情上之作風不同也。後世歐西抒情之作，類多迸盪之發洩，蓋即受雅歌影響。而吾國之詩詞歌曲，多爲委婉含蓄，溫柔敦

厚，亦以禮教之所陶成。蓋喜怒哀樂之情，有動於中，必發於外。其所表現之形式雖不同，或以詩，或以文，或以小說戲劇；其所表現之方法雖有異，或以賦，或以比，或以興；然而求所表現則一也。否則鬱結於中而不得發，久之非生機以盡，卽癱潰以決，其害殆有不可勝言者。故中西文學之不同，非其質之不同，其所表現之形式及方法，因彼此環境之各異，故不能無所軒輊也。今後研究文學，當擴其眼界，多所取資，始能扶其藩籬，而別創格調，否則窘乎殆哉！

時亦好讀佛書，見其結構之嚴整，文筆之富麗，描寫之生動，其於文學上之成就，亦爲高不可及者。余見佛經之作，類多以戲劇手法處理之。如佛於說法之前，先敘其說法之地。與當地之環境，是佈景也。次出諸弟子及釋迦，是開場也。次爲釋迦登壇說法，弟子罷列兩旁，是唱詞道白也。次爲反復質疑辯難，一得其解，弟子歡忭舞蹈，是表演也。諸問題講解既畢，經文亦隨之結束，是閉幕也。微論單冊巨著，十九皆爲如是之結構。外而論讚之作，或以詩歌體，或以寓言故事體，或以散文韻文揉合體，莫不方

便善巧，意趣橫生。如佛所行讚，爲一長六萬言之敘事詩，將佛之一生行事，鉅細無遺而詠歌之，波瀾壯闊，得未曾有。再如大莊嚴經論，乃爲以若干故事組成之一大說部，以敘述之描寫，入以詩歌之讚嘆，境界迭變，愈出愈新，引人入勝，嘆爲觀止。至若毗婆沙論，則更爲寓言故事之總匯矣。此不過略爲舉例，以見佛書之一端；實則一切佛經論，其描寫之生動，文字之優美，體勢之莊嚴，縱有百舌，亦不能說其萬一也。吾國自唐以後，小說戲曲之作，逐漸擴其局度，充實其內容，要亦佛書之所賜。

余見吾國文學受佛典之影響矣，未見受耶經之影響也。有之，自今日之新文藝始。然今日之新文藝，非直接受其影響者，蓋由於歐美各國文學上之所承受，間接得之而不自知也。余於文學之研究，原思另闢蹊徑，期有所樹立；惟以酷愛較多，未遑兼顧。故在齊大二年，仍以學術思想爲歸宿。回憶前此所從教之人，類多知識商販，益不敢妄自菲薄，而壯我當仁不讓之志矣。

### 三 可念哉——疑！

余在齊大二年前之私人生活，并頗於此略述焉。當時校方已建若干宅院，名曰模範村，供專任教員之用。余所居者，爲模範村十四號。門前隙地，葺開菜畦花圃；綠樹陰濃，亦可供遊息；好鳥時來，轉喉弄舌；夏蟬競唱，各奏其技。南對千佛馬鞍諸山，下臨豁谷，每當秋水時至，山洪暴發，則臨流而觀；夜來蛙鼓喧天，蟲聲鬧砌，則臥聆其趣。時余正嗜莊周之文，淵明之詩，頓覺塵世擾攘，徒亂人意，頗願於此終老焉。曾爲詩以書其志曰：

羣蠅何營營，飛繞腥羶地。貪此猶未足，復入鮑魚肆。羣狗何矜矜，共爭殘餘骨，爭此不得飽，相互裂皮肉。竟有一異鳥，恬淡性寡欲，非醴泉不飲，非梧桐不宿，非練食不食，行止頗奇獨。我性亦淡泊，愛此不愛彼。獨處荒村中，靜坐幽林裏。足音竟無聞，縱聞亦不喜。果能常如此，於願亦足矣。

亦曾自書聯語，懸之齋壁。其文曰：「水聲瀉地荒村外，蛙鼓喧天深夜中。」此景此情，正爲當時寫照也。余於研讀之餘，自蒔花草，自行灌溉。門外庭中，幾無隙地。草盛花肥，顧而樂之。余又好燈下觀花，往往於夜深人寂之時，置燈室外，默然獨坐。見羣卉葉愈綠，花愈豔，零露瀼瀼，益復增其顏色，則不覺神往。亦或於此倦讀之際，散步門外，觀羣蟻爭戰，百蟲營生。余曾爲觀察臭大姐（亦名放屁蟲）之動止，一連月餘無間斷，因以獲知其全部生活，并爲文以記之，竟蒙生物系主任所稱贊，謂爲可供參考。至今思之，亦復自笑其癡；然當日身臨其境，樂不知疲，頓覺別有天地也。

余之性情，好獨處遐想，亦好羣居侈談。以是不訪人，人自訪我。凡來訪者，余均以熱情接之，一晤之下，如遇故舊。於是轉相告語，來者日衆，此去彼來，戶限爲穿。而青年男女，至者尤夥。其中富有革命思想者，頗不乏人。余對之倍致愛護，誘掖獎進，無所不至，款之以飲食，贈之以書籍。而糖果小販，日來吾門叫賣，視我爲其一大顧主。坐是每月薪金，從無敷用之時；而債台高築，亦無所吝惜。前云「足音窅無

聞，縱聞亦不喜」者，至此則全非事實。其時男女之相愛慕者，余則付以無限同情，且思盡其力以撮合之。即余之對於異性也，亦主社交公開，不必太拘形迹。於是人言嘖嘖，大不見諒於抱道之君子矣。某西國教授亦曾對人言曰：「張先生之社交，即在吾邦，亦不至若是之甚也。」如是者半年，竟以情敵之嫌，而幾喪厥生。

一日黃昏，燈尚未燃，突然叩門聲甚急，余即開門應之。其人厲聲曰：「汝即張某否？」答曰：「是。」余遂問：「先生尊姓？」答曰：「姓某。」又問：「來何事？」彼反問曰：「有C小姐在此否？余乃奉舅母之命，尋彼速返者！」余曰：「在此，可請進一談。」遂相與俱入。C小姐見彼突來，俯首無語，憂形於色，似甚恐懼。余觀此情，亦因之而不安，蓋知我已處嫌疑地矣。其人旋即持出手槍，指余而言曰：「今日正為拚命而來！」余急應曰：「先生何為出此，吾今亦略知之。我死不足惜，但先生等前程遠大，幸福方長，請略慎重，勿過鹵莽，庶免後悔！我知已處嫌疑之地，此時固不及辯，辯亦必難獲信；幸先生於我為長時間之觀察，果有勢不俱生之事實，再拚命不晚。」

但終望吾二人將成爲由疑而信之好友也！」其人卽曰：「好！慢慢看！」乃轉而叱小  
姐曰：「走！」此時伊人雙泪盈頰，周身作顫，連連向余曰：「先生，真對不起！不幸  
而有此誤會，惟望某哥終有以明先生之無他也！」其人復取出一信擲我，厲聲曰：「閱  
此，卽知我爲何如人！」乃促伊人而去。余送至大門之外，其人悻悻曰：「不必送！再  
見就是！」余急回室中，正欲燃燈看信時，忽視庭中，又現一人影，余憑窗偃息，窺其  
徘徊移時，遂不見。事後知其人去而復返，仍欲死我而甘心焉，險哉！

余讀其所留之書，悉其姓名籍貫，年齡學籍，及其個人歷史。今稱其爲W君，以便  
敘述。其書中內容，自謂曾畢業河南某中學，以家貧無力續讀，遂從軍。亦曾作戰數  
次，親梟敵人首級，快不可言；亦曾於高山跌至深谷，幾斃其命；年來又習空軍，冀  
得翱翔太空，一瞰人世醜惡；志在革命，不惜暫污其身，以處某軍部下（按指張宗昌  
軍）；伊人是其表妹，彼此已相愛有年；其靈魂時刻與彼美相處，以監護其左右。旋復  
警告我曰：「當知愛情有不可入性！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？倘汝倒行逆施，吾寧願



玉石俱碎，同歸於盡也！」書末注云：「閱此信後，卽日覆我，以明究竟」。其時余於恐懼之下，倍極感動。覺此人慷慨灑落，有古「羅馬騎士」之風；而彼妹明眸善睐，意態嫺雅，亦不媿爲美人。英雄之與美人，實結千古不解之緣。幸余與彼妹之相處，尙純爲師生關係，絕無越分之想，甚願助其好合，亦堪作人生佳話。思至此，遂亦坦然爲懷，立覆其信，約於次日下午，可偕其愛人來談。余信中大意：謂英雄與美人，乃天然佳偶，我固非紅娘，但望有情人終成眷屬，是其素志；豈肯倒行逆施，以喪盡天良乎？

次日，W君果偕C小姐應約而至矣。余且驚且喜，肅之上坐，彼則絕不辭讓，其神色倨岸，一若審官之於待決囚徒者。兩目炯炯逼人，呈現兇光。C小姐邊坐，默然，似有隱憂。余心中亦忐忑不安，但力持鎮靜，且出之以笑容。W君突然問曰：「聞先生去歲離婚，有此事否？」余曰：「有之。」彼冷笑曰：「然則先生正在戀愛中矣！」余曰：「惜尙未及云此。」彼又問：「師生可以戀愛乎？」余曰：「何謂不可？」彼曰：「此吾所以疑懼先生者也。吾終視先生爲一大情敵！果爾，吾實不願與之俱生！」C小

姐苦顏勸曰：「勿再如此誤會矣！」W君怒之以目，叱曰：「此事何容汝辯？吾將慢慢偵察之。」言畢，起坐，入我內室，余與伊人隨其後。彼則環室巡視，狀至可畏；繼復翻檢書架，抽閱數冊，置之；繼復動我書桌抽屜，仰而笑問曰：「有情書可賜一讀否？」余曰：「閱人書信，此在常情爲不可；但君則例外，欲閱則閱之，惜無所謂情書者！」余言此，彼竟不復閱。旋見其氣色漸轉和霽，乃就坐與之談，彼亦樂之，一似無昨來事者。但所談多涉戀愛問題，及新舊思想衝突之事。彼口舌鋒利，常識亦頗豐富，余甚奇之。伊人亦時有插語，但其容光渙散，終覺其心情不寧靜也。兩小時後，彼等與辭。余仍送之門外，約其隨時可來談。彼忽指壘壘荒塚間，向我言曰：「試思此中亦有屈死鬼乎？」余笑曰：「吾不知。如有，則其當年必亦如今日之我者！」彼聞言，似不悅，遂向我掙笑而去。

余歸室竊思，彼今日之來，對我稱「先生」，且肯與我長談，似其痛恨之心已稍減；然其神情疑忽不定，目中時露兇光，復有指目荒塚屈死之言，則其疑慮終難釋也。

不意半小時後，而C小姐忽悄然而返，一入室，則伏案痛哭，并擲余一白色手絹，血迹塗染殆遍。余頓時心悸手顫，幾不克自持。亟亟問曰：「子獨返，W君何往？」彼哽咽曰：「已返航校矣。此爲彼三日前寫就之血書，昨晚危險已極！果不幸，使我百死無以償其辜！」語未畢，又大哭失聲。其時余實窘迫萬狀，而無可爲計，倘W君疑心未定，再返，觀此况，殆矣！余不暇讀其血書，乃勸慰伊人勿哭，且宜速離去，以免疑雲重重。又謂：「子之心，我甚諒解，縱不幸，亦命耳，於子無怨！倘子等得好合者，吾卽死亦可含笑於地下；他年相遇黃泉，不爲師弟，亦當爲兄妹，爲患難交耳！」伊人止泣，余乃讀其血書。亦長二百餘字，係以筆蘸血而爲之者。其意略云：謂伊人亦與之變心矣，但彼則決不忘情；有生之日，盡爲苦戀之年；如其意有他屬，可先殺彼，以了此孽債；月來幾思自殺，幾思殺其情敵，幾思連其所愛而同歸於盡。末謂：心已碎矣！血已沸矣！如尙肯顧而憐彼，望以此血淚之帕，亦卽代表其創傷之心者，刻刻置之胸頭，以招其垂死之魂！余閱此書時，感慨驚懼，不復可狀，以彼憤不欲生之苦，且亦籌思數

印，昨夜未成慘劇，真萬幸矣！乃轉而慰伊人曰：「生爲女子，能得情愛如此人者，已不爲虛度。望此後專心愛之，勿使其苦戀疑慮，而憤怒橫決也。子可速去，切勿再一人來；來則偕W君俱來，或此疑得以終釋乎？」伊聆此言，雖似有萬斛衷曲，亦祇得別我而去。

兩日後，得W君來函，對我仍大疑不解，且謂反甚懼我，其所持之理由，略云：「前日晤談之時，子之態度雖若坦白自然，未始非出於僞爲，此不能無疑；吾閱C之日記，於子時涉愛慕語，似已越乎師生之分，此不能無疑；子之地位學識，非我之所及，女子多尙虛榮，此不能無懼；子爲離婚之人，有求偶資格，易爲異性所傾向，此不能無懼。但伊人乃我之性命，情之所鍾，萬不可破。我之靈魂，無時無刻不監其左右；伊之言語動作，我以心眼看，以心耳聽，勿顛預妄爲，以我在夢寐中也！」次日下午，彼又與C小姐偕來。觀其氣色，似較和遜；談次間，亦漸有理性。述及彼等相愛之經過，及個人革命之志趣，復頗動聽。晚餐後，相談甚久。是日爲星期六；航校學員允在外宿，

余乃勸其勿返，藉作深夜之談，冀可爲進一步之認識；彼等亦甚同意。吾三人圍桌而坐，各抒己見。彼亦開懷暢談，漸露笑容，後且不拘形迹，時與伊人作親昵狀。伊人亦爲之展眉，笑逐顏開，似覺日來無限重縛，因得略釋。至余之心情，則輕鬆愉快，更莫可言狀。是夜所談範圍極廣，多不備載。直至午夜二時，始各呈倦容，乃商量就寢。

C小姐睡對室，余與W君同床睡。彼仍攜手槍，取而置之枕側。彼讓我睡床裏，我亦不辭。惟就寢以後，念及昨函疑懼之言，則不寒而慄。聞彼已入熟睡，始一爲交睫；彼身略動，則瞿然而醒，假寐以聽之。彼亦連醒數次，似亦有不安者；吾不知其涉想如何？此真所謂「同床異夢」者矣。然余爲堅彼之信，待其臨行時即與之約曰：「此後每逢星期六下午，余即備晚餐以待，君等可來宿此。」余又堅囑C小姐曰：「W君來，則望子同來；否則切勿一人來我家！將來君等婚禮席上，余可自報奮勇，願充證婚人也！」遂一笑而別。

嗣後W與C果踐此約，余與之周旋者殆三閱月矣，彼等來時，或談至夜半，或過夜

半，甚或竟夜不寢，余則一視彼等之興趣而定。時余正注釋韓非子，彼等往往爲我抄寫，我亦爲之介紹書籍，或暢論讀書方法。自作人爲學，以及見聞瑣事，可謂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但W君似爲情愛所苦，心緒每變動不定，晤談之際，縱極融洽，別後則疑慮叢生。吾等每次聚談，彼歸後必來一信，述其對我的觀感，雖謂疑雲漸釋，終難掃除淨盡；其心機起伏，至不可測；甚且有突轉惡化之時。彼每來我家，必與槍俱，睡時則置於枕下，以故七日之中，吾例須一作待決之囚。莊生所謂「擐虎頭，編虎鬚」者，我之謂也。

推其所以致疑而久不釋者，蓋不在我而在伊人。伊人必有不肯暢遂其意者，以致其轉而疑我。吾於伊等來時，亦曾略窺此中端倪。W時對C言曰：「妹不真心愛我，甚且厭我恨我，然否？」C曰：「掠奪式之戀愛，我固不喜！」每逢此時，余即從旁笑曰：「愛之深，則責之切也！」旋即相與溫存而慰撫之，亦並無他狀。然其平日來往中，想亦有如是之齟齬口角，或有更甚於此者，未可知也。夫男女情事，其變化最不可測；余

處此狂潮漩渦之中，隨時皆有沒頂之患。果於吾等相聚十數次之後，而W君忽來「哀的美頓書」矣。書中措詞，醜惡殆不可言。有云：「……吾料子已後其腕矣，已親其頰矣，或竟無所不爲矣！吾最純潔之愛情白紙，已爲子玷污殆盡矣！……當知我與伊人已爲同體，污伊卽所以污我；試問子憑何以污伊？又憑何以污我？伊之細胞有幾萬顆，子知之乎？我則知之。伊之鬢髮有幾千萬縷，子知之乎？我則知之。伊之鬚笑喜怒，究何爲而鬚笑喜怒，子知之乎？我則知之。……」似此狂謬悖亂，不能盡述。此真令人啼笑皆非者！不意三月來之交往，一任其幻想而摧毀。彼蓋已入色情病態之中，而莫可救藥矣。心病還須心藥醫，捨伊人之妙手，恐無可使之回春者。然女子之微妙心情，又殆難言。事已至此，余乃決意不復與之周旋，聽之而已。

數日後，彼等復來，仍若無甚事者。時余正伏案標點論語，若不之顧。迨其入室而呼我，我亦不應。彼再三詢其何以見罪如是耶？余乃擲筆嘆息。且曰：「人之相知，貴在知心。三月以來，傾我肺腑，而未獲諒解；掬我衷腸，而不見照察；人類之相與，固

當如是耶？」彼曰：「何爲而出此？」余曰：「汝忘却耶？有大札在！」乃隨手於抽屜中取其來書，卽曰：「且請前坐，吾等當共讀此書！於是余且讀，且批評，且指摘，且詢其何所見而云然？且詢其以如此無禮對我，是我見辱於汝乎？抑汝見辱於我乎？更詢其以如此醜言疑其所愛，是伊人見污於我乎？抑見污於汝乎？是固自謂天賦癡情尊重異性者之所當爲者耶？抑自負慷慨灑落重視友誼者之所當爲者耶？君尙有何言，請畢其詞，勿再退而血口污人！君有何動作，請卽刻爲之，勿再作此慢性殺人之舉。……余語未畢，彼忿斂容而起曰：「先生，請勿怒！恕我一時冒犯，可乎？憐我爲情愛所苦，可乎？倘先生必不諒者，吾卽自殺於尊前！」言時，卽欲掏取手槍。C小姐急起而抱持之，連曰：「某哥，我愛你，我永遠愛你！勿再如此迷亂顛倒，以無端疑人，以焦苦張先生之神魂矣！」於是二人相抱痛哭。余此時亦倍受感動，乃轉而溫語慰藉之，彼等已成泪人矣。經此一哭，則數月來之疑雲重重，乃得一掃而空。

是晚，留其仍宿我家；晚餐時，余三人俱未下咽，只相與唏噓嘆息而已。惟暗察彼



此之心情，一似有無量之快慰，爲人間罕有而天上難逢者。余爲成其好事，乃伴與語曰：「余昨與友人談竟夜，疲困已極，本晚實不能奉陪。余欲先睡，君等可至對室一談。」余又以鑰匙授W君曰：「請爲反鎖其門，來睡時，自行啓之可也。」彼等似現忸怩之態，旋亦欣然偕去。余立熄其燈，以示就寢；實則余默坐而竊窺之，以見其情好果何如也。蓋對室亦玻璃窗，向以無人居住，未設窗帘；余由暗觀明，故歷歷甚晰。見其初入室時，二人並肩而讀，不時作親昵狀。繼則燈忽明暗無定，其儂影亦若隱若現；時則喁喁私語，亦彷彿可聞。兩小時後，其室全然黑暗矣。竊喜三月來之鬥爭，從此當告一段落；余亦可退出戰團，另作壁上觀也。此時，余因受環境激刺自不能入睡，仰臥床上，萬念紛集，回思數月來之處境，隨時皆有身敗名裂之患，不覺汗流浹背；所謂男女社交公開者，不啻啓人以若干爭殺之端耳。吾聞意國人之解決三角戀愛也，如二男同愛一女，則出之以決鬥。俄國人之解決三角戀愛也，如二男同愛一女，則出之以決鬥。俄國人之解決三角戀愛也，如二男同愛一女，則出之以相讓。余與小姐之關係，既不須與人決鬥，亦無所用其相讓；然余之戰兢惕厲於此漩渦中者，

欲脫不得脫，欲退不得退，險矣哉！而幾喪吾生。未知海內亦有同此處境者乎？是夜直至雞聲再唱，而W君始歸吾室。待其登床，余故作睡中反側漫問曰：「君來乎？有一時否？」彼亦漫應曰：「有矣。」余即暗笑而又作熟睡。但此睡，則弄假成真，不覺東方之既白。及余醒，彼二人已不知何時去矣。

彼等去後三日，W君寄一長函來，其最足顯目者，即竟以「夫子」稱我，謂願以伊人之關係，亦廁足於門下。函中盛道我之盛德，幾罄世上所有之美詞，集於我之一身；正與前此之詬我侮我者，堪稱反比。詞中痛自怨艾，謂今生曾誣一好人；然已悔不可追，惟有報之來日矣。余得此函，亦頓覺前此折磨，盡堪爲生平中回憶之樂事，其歡愉之情，概可想見。嗣後彼等不時偕來，來則或攜稽菓，或購餅餌，歡笑一室，如同家人。彼等常爲我抄寫稿件，我亦爲彼等講解文字。每逢早起，則爲我理書案，整床舖，甚或灑掃室內，余三人常爲此事爭讓不休。前所望「結爲由疑而信之好友」者，此際可稱實現矣。C小姐特作一標題爲「疑」之長文，以紀念此事。友人中頗多得見此文者，均

許爲難得之作。半年後，彼等即相偕赴武漢，聞W君在航空署供職；而C小姐則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，爾時蓋男女并收也。不意事過一年，傳聞二人又賦此離，則余不悉其故矣。後C小姐留學S國，歸國不久，即陷獄中；而W君則於F省被槍殺。追思曩日相處之情，余又不禁爲之悲也。

更有一事焉，爲余生平所受最大之侮辱；然其結果，則令人怏快不已而又痛惜不置者，願於此一併述及。鄰居某同事之夫人，素以悍潑著稱，日以虐其婢女爲事。鞭扑哀呼之聲，慘不忍聞。其他鄰舍，嘗亦同具此感；然無人敢爲勸解，蓋恐逢彼之怒而遭辱罵也。一日，余正讀書室中，而鄰婢又復慘叫，繼而擊扑聲，惡罵聲，不絕於耳，爲之心恻。余不復耐，則步至室外，探首出牆上望之，意在使其有所顧忌，勿謂屬垣無耳也。其時，彼婦背牆而踞，連擊其婢不已。一小兒呆視其側，竟先視余，乃告其母曰：「彼人窺我！」果因此面觸其怒矣，忽轉身指婢而言曰：「彼是汝母，抑汝祖母？看汝如此關心！速將狗頭縮下，否則我不識汝爲誰何！」余一時憤怒填膺，恨不越牆而過，

奮以老拳，然於瞬息之際，憶及耶穌「不與惡人作對」之言，余立將狗頭縮下矣。慚沮歸室，仰臥而思之，復憶及耶穌又云：「有人打汝右臉，更以左臉向之。」是非欺人之談歟？卽如彼婦辱我之言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豈爲唾面自乾之人哉？思慮縈迴，萬感奔馳，報復乎？隱忍乎？二念交戰於胸中，不得自解，且爲之不食者終日。其卒也，乃決出於隱忍之一途，更思以善意報之。老氏所謂「報怨以德」者，吾并願一爲嘗試，看此弱者哲學果有當於實際否耶？

彼婦有子女三人，長子八九歲，次女五六歲，均甚聰慧，不時過我們前，余必善遇之；漸而引其家來，導與遊戲。歡騰之聲，可達其母。贈之以玩具，餽之以食物。日以爲常，亦覺別有意味，行之月餘，其效乃見。何以知之？以彼撻罵其婢者，不似前此之頻繁矣。寢假而絕其扑擊詈罵之聲矣；寢假而其婢無端涕泣，彼亦莞爾而笑矣。復隔牆戒其子女曰：「汝等勿常擾張先生！」故故使我聞之。不半年，而御下以寬，教子有方，竟前後判若兩人。鄰人偶語及彼，無不咄咄稱怪事。余與彼婦從未交一言，自彼事

發生，儼然形同敵國；惟余既以柔道自處，對此巾幗之辱，早已甘之如飴。以故狹路相逢，吾則側身俯首以遵彼先行；有時自遠望見，吾則退而避之。如是者屢屢。吾明知其所以報我者，已過乎我之所期望；但余爲弱者，固不應與強梁之人平視也。

一日，余從外歸來，忽見案頭瓶中花，易以鮮豔者數朵，叩之僕人，則曰：「某太太特遣其子送來者。」我心爲之一動，是真勇於改過者也！但余惟有心領而已，尙不擬向之致謝。嗣後余瓶中之花，不待枯萎，彼即令其子爲我易之。如是者又月餘，我則受其感動至深，以爲如再相逢，即不妨一致謝意。某日，彼攜其幼子立門前，余亦適由家中出，無意中竟相晤面。彼欣然向我寒暄，我亦謝其贈花之盛意。彼則曰：「我知先生素愛花，故令兒輩時爲送去。先生所種之花，皆草本者；我家有木本多種，可揀心愛者移栽之。」又曰：「我知先生無人縫洗衣服，儘可令我家丫頭代爲之。」余答曰：「至感盛情，但勿須也。」遂別。余與彼夫人所談者。僅此數語而已。詎意事過不久，而夫人忽病，而因以不起。於是鄰人相率而言曰：「勿怪彼之猝死也，不觀其數月來之改腸

乎？」蓋吾魯固有此俗諺也。卽其夫每向人言，亦謂彼忽改故態，竊恐必非佳兆。然而我心甚明，我心則悲。於以見耶穌老氏之言，果非欺人之談也。當其殯葬之日，余以同事之誼親送至墳地；歸來後，不禁伏床暗泣，是固我之仇敵，亦乃我之知己也。

## 四 青島遇難記

民國十五年，革命怒潮，激盪全國，殘餘軍閥，望風披靡。孫傳芳已不能據守江浙，吳佩孚旋亦敗退湘鄂，其時撐持華北封建局面者，惟奉張一系而已；然馮煥章將軍，揭義旗於西北，據守南口，遙與革命軍相應，已足以寒敵之胆矣。山東方面，張宗昌奉張之命督魯，藉以南連孫，北拒馮，冀圖得志。其時中國大勢，約略如此。

張宗昌督魯以後，憑其個性之發展，喜怒無常，顛倒妄爲，無所不至，梯突滑稽，亦復可笑。彼聲言保境安民，實則盜竊政柄，玩視民命。其最大任務，自謂剷除「赤化」。彼所謂「赤化」者，其範圍包括甚廣：共產黨固赤化矣，而國民黨同爲赤化，甚而稍具新知識新思想者，亦無非赤化。赤化既如此普遍，則余之素主思想自由者，當亦在赤化中矣。况余又喜與青年男女爲友，而彼等又富革命思想，則余之招朋引類，被視爲男女混雜者，則尤赤化之至者也。

一日，余幼年同學某君，彼時任膠濟鐵路段長者，來訪余。一進門，卽曰：「此來特爲吾兄道喜！」余應之曰：「我有何喜可言？」彼則曰：「到室中細談。」後乃告我以如此之事：彼謂張督辦鑒於年來赤化流行，除以大軍痛剿外，又擬爲思想上之廓清；現辦有齊魯旬刊一種，卽專爲「開赤」而設。彼謂當局慕余之名，特派其前來約爲撰稿，按月以重金相報（三百元）。此非喜而何？余聞言大驚，竊思余已爲彼等所注意矣。然余故持鎮靜，乃婉言向之曰：「此誠一大喜訊！惜兄非知我者。然吾輩多年不見，此亦無怪。年來凡相識者，孰不知我爲純粹書呆子乎？且余年來對世事益復消極，非惟不知何者爲赤化，卽每日報章亦不曾寓目，真所謂「不知秦漢，無論魏晉」者。余常思出家爲僧，甘作化外之民，此爲余個人內心之痛苦，無與於世道理亂也，幸爲我婉言辭謝之！一某君聆此，殊不爲然；察其詞色，似對我坐失良機，代惜不置者。嗣復有宿學舊耆，仍以此事爲請，余之婉謝也如故。

是年冬季之某日，余正與兩友會食於濟南趵突泉某餐館，見一人入坐鄰桌，茶房請



其點菜，則曰不須；詢以飲食，則曰亦不須。余等頗怪此人之行止，彼則灼灼視余等不已。少坐，彼又下樓打電話，余等乃知其頃間所爲，原與人有約，遂不之怪。不半小時，其所邀約者果至矣。彼先登樓，旋聞鏗鏘之聲踵其後，轉瞬間，有武裝衛士十餘人蜂擁而至。其中一高級軍官，指揮先來者向余等叩詢，余等一一告其姓名籍貫職業住址，其人出鉛筆手冊，且詢且記，而於余之致詢特詳，然尙無嚴詞厲色之感。詢畢，彼軍官且致歉意曰：「對不起！有誤諸先生進餐。」乃相率下樓而去。此時，余等始恍然悟彼先來者之爲偵探也。然彼等果爲何事而來偵？偵詢後又何以相率而去？直無從懸揣。待茶房來算賬時，余向其問曰：「適來者果屬何人？」彼漫應之曰：「李督察長與其衛隊是也。」余頓憶及兩次拒絕撰文「討赤」之事，當與此次被詢不爲無因，宜乎其對余特加注意也。惟彼等偵詢後，旋即竟然散去，似又無若何嚴重之舉。於是自寬自解，乃與友人談笑如故。不意余等方欲離去，彼先來之一人，卽於樓梯下坐守，並有兩衛兵持槍立其側。彼人忽起立言曰：「諸先生且勿去，仍請樓上坐。」余等循級未半而

復返。至此，則頓覺情勢嚴重矣！余見彼二友者，顏色灰敗，慘沮殆不可言；而余之心緒煩亂，亦覺大禍之將臨。斯時所忖念者：是必彼等回報上憲以待處分之命令矣！不久當有囚車馳至縛余等而去矣！然事既至此，亦惟有待之而已。每見茶房屢來窺伺，余等則故示鎮靜，尋語而談；足徵人類之自尊心，至死猶不肯稍讓。余等苦坐兩小時，未見動靜，亦不便探詢。最後，時來窺伺之茶房，忽登樓言曰：「先生可以去矣，無事！無事！一望即知諸先生俱係好人，焉有好人而遭壞事者？無事！無事！」余問：「彼等何時去者？」答曰：「已半小時矣，無事！無事！」余等乃向其致謝而去。

余始返寓，僕人即迎我而言曰：「先生何處去耶？彼軍警督察處兵士離去不久，將先生住室搜查一過，并巡視其餘各室，均無所獲，乃相率而去。」余問：「彼來時有何言？」僕曰：「彼謂奉命而來。我說先生不在家，彼謂不須在家，我即不敢再言。」余問：「彼等搜查時，最注意者何事？」僕曰：「最注意者，爲書籍及信件；床底箱子，亦曾翻檢。彼等且問先生家中客人多否？俱係何等客人？我當對以客人不多，來者亦無

非學界中人。彼等又問先生每日作何事？我對以讀書教書，此外無他事。彼等似以爲然，卽不復再問矣。」余乃告以某餐館遭遇之事，且悉其坐困數小時之所由來也。

余自受此虛驚之後，卽知濟南環境不宜久居，適逢年假已屆，余乃暫赴青島避之。

青島爲畢庶澄所轄，雖行政系統屬於省方，而實等特別區域。且畢之爲人，思想較爲開明，善書法，喜詩文，附庸風雅，自命非凡，其所交遊，頗不乏學界中人。余之好友王子雲君，卽深爲畢所敬重，以膠東中學校校長，兼充其參議之職。時余之摯友李逸生君，亦任教於私立青島大學。余既視濟南爲險地，意欲留居青島，或南走武漢。經諸友一再商洽，僉謂暫留青島，亦未始不可。適教育局第二科長劉次篤先生，以革命嫌疑而去職，遺缺乃邀余繼充，諸友紛紛相勸，並謂青島環境，決不似濟南之黑暗，萬一有何事變，畢司令處亦儘有通融之餘地，無礙也。余深感諸友之熱情，乃辭去齊大教職，而膺教育局科長之命。

余以李逸生君，於濟陽路租有房舍，奉其老母以居，尙有餘室，乃卽附居其家，以

便與故人重商學問事。詎意任事不久，而濟南之通緝令至矣，時爲十六年三月初旬事也。人之遭逢，有許多難解之事，儒家則謂之「命」，佛家則謂之「緣」，當時，余所遭際，有若干點難以倖免，如稍有乖誤，則決無生理；然而巧合之機，層見迭出，而終以出險。謂之爲「命」也乎？抑謂之爲「緣」也乎？

三月五日爲星期日，余自午飯後即覺心中煩躁，讀書亦不能入，乃約逸生赴野地散步；惟是日北風淒厲，而海濱春寒尤甚，逸生意不欲往，余堅邀之，幾生口角。經李老太太勸促，渠乃與余偕出，沿途屢以病神經責我，余亦不與較，迨邇至亂山叢中，侈談往事，渠遂亦歎顏如故，直至日暮始返，甫抵寓，李老太太即言：「頃間有數警兵及便衣，來詢張先生，我對以與吾兒偕出，不知何往。彼等問張先生有像片否？我即指牆上汝等合照示之，彼等略看即去，又至同樓各家巡視。彼等或見我驚恐，臨去時請我不必詫異，彼謂係清查戶口者，張先生爲本市新來之官長，尙不認識，故便中一問詢耳。」余聆此言，心中一動，以爲必有變故，莫非濟南方面有何舉動乎？逸生亦具此感，乃急

向同樓各家探詢彼等巡視情狀。時同樓居住者，尚有青年會總幹事郭金南君，青大教授凌達揚夫婦，俞覺先夫婦諸人，均謂彼等無甚盤查，只略一巡視而已，然亦不似平常查戶口者。余心不安，乃赴教局探詢本日本有無來訪我者，因不便明言，故如此云云：意謂倘有重大事件，局中人必先行告我。連問數人，均謂無來訪者，余乃於傳達處取普通函件而歸。余猶憶是日晚餐李老太太親製水餃，已專候余返就食矣。逸生見余至，詢曰：「何如？」余曰：「毫無消息！」斯時余心略定，以爲教局既無所聞，或亦無甚嚴重之事，似不必庸人自擾也。逸生亦謂如此，李老太太遂放心。

飯後，余乃若無事然，且經此動蕩，而精神反覺興奮。同居者相聚晤談，或講故事，或說笑話，余則傳述吾父幼年打鬼趣聞，至夜十一時，猶侈談不休。當余正講至興高彩烈之時，忽有青大學生王志超（字勿千）李榮璋（字次珊）二君至。青大距余等住處，約四五里，且須越一山頭，彼二人何以夜半始至？余略涉疑慮，遂不措意，乃笑向彼等曰：「請坐，吾正談鬼，且聽我畢其詞！」時在坐諸人，正聽之入神，更不察二人

之來意，迭言：「快說！快說！」余則「言歸正傳」，且講且形容，以爲余父有降魔之力，自覺亦大有光榮者。其時先在坐者，均爲之歎欣動容；而王李二君，則神色寂然，又若跼促不安者。或以彼等中途而至，莫知事之端緒，宜乎其聽之無味。余爲自快心頭，卽彼二人全無所聞，亦不之顧，遂得浩浩滔滔而畢其詞。時已夜半，同居者欣然歸寢。

當余正與王李二君接談時，李君先起而言曰：「吾等此來，有關於張先生一事。……」驟聆此語，余心大驚，卽知本日下午之事，果非尋常事矣！急問：「君等有何所聞？」逸生亦同此焦灼。李君續言曰：「吾校有某同學，其父爲第二警察署科長，彼例於星期日返家，晚飯時其父於閒談中，謂本日奉張督辦密令，通緝本市教局第二科長張點生，并有着全省軍警一體嚴拿等語，情勢十分嚴重云云。某同學雖不與先生相識。但深知先生爲李（逸生）先生之好友，並知「點」字必係「默」字之誤無疑。彼於飯後亟亟返校，乃密告此情，令吾等速來報知，以便逃脫。」余曰：「是矣！本日已有軍警

來，適逢與李先生外出幸免所獲！」於是大家相顧失色，乃急爲之計。一面燒毀信件及稍涉嫌疑書籍，一面商議如何脫險，或暫避西人家中。余所整理之韓非子原稿，卽於此時爲僕人誤投火爐中，亦不暇顧惜也。逸生乃約俞覺先郭金南兩先生集議，一訪膠中校長王子雲先生請其於司令部設法，一赴隣近西人住戶請其暫允匿藏。時畢司令已赴上海作戰，子雲謂事真不巧，且亦緩不濟急；而各西人住戶，均答以張宗昌通緝之人不便容留。然爾時已過夜半，而街頭崗警均須有口令，始得通過，故萬無逃出青市之理。此時唯一希望，卽如何暫避隔街德維思牧師家中，以圖倖免。牧師，美國人，時年六十餘歲，在華佈道多年，爲人慈祥，而又慷慨好義，常拯人於危岌之中。金南覺先子雲諸兄，均與之相知甚得；所以不卽求彼者，以道路曲折，不及隣近西人之便也。然鑒於隣人之拒絕，亦不敢明與交涉，最後決定：勿須徵其同意，先潛至其家，待次晨時，再由諸友向之懇求可也。於此又一問題：倘竟越街而過踰垣而入者，則外慮偵卒，內懼惡犬，如或叩其門戶，則又與原議相左，其危險尤大。輾轉籌思，無以爲計。金南忽憶及

曰：「彼宅有便門可通膠中，若得先至膠中，即可由其校長設法度入；所慮者，膠中校門坐落××路（忘其名），祇看如何抵達耳。」余曰：「事已至此，亦無容多慮，冒險一行可也！」於是由覺先兄陪往，經幾度曲折，始達膠中。時子雲校長正爲余事籌思，尙未就寢，見余至大喜。與之說明來意，彼謂只可如此。其便門鎖鑰，適由校方掌管，乃相率而入德牧師家中。有張敬修先生者，爲德牧師之官話先生，自居一室，經子雲款啓其門，爲之先容，彼乃慨然而納我焉。自是之後，余與張先生同床而寢者共九日。張先生，濟南人，年近六十，信道極篤，當夜即爲我數度祈禱，聞其禱詞中屢有「魔鬼當權，義人受難」等語，余雖非宗教信徒，然此時亦倍受感動，不禁淚墜矣。此九日者，俱係張先生自炊共食，並時以魚肉餉我；而其溫語致慰，一幅靄然可親之容，令人畢生難忘！

次日黎明，金南即來報曰：「昨晚幸而逃出，否則殆矣！今晨四時，彼警兵及便衣隊即將全樓包圍。同居各家，均被搜查，并受嚴厲訊問。其送信之兩生，未能遣返，李



次珊君以與警兵言詞衝突，竟被帶去。逸生幸得脫免，彼現正設法保釋李君，並致電天津南開徐眉生君，營救吾兄。聞張宗岳之參謀長王慶堯，曾充吉林二師校長，徐君爲其任教務，故電彼逕往濟南，以作釜底抽薪之計，嗣後非有要事，不便時來相望，恐爲偵探得其蹤跡，反而無益。余此次來時，樓外尙有警兵七八人，惟有背其路向，迂迴至膠中門前，反顧無人追蹤，始得來此。請兄於晝間勿出室外，因此地高敞，彼警兵在吾樓前街上，望此甚清也。余卽約同子雲兄，往懇德牧師，今事已至此，諒彼慈祥老人無不允者。」張先生從旁言曰：「我知上帝必加佑護，牧師爲我主忠僕，豈有不允之理？」余此時感激諸友熱誠，已不敢言謝，惟有立志作人，冀不負諸友救我之苦心耳。

晨八時許，余聞一皮鞋聲自遠而至，張先生曰：「牧師來矣。」余肅立恭候，旋有叩門聲，一鬚髮頹白之老者入。余感其正氣凜然中，透露慈祥之色，當向其致敬，並欲一述不得已之苦衷。牧師則將我周身注視，乃曰：「汝勿庸再言，我已明白一切，好！卽在此！」反身竟去。少頃，牧師復至，手中持一髮剪，笑曰：「來，我爲汝去此長

髮！」余應命坐，彼老者頗嫻此技。余於感愧交并中，而頭顛光復矣。牧師又問：「汝目近視否？」答曰：「微近視。」渠曰：「眼鏡須換，否則不戴；衣服亦須換，或僅易以大衫。」答曰：「甚感關照！容即託友人送來易之。」牧師曰：「好！」遂去。三日後，牧師再來，問余曰：「汝願至英國乎？」答曰：「願則願矣！但余一貧如洗，將資何以去？」渠曰：「齊大校長巴慕德先生，頃將返國，我擬託其攜汝往，路費可不必問；所慮者，此時碼頭檢查必嚴；我想扮汝爲廚夫，送巴校長登船，因而一帆風去，不知汝果似此角色否？請試之何如？」答曰：「即願一試！」渠即向其廚夫索來上下短衣，及白布圍裙，轉瞬間，余則又成一入，渠大笑，余亦苦笑。渠令余忘懷故我，爲其倒盃茶看，余即靦顏爲之；渠復令爲種種動作，余無不從命；然終覺忸怩不自安也。不知究因何故，彼老人正持盃飲茶間，忽而大笑噴出，水花四濺，張先生亦匿笑，余則疑目而視，呆如木鷄矣！彼老人且笑且言曰：「不成，不成，尙欠工夫！」轉問：「汝覺如何？」答曰：「貌似廚夫，心則的非廚夫！」又問：「倘如此隨巴校長登船，心無

「恐乎？」答曰：「不若仍着舊時衣，或少出差池。」彼老人再三考慮，終以慎重起見，而赴英之議，竟作罷論。

不久，卽有數種消息傳來：彼警兵晝夜圍守大樓，輪班更替。李次珊君雖由學校具保釋放，而復有逮捕逸生藉以賺我之說，於是逸生已搭輪赴滬矣。李老太太見情勢如此，終日啼泣，幾成心疾。此一事也，余聞之痛如刀攪。覺先之岳父母，原自九江來此暫居；自余事發生之第五日，以不得寧處，遂亦搭船南去。是日風雨交加，覺先夫婦送其登船；不意行至中途，爲邏卒迫其復返；聲言張某不得歸案，同居者禁止移動。是余不惟累及好友，更累及好友之親屬矣。至徐眉生君營救之事，彼自謂得電後，卽由津赴濟，晉謁王參謀長，會見於某浴室中，向其懇請設法，亦歸無效。而王某並如此言曰：「通緝令既下，則必不可收回。張某如已逃脫，則亦已矣；否則卽視其命運如何。吾親兄之來也，必張某尙未離青島。倘如不顧友誼，卽以此『眉生』易彼『默生』，未見其不就獲也！」同時，余父亦託省議會議長宋徽五先生設法，宋議長往見袁警察所長（致

和)，袁謂：「此案已開會數次，督辦極爲憤怒，必欲嚴辦，恐不易轉圜！」而結果又無效。此諸消息傳來，余則心頭重壓，有增無已；然亦竊喜前日扮演廚夫之失敗，未始非苟延性命之道也。

人類求生之心，可謂無微不至。雖各方營救無效，然仍思逞其心智，冀獲逃脫。後此數日，回思曩昔所讀史傳，所閱小說等書，其中有關遇難脫險事者，徵論其當事人爲聖賢豪傑，爲大奸巨慝，莫不付之無限同情。余常欲綜合古今來一切脫險方法，深思熟慮，反復推尋，而又獨出心裁，以爲逃脫之地。卽偵探小說之類，前此視爲荒渺難信者，今已追求其應有之理。以故偵探知識，充滿乎心中，視此道有至高之價值。余以爲社會人類，無非於角逐場中，相互窺探，顯而爲行爲動態，隱而爲心理變化，宛如螳螂在前，黃雀在後，圍人復隨而乘之。造化弄人，竟至於此極耶！然而既處斯境，亦無所用其慨嘆，彼邏卒日思偵我行踪，我何以不可偵彼之偵？後此余好讀偵探學科之書，蓋種因於此。

經此數日之深思，余乃用破濫紙張，以鉛筆偽造絕命書函兩通，一致濟南督署，一致青市警署，擬託人投之郵箱，以緩其注意，然後再圖出走。其意略云：「豺狼當道，一暗無天日，是非顛倒，皂白莫分，茫茫人寰，直等鬼窟！處斯世也，與其忍辱以生，無寧稱心而死？我有何罪，受此荼毒？已矣哉！如尙必欲獲我者，可逕問諸海濱！某月日張××絕命書」。此函書畢待發，又復慎重躊躇，旋悟自己之幼稚可笑。竊竊自責曰：「此行乃欺騙三尺童子乎？虧汝自稱究心偵探之學！試思此函果投之郵箱，而爲收信者所得，是不啻自樹其的，而益招射者之注視也。此函倘發自本市，則郵戳宛在，或屬總局，或屬分局，而分局又屬某區分局，則偵緝者不難尋踪追跡，而惟汝是求。且焉有自謂高潔，反向污濁中訴清白耶？」至是，余遂將二函置之爐中。蓋當時之心理，一日萬變，此起彼伏，忽迷忽醒，一心惟以求生是務。余之言此，亦可見當時心境之實況也。

於第九日之晨間，德牧師來謂余曰：「吾之門前，日來亦時有便衣者徘徊窺伺，似

彼等已略有偵知。吾後天將赴濰縣開會，我在家，彼不敢擅入吾門；倘乘我不在，彼等捉汝以去，我亦無法，因係私人住宅，非同領事館可以收容政治犯也。我看此間不可再留，以移居他處爲宜，汝以爲如何？」余曰：「我無成見，一切請牧師費心，權爲處理。」是晚，德牧師密召金南子雲兩兄至其室。商討進行之策，決定託病就醫，暫入德人所設之福柏醫院。據金南來言，彼三人曾作跪禱，同受默示，始決此計。並謂：嗣後余之行踪，只彼三人知之，且已相與立誓，嚴守祕密，卽最關心者，亦不使知。福柏醫院院長兼大夫韋士英博士，爲德牧師好友，始得收容此無病之病人。德牧師於電話中向其言曰：「我有一中國好友，受其當局迫害，無病而病重，我已爲之診治九日，無效；今晚必須移貴院療養，卽祈見納！」院長答曰：「望卽來！但無瘡不能入院，請轉知貴友，讓渠患神經病可矣。」二人言下大笑。此爲金南傳述之詞。

少頃，德牧師子雲兄約我先至膠中校長室，討論交通工具。子雲提議用汽車，余則問：「校中常僱用汽車否？」子雲曰：「未常僱用。」余曰：「此則不可，恐易招偵探

注意。」德牧師亦以余見爲然，乃令校工喊二黃包車至，並不與言何往，牧師乘車在前，余車隨後，牧師令之左則左，令之右則右。時晚九時許，風寒特甚，以故行人稀少，沿途一無所阻，忽聞牧師曰：「住下！」則福柏醫院已迎面立矣。牧師曰：「汝先行，我卽至。」蓋尙須付車資也。旋牧師同我辦理入院手續，署名「焦學莊」，籍貫改爲「廣饒縣」，職業爲「基督教佈道師」，規定住「頭等病房」（每日九元）。手續既畢，牧師導我至院長室，院長年五十餘，像貌魁偉，目光如炬；依次與牧師及余握手。彼操英語與牧師略談，照例爲我診視，二女看護約二十餘歲，亦德籍，相助左右。診畢，院長宣布曰：「勿礙，只神經略現疲勞，稍事休養，當可愈也。」語畢，牧師與之相顧而笑。旋令我至病房休息，牧師亦興辭，并相偕至病房一視，臨別告余曰：「約一週後，我卽由滙返青，爾時再來望汝。」金南子雲兩先生，均可來通消息。勿慮！」嗣後余卽爲神經病患者矣。

福柏醫院在安徵路，爲韋十英博士獨力經營，規模不大，而設備完善，看護病人最

細心，以故頗負盛名。余住院共二十五日，每日三次大餐，兩次茶點，製作精美，爲西餐館中所僅見。房中佈置，床鋪桌椅，壁畫衣鏡，以及燈盞溺器，無不令人舒適愉快。計吾生平所享之福，此其至矣。惜乎住此院者，無非病人，病人疾痛呻吟，又怎能領略此樂？余雖生理無病，而心病殊甚，憂從中來，每覺天地易色，亦復不知處境之安善也。然此爲初入院時之所感，稍後，極力排除無謂之煩惱，究心樂天安命之道，遂亦處之泰然。所感美中不足者，惟有物質上之享受，而無精神上之供給。旬日前於敬修先生室中，尚有聖經可讀；入院之後，旣被派定爲神經患者，則看護婦即不許我閱書。每日下午，看護必令我入睡；晚間八時，更須準時就寢。伊等謂即不思睡，亦須臥床假寐，且言出法隨，時來監視，偶不遵從，即受斥責，嘗聞「醫令如軍令」，誠不虛矣。然伊等忠於職守，又出於愛護之意，余尙有何言？余初入院之一週，韋院長每日令我服藥水一小盃，余亦不辨其爲何，大約是補養之劑。看護每日爲我試體溫三次，記於表格之上，均極正常。大小便亦不時檢查，俱無病狀。看護並常問余曰：「夜間睡眠安否？」



答曰：「極安！」又問：「日來覺腦病輕些否？」答曰：「輕多矣！」伊等常盛贊其院長醫道高明，余則贊之尤甚。實則余不耐其煩瑣，乃向之商請曰：「余之體溫既無變化，是後可否日試一次，或隔日一次？大小便亦不必檢驗矣。讓我靜養何如？」答曰：「此則請問院長方可。」嗣後按所請施行，想伊等已獲院長之許可矣。然夜間必來巡視，或一次或二次不定，來時必輕啓門戶，躡足入室，聽我熟睡，又悄然而出，在伊等必以我夜眠安適，豈知其全然爲余所騙矣。

余入院不久，金南子雲兩兄即先後來此，余謂無書可讀，殊爲悶損，歸後請爲送一書來，因得聊齋志異半部，蓋多則無處置藏，恐爲看護發見也。後又易下半部，再後則得詞學初階一書。此二十餘日中，惟得讀此二書，幾全於夜間偷看者。於是晝則臥床大睡，入晚即通夜不寐，讀書之樂，爲生平所僅有。余與看護如「捉迷藏」，然伊等全然不知。彼見我晝夜不寐，常謂爲最好現象，是患腦病之人所罕見者。而余遵守院中規則，服從伊等命令，又復超其限度，因錫余以「好人」之名。常聞其向工人言曰：「爲某

號好人送飯去否？」余則暗自笑曰：「好人者，無病人也。以此名錫余，真可謂名符其實。」蓋余於每晚八時，例須臥床假寐，俟人聲略靜，則起而偷閱聊齋，且閱且分段標點，有時亦作眉批，即以其記憶體溫之鋼筆墨水，作爲所需之工具。每聞革履聲自遠而至，即知伊人來巡視矣，則急急攜書登床，擰熄電燈，假寐以俟之；彼見我甜適而睡也，則去而之他。待其革履漸遠，至於無聲可聞，則復開燈續讀。如是者旬餘，而全部聊齋因畢其事，讀詞學初枕時亦然，是非「捉迷藏」者乎？

余於聊齋一書，幼年只喜其狐鬼故事，自不諳其文章技術，與夫創作天才也。五四時代，胡適之等卑薄此書，謂爲千篇一律，因受其影響，則不屑讀之。爾時無書可讀，得此亦堪療飢渴，於是而咀嚼之，而回味之，乃嘆服蒲松齡之創作天才與夫文章技術爲不可及也。書中侈言鬼狐之處，皆爲人情化，魯迅先生已論及之，勿須贅述。關於創作天才者，即其演述故事本領，或意想獨造，或重現舊聞，實難於林琴南之譯西籍；林不識外文，憑人傳述，即能斐然成章，遂譯名著百餘種，其文學天才，已非可等閒視之。

矣。而蒲老幾無所憑藉，卽有憑藉，亦遠出成品之下，以三家村之學究，竟而意想天開，假烏何有之事以羅列世相，且其產品有三百餘篇之多，謂其非具文學天才得乎？近世以魯迅之介紹，國人始知重視唐宋傳奇一類之作，以提倡小品文之風氣，國人始知重視虞初新志一類之書；然以此二者使之與聊齋等列齊觀，卽知後者之發展，已可謂奔逸絕塵矣。吾常擬聊齋一書爲中國之天方夜談，天方夜談爲阿拉伯之聊齋；世無不推天方夜談爲世界文學名著，何獨於聊齋志異一筆抹煞乎？此二書所不同者，爲其產生之背景，一爲封建農業社會之產物，一爲半開化游牧商隊之產物。前者見開稍狹，後者見開略廣，以其故事來源，自有廣狹之不同。然其爲故事體，一也；其爲志怪書，一也。所須究者，要權其創作天才何如耳。至聊齋之文章技術，則兼取左國史漢與夫莊列之長而爐冶之，沈浸於唐宋以後之文而沙汰之。至其擬態狀物，繪影繪聲，因物設施，自鑄新詞，散文功力至此，不可謂非一大進步。徵之後來做效此體者之層見疊出，卽知其影響之巨，不無劃代之重要性矣。倘以後之作者，類多通套濫調，陳陳相因，而爲發端者

之是答，豈平情之論哉？嘗開始以花擬美人者，天才也；繼而擬之者，庸人也，世界文學名著，無不具劃時代之意義，舉淺者言之，意大利之十日談，西班牙之唐吉訶德，其於北歐文學之影響爲何如耶？要之，一名著之出世，當視其創造力如何，其時代性如何；模倣者之失敗，彼則不任其咎。其或由模倣而獨成集腋，別具風格，則又當視爲另一巨著矣。蒲松齡之醒世姻緣傳，在此類巨著中僅後乎金瓶梅，以方言而描寫地方人情。年來又爲胡適之徐志摩所推許，由模倣而別具規模者，卽此類也。其大量之通俗戲曲，蓋綜合當時流行歌調，及元明以來之戲曲科白，而重行構劃，此又一典型也。作者以十七世紀之人，處封建蝸角之地，有如是豐富之產品，有如是強烈之創造力，復以一人而兼此衆長，卽以文學技術論之，亦不可謂非一代宗匠也。此爲余當時之一段感想，因并述之。

至詞學初梳一書，無甚特殊，此不過示人以填詞之法，而衆體略備，其詳略介乎詞律全書及白香詞譜之間。余於詩詞一道，喜閱讀而不耐習作。卽就詞之一事論之，自晚

唐五代，下及兩宋，以至於納蘭成德諸作，凡名篇佳什，余幾無所不讀。並曾於全唐詩中，將晚唐六十餘家作品全部抄出；亦曾將李清照之漱玉詞及李後主詞，用上等宣紙各別精抄，復以五色絲線，摩登裝釘，時與密友共讀欣賞，至今猶大半成誦，不可謂非夙嗜此道矣。然余雅不願受規律束縛，絞腦汁於繩墨之中，而自尋苦趣。尤以南宋詞人如夢窗草窗諸作，沾沾於競才鬥巧，雕琢字句，衡量聲韻，善則善矣；試思人生幾何，以畢生精力日消磨於此淺淺者，所爲何來？然世間有自樂其樂究心此道者，余亦不敢非之。惟余性愛自由，頗憚拘束。作人如是，爲學亦然。例如我愛詩人，不愛無病呻吟之詩；我愛藝術家，不愛切中繩墨之匠作；我愛哲學家，不愛文以載道之腐論。舉此一二，可以例他，然爾時深夜獨處，無以慰懷，於是雕蟲小技之事，亦頓成洞啓靈明之資。余於十夜之中，將六冊詞書，反覆把玩，由「小令」，而「中調」，而「長調」，不厭瑣細，一一尋其平仄，理其聲韻，尙想其時代人生，善體其描繪情狀，似亦有所開悟矣。於以知藝術部門，各有其造極之境，不當以個人之好惡，而橫施武斷也。

余十餘年來所研究之「熊學」，亦於此時引其端緒。蓋二書讀畢之後，一時無書送來，則於深夜窮思冥索，忽於李笠翁「態度」一文及聊齋中「恆娘」一篇，頓受啓悟。乃知欲辨人之妍媸，當取其神韻，不當取其皮相。皮相之美，一時可以動人，久則索然寡味；惟神韻之美者，其言動掣笑，往往使人心醉神移，顛倒迷亂而不能自己也。然李笠翁不究其底蘊，竟名此等人爲尤物；余則謂「誠中形外」，以爲若而人者，是必靈心慧竅具於中，然後其神光意態現於外也。按說文：「態，從能從心，意象也。」意象二字，解態字最好，此乃意中之象，非形相也。余又以爲態字從能從心，當是後起之會意字，卽心中之一種能力也。此種心能，實具一種魔力，使當之者無不傾倒；實具一種磁性，使所有鐵屑無不被其吸引。此種心能，凡人皆有，惟稟賦之多少不等，而能否賢愚以分。古今來之偉大人物，卽稟此獨厚，而又加以學習修養，始得爲羣衆所擁護所愛戴者。當時余見及此，卽欲揮我靈斧，進而爲態學之研究。後此關於此等材料，多方注意；自各種相書、偵探學、人類學、生理解剖學、各種心理學、戲劇電影表情術、歷代

偉大傑士傳記、舞台上之臉譜、各色人等之照片，凡於此題有關者，無不加以蒐羅。意在此分析比較而爲綜合之撰述；以條理態學之真相，俾人類相處之間，不至拒人千里之外，庶可誠動於中而見於形，由此人與人之間，不獨減少齟齬紛爭，且可於立談之際，頓成莫逆，相與建立事功，福利社會。寔假思欲將學問之各部門，由態之行事，而微露端倪，而見諸運用，而發爲光輝。此孔子之「視其所以」，孟子之「觀其眸子」，老子之「上善若水」，莊子之「形就心和」，與夫釋迦之「三十二相」之不容己也。蓋士有士之態，方能動乎士；農有農之態，方能動乎農；工商有工商之態，方能動乎工與商。至何以諧乎士農工商之態，此固由得天獨厚，自爾出衆者；然究其旨要，仍在於學。孔子有立志爲學之一段工夫，始克造人道之極境；能造人道之極境，方有「望之儼然即之也溫」之態，足以當乎「仰高鑽深」之嘆。蘇秦有懸梁刺股之刻苦，始有政治家之學；有政治家之學，方有政治家充實光輝之態，足以動乎六國之君侯。凡人皆然，未有不恃其獨特之行，獨得之學，卽可以言竊動人者。甚且欲爲一乞丐首領，亦必受盡種

種之折磨，備嘗人世酸辛，始陶鑄爲堅苦卓絕之操，而有貧而樂天之情態，足爲羣丐所愛戴。然則欲領袖羣倫者，非洞達學問上之全部領域，不能表露與羣民吻合無間之情態，卽不足語於無入而不自得焉者。孔子曰：「色難，」知此道之不易幾也。此爲余個人之創說，亦爲余將來治學之匯歸。竊計「態學」一書之完成，非百萬言不能盡其意，亦非再經十數年之歲月不爲功。然推其所由，不得謂非當年醫院中窮思冥想之所致也。

余在醫院中，除與看護「捉迷藏」外，亦常與送飯工人閒話家常。今已忘其姓氏，僅憶其爲即墨縣人；然彼大腹便便，言動舉止之滑稽情狀，如在目前。吾嘗私諛之爲「安祿山」，每見其蠕動而至，輒不禁忍俊而笑。其人自謂隨外國人作事已三十年，通俄德二語，每於飯前飯後，刺刺述其得意事不休，余則極力贊揚之，以是深得其歡心。余乃託其每日爲購報紙一份，藉觀時局變化。每見革命軍戰勝消息，則爲之狂喜；然猶嫌其進展不速，而恨軍閥之不卽崩潰者！不久，南京攻下矣，上海已巷戰矣。時聞畢庶澄有受命南軍某職之說，竊喜其海上襲來，而青島亦可光復矣。不意其悄然獨返，



次日即爲張宗昌召至濟南，遂以殞命。嗣是而青島局勢驟變，余亦焦急殊甚。報載：褚玉璞將奉命來青矣。又載：青市將舉行大檢查矣，微論住戶商店，學校醫院，以及道觀佛寺，均無例外。於斯時也，而德牧師忽至，至則言曰：「外間風聲甚緊，此地不可再留矣！汝知之乎？」余曰：「知之，然則奈何？」渠曰：「出走便是！目前情勢雖惡轉，而汝之生路則較寬。今事已三十餘日，彼奉命選偵汝者，必早已鬆懈，且汝之面貌，亦非昔比；况軍政交替之時，其所注意者亦非區區事也。」蓋自余入院之後，終日飲食豐美，居移氣，養移體，心雖不廣而體胖，非前此憔悴比也；余之鬚鬚，亦萌生不已，剪下而留上，此時居然成八字矣；故牧師謂我有「面貌非昔」之言。余曰：「置之死地而後生，此其時矣；但以牧師之意，究以何往爲宜？」牧師曰：「吾意欲汝赴朝鮮。頃有英美朋友十餘人，現居美國俱樂部，明日（四月八日）下午二時，即由此搭輪赴朝鮮。倘汝同意者，我即與之接洽，汝可暫充彼等之官話先生，隨之偕往可也。」余曰：「我極願隨彼同往，即請牧師費心！」渠曰：「若然，吾即去。明日午間，再來爲

汝算院中賬目。並送汝登船。」言畢即去。

是夜，余仰臥床上，回思以前種種，頓興無限感嘆。倘非離濟來青者，已必不克倖免矣。三月五日下午，可謂余之生死關頭，偏於此時同逸生外出，竟令軍警捕之不獲。晚飯後，自謂勿庸人自擾，因之忘形侈談，此最誤事；而彼警署科長者，又洩此祕令於其子，因而王李二君得以深夜來告，乃復爲逃脫之計。謀逃脫時，彼鄰近西人不肯納我，心中又爲之大窘；及今思之，果彼西人肯暫容我者，後此又將如何，亦復難知。因彼等之不納，始不得已而至德牧師家；適有膠中之便門可通，有敬修先生之慨然留宿，是夜之險始得度過矣。自此以後，德牧師一身承當，三十餘日無非以救我是務；而子雲金南兩兄，更不時傳遞消息，助我出險。余後此常向人言：德師救是我再生之父；章院長是我人壽保險者；王仞千李次珊二君，及某科長之子，是我救命之福星；張敬修郭金南王子雲愈覺先徐眉生諸先生，是我之恩友；李逸生君，是我之患難交；外此營救我，關切我，而爲我所不甚知悉者，尙大有人在。當時思緒潮湧，不可遏止，頓覺人類間之

友誼，真可謂至高無上者矣！

次日午飯後，德牧師即來，謂一切俱妥洽矣，可即起行。余出款請爲付費，院中僅收半數。所剩餘款，除船費外，尙足敷朝鮮生活月餘之用。臨出院時，牧師曰：「復易一姓名如何？我擬請同行者先往購票。」余略一籌思，即曰：「改名趙虛若可也。」牧師笑問曰：「汝何以欲姓趙？」對曰：「因其爲百家姓中第一家也。」渠笑謂：「此姓好極！虛若二字何義？」對曰：「無甚意義，不過表示此人不似革命黨而已。」渠更謂：「此名尤好！走！」余乃隨牧師出院，已見有馬車相候，蓋爲牧師所乘來者。余等先馳赴美國俱樂部，途中牧師令我帽子拉下少許，免人注目。抵俱樂部後，牧師爲介紹一杜禮華先生，請其關照。杜先生亦美籍，自幼來華，畢業於金陵大學，居北通州多年，時在濟南作佈道事業，年約四十餘歲，人極精明，嫻北京官話，如只聆其語言，即不知其爲外國人也。其夫人與其子女，亦隨之俱往。外此同行者，多爲女教士。據云：船爲日本「平安丸」，行將開駛，乃俱赴碼頭，余仍與牧師同車坐。不意行至第二警察

署門前，而忽然戒嚴，不許前行。余與牧師均焦灼異常，蓋余前所住處，正屬第二警察署所轄也。不久，有人來言：碼頭附近正遇解決畢部軍隊；然余等停留街心數小時，警兵往來如梭，亦殊令人不寒而慄！至下午五時，始放行人。抵碼頭，牧師力主不必由檢査處通過，乃取他路逕行登船。余乃抱持杜先生之小女，並手提一水菓籃子，隨之登大餐間，而毫未遇阻。入坐後，同行者各出水菓點心之類，共桌而食，相與談笑。德牧師傍我而坐，使我如處慈懷。彼亦見大功之將成，頓覺有無限寧貼。余一月以來，從未見其神采煥發，眉宇開展如是日者。余每見有胸帶黃色布條之人，頻來窺伺，一望卽知其爲稽查；然爾時余並無戒心，知彼等爲普遍之注視，例行其職守而已。遇此等時，牧師則以足踩我而笑，余亦報之以笑。老人幽默氣骨，至此乃勃勃透露。第一遍開船之鑼聲傳來，余卽請牧師歸去，彼謂：「勿礙，尚有片刻可談。」余連請數次，老人反問曰：「不願我偕汝至朝鮮乎？」言畢大笑，余無言可對，默默含情而已。時送行之人已紛紛下船矣，而老人猶遲遲其行。直至船收纜起，船身動搖，老人始與其西國友人，匆匆握

手，急跳至岸上，復微笑面我而立。時余見岸上男女之送行者，千手齊舉。彩巾招展，各向其親友告別，并以不同之方言，各向其親友祝福；而此老人——余再生之父，竟向我深躬一揖，高聲言曰：「趙先生，汝病全愈矣！遙祝於平安丸中一路平安！」其時余悲喜交集，全身震顫，無語可報；所報者，惟有泪湧滿眶，眼前一片模糊耳！

## 五 朝鮮亡命記

「自由！自由！」吾今乃知自由之可貴乎！別矣諸友！別矣吾再生之父！惟願異日此地相聚，共處於光天化日中也。時晚霞燦爛，清風習習；輪聲破浪而進，山海迭呈顏色；回顧數十日幽囚之地，錯峨矗立，形勝天然，而綠樹紅瓦，隱約錯出於其中，頓成絕妙畫圖。蓋以心縛既解，觸目無非光明；況當此東方之「小瑞士」乎？漸次而夜幕降矣，海天一色，茫無涯際，風濤怒號，響徹雲霄，則又是一重世界。莊生所謂「遊無窮」者，未知於此略能體其一二否？

次日，余於船頭就眺，忽一西國少婦頻頻視余，正詫異間，伊人竟前問曰：「君非張先生乎？」余愕然，漫應之曰：「是矣；然君何以識我？」對曰：「余曾於齊大禮堂，聽先生講演莊子哲學，印象頗深，故彷彿識之。然先生之面貌，稍異昨年。」余轉叩其姓氏國籍，并於何處供職，悉其姓氏爲 Wacai，英國籍，於齊大醫學院授生理。

通常呼爲「萬大夫」者，卽其人也。余嘗聞「萬大夫」其人，知其學識造詣極深，最爲學生所愛戴；且精音樂，尤擅提琴。復有爲人所樂道者，伊人傾慕中國青年，常自言其戀愛對象，將非擇之於華人不可。後果嫁一中國青年，卽其親授之學生某君，曾以此爲英美教會所不容，伊卽決然辭去齊大，供職於南京鼓樓醫院及衛生署。距今十年前，遇害於南京北極閣之豔屍案，卽係此奇女子也。余於船上既識此素所聞名之奇女，且屬齊大同事，因告之以青島遇難經過，並謂已改姓趙氏；請其卽以「趙氏」呼我，免涉他人之疑。伊人對余極表同情，且致敬意。攀談數次，余頗服其遠識，宜乎爲庸衆所不容。其人蓋爲一人道主義者，故其意識中，向無種族之分，無國界之別；其於藝術化之人生，尤三致意焉。此爲余海上之行，邂逅相遇之談友。

然同行中亦有一西國旅伴，適如其反。今隱其姓氏國籍，而一書其八。其人自幼來華，曾受中國教育；但不知其何以卑視華人如是？一次，余與之談話間，彼忽詰余曰：「常聞貴國有四萬萬人口之衆，惜乎無一人具知識者！君以爲然否？」余反問曰：「先

生於華人中識得幾許，輒爾下此論斷？」彼亦自知失言，旋改口曰：「此非余之私見，乃某友人向我言者。」余又問：「貴友於華人中識得幾許？然則貴友之言，亦太不合於邏輯矣！」彼搪然語塞，幾於惱羞成怒。余乃婉言謝之曰：「余此次隨先生等出走，極所心感，我固爲華人之無知識者；然頃間所言，顯係侮辱之詞，倘余靦顏受之，則余已先爲不足齒之愴，殊有失先生等攜我而出之至意。余固非狃於民族成見者，但亦非甘自暴棄者！幸先生設身處地，其有以諒我！」彼聞言，雖唯唯稱是，謝過不遑；然其中情隱露於眉宇間者，殊恨恨之。彼又強我作晚禱，余則以非教友爲辭，亦彼所不喜。此海上之行，令人感不快者。

兩夜一日，船至仁川碼頭。先有日本水上警察登船巡視，旋聞醫官卽來驗病，殊爲惶恐不安。蓋華人之赴朝鮮者，卽無病之人，亦每斷爲有病，被囚於附近海島，俟下次船開，遞解返國。再則驗病之時，往往倍加凌辱，曾聞有因檢驗痔病，受鐵鉤之刑，以致肛破血流者。念此二事，烏得不懼？幸余所乘爲頭第房艙，而又廁身西人行列，每等



船艙客人，均須排隊候檢驗，醫官至，僅爲閱兵式之注視，且行且點首，蓋卽表示無病之意，余因以渡此難關。

第二關，則爲下船之後海關註冊。如翻檢行李，徵收關稅以及驗明正身等事，均於此執行。曾聞其徵收關稅，倍極苛虐：例如未開盒之紙烟，未服着之綢衣，甚至未踏地之鞋襪，皆被視爲貨品，而亦須繳稅。其稅率之大，每超出原物數倍。更聞有一鄉中來此之女同胞，被指爲陰處夾藏私貨，必欲檢視。彼女同胞迫不得已，乃於氣憤之下，出一血布，迎其面而抖擻之，檢查者始連呼：「晦氣！晦氣！」擲捨癡笑而罷。復有一女同胞，足着新製之弓鞋，亦被視爲貨品，因一時無力繳稅，竟爲其脫却以去，而彼女同胞者，祇得剝襪以行。此等之事可謂司空見慣，而僑居彼邦者，早已不復怪之矣。其時，余爲一面貌兇惡者傳詢，如審囚徒，盛氣凌人，不可嚮邇。彼操生硬之華語問我，時難辨其詞意，偶一誤聽，則暴怒如虎；我之答語，亦有爲彼所不諳者，則受斥如故；時或彼已明我所答，而故作不知，再三致詰，亦祇有耐心對之。彼例先問余姓名、省

籍、年齡、職業。依次詢及來此何爲？由此至何處？訪何人？其人居某街某巷？門牌號數如何？此事余不敢妄對，只云隨彼西國人士而來，彼等謂先至漢城中華基督教會，我亦隨之而往。又詢隨彼等何爲？答以充其官話先生。彼厲聲曰：「什麼的官話先生？」余卽爲之解釋。彼似已知其義，卽曰：「汝爲彼等之奴隸乎？」其言時，奴隸二字，尙係以 *Servant* 代之。余不願作無謂之聲辯，答曰：「正是此耳！」西國人聞之大笑，彼亦作癡笑。彼且問且書寫，余見爲且係複寫，共有三份，蓋爲通知各處備查者。果余至漢城不久，卽有巡捕持冊來查詢。此等查詢，月或數次，可謂擾人極矣！彼致詢西國人士，亦時涉鄙夷揶揄之詞。猶憶及與余同來之美籍老處女，其人在華佈道已數十年，約六十歲左右，彼則堅叩其曾生幾胎，其人答曰：「我乃未嫁者，余之護照中不巳載明乎？」彼則反詰：「未嫁，卽不曾生孩子耶？我看殊未必然！」縱聲狂笑不已。此爲大和民族之國際禮貌歟？

海關放行，余等卽搭車赴漢城，約一小時而至。漢城車站，規模宏大，建築尤爲精

工，是余在本國中所未經見者。即彼西國人士，亦相與贊嘆不已。蓋漢城縮殺數鐵路，東南至釜山，西北通東三省，南達仁川，北抵元山，均於此爲起點，故其計劃設施，頗費一番經營。抑以其殖民政府之所在，乃故爲此雄偉莊嚴之氣象藉以震駭韓民之心目歟？彼朝鮮總督府之建築，費近千萬。悉以石料築成，突兀崢嶸，雄峙國中，門前街道之寬，達數十丈，氣勢逼人，森嚴可畏，致令經其前者，每於不自覺中輒爲之屏息躡足而過也。聞台灣總督府，亦爲東亞著名之建築物，於此亦可見日人用意之一般。余等下車後，彼西國人士分赴其所屬之教會，余則以某教士之介紹，卜居中華基督教會焉。

余於仁川初登岸時，見韓民無分男女，皆着白衣；於火車中眺望，沿途鄉民亦如是；抵漢城後，更見通國皆然。博襟大袖，宛如喪服，乍一寓目，殊可怪異。旋憶及殷制尙白，吾先民箕子封於此地，是其流風餘俗，猶有存者，此其一也。後則發現例外，即十歲左右之女童，多圍黑裙，上衣或紅或綠；而摩登少婦，則以裙多爲貴，三重四重者，往往而有，其色或淡綠，或月白不等；至其衣尙圓領，此無關於男女老幼也。大抵

韓民好遵古制，聞至今舉行婚禮，猶有身着古裝，頭戴紗帽者。爾時，舉國男子，皆已剪髮；然其罩網之制，尚有遺留。時見街上行人，於光亮圓顛之上，頂一黑色絲網，其狀突起，極形滑稽，儼然吾國舞台上之楊香武焉。尤有奇者，韓民喜穿夏布，然不必用於夏季，春秋之袂衣，隆冬之棉衣，亦復以夏布爲之。甚至棉衣之外，套一夏布大衫，或夏布背心，始覺舒適。此非尤似於吾國守喪者之披麻戴孝乎？

余居中華基督教會，凡五閱月，以海關註冊所關。仍用「趙盧若」三字，爲余之姓名，直至回國前夕，始得歸宗，故彼地僑胞，均呼我爲「趙先生」。會中牧師，爲張承權先生，遼甯人，年六十餘，善畫葡萄，時亦爲潑墨山水，常索余題。一次，渠作朝鮮故宮，隱約出綠樹叢中，以羣山爲背景，各國領事館依山錯出，而其國旗飄颺空際，益足形故宮之蕭條。余爲之題句曰：

綠樹濃陰中，蕭條一故宮；

江山無改色，不見大王風。

余向不作詩，因感於此老之滿腹壘塊，爲韓民繪此亡國之痛，不禁亦有動於中，故走筆爲之。余雖非基督教徒，然自十五歲，卽究心聖經，未稍間斷，其於新舊教派之理論，略能道其所以。每乘牧師之暇，卽與查攷聖經，或研究神學上種種難解之處。以是深爲牧師所獎許，禮遇殊隆；竟以其書房讓余居。漸次如家人父子，余因以獲無限之安慰。

同時。余更結識一友，亦逃亡中之堪紀念者。蓋會中設有小學一班，教員爲吳廷柱君，後倩余爲改名「覺民」，河南人，曾肄業北京高師，彼於十年前供職朝鮮中國領事館，因贅入韓女爲婚，遂家於此。其岳母頗饒於財，妻於漢城梨花女校卒業，淑靜嫺雅，非凡姿可比。吳君以家居無事，且係教友，卽爲會中所邀，充義務教員。每日必來授課，余因得與之相識。彼亦以居韓較久，眷懷祖國，見余如見故人，數次攀談，遂結爲知己。其時彼喜讀史記漢書，尤好韓柳古文。余復勸其一究先秦諸子，因購得十子全書一部，晝夜攻讀，並請我爲之講解。課餘稍暇，卽至余室相切磋。晚飯後，又自家而

至。其家距會約二里，日往返數次，不知勞倦。有時夜深猶不歸，大爲其夫人所疑，謂其涉足狎邪遊。吳君向之解釋曰：「會中新由祖國來一趙先生，學識淵博，吾從其受諸子之學，幾入於迷，此亦可謂狎邪遊乎？」多方辯解，其夫人堅不之信，不得已，尙須由余出證焉。

一日，吳君邀余至其家便餐，初不肯往，彼告及此情，余乃大笑，卽曰：「似此，則余必往謁尊夫人，使其一觀所謂吾兄狎邪之對象也！」至則晉謁吳君岳母及其夫人，談次間前疑始釋。其岳母爲韓人，年五十餘，貌慈祥，不能操華語，吳君亦不能操韓語，由其夫人反復譯述，乃得通款。吳夫人年約二十五六，已有二子一女，均歡依膝下。伊人不獨淑靜嫻雅，且亦慷慨練達，韓語之外，能操日語、粵語、及吾國普通語，均極熟嫻。其家蓄二婢，俱韶秀，蓋韓人女多於男，故蓄婢之風盛行。其室宇建築，仍遵韓國舊制，規模不大；席地居，亦古制；然其整潔樸素，條理井井。韓民無爵位者，無論其家產如何富饒，其宅居皆此類也。余自識吳夫人後，而吳君始得解放，日夜從余

遊，其治學之猛，實所罕見。然每至夜深，余即數促其返，笑謂之曰：「幸勿令尊夫人怨及我也！」嗣後余之衾褥稍污，吳夫人即令其婢女爲之拆洗；衣稍垢，亦代澀濯。吾於此，不禁與天涯知己之感。詎知其關懷亡命人尙有出我意料者！

某晚，吳君笑謂余曰：「吾知先生深於情，宜覓一有情人爲伴侶，未知其有意於斯乎？」余曰：「固所願也！但余落拓飄零，且囊空如洗，又有誰家子肯自造罪孽乎？」吳君急應之曰：「有！有！且爲一絕妙佳人，吾妻已代探其底裏矣。先生如有意，可望其必成，尊意如何？」余曰：「此事大唐突，幾令我如處夢中！蔣何辭以對？君所謂絕妙佳人者，究爲何人？願一問其詳。」吳君曰：「請聽之：伊人現在仁川，年華二十歲，丰姿綽約，見者無不驚其豔；而又性情溫良，才學亦富；家產素豐，曾在日本留學三年。父爲湖北人，李姓，於仁川經商有年，前歲死於病，母韓人，祇生此女，愛如掌珠。自其父歿後，此女即輟學家居，母女二人，相依爲命。常願贅一祖國人爲婿，支撐門戶；願此間華僑子弟，雖腰纏萬貫，而類多不學無術，難相匹配。彼母與吾岳母相

友善。女與吾妻情好尤篤，以故時相過從。日前彼母女相偕來遊，吾妻因與提及此議，並盛讚先生之品學不置。彼母聞之，大有意，即囑爲撮合。吾妻亦竊詢伊人曰：「汝願之否？」伊羞澀答曰：「那人如此好，亦肯垂念及儂？」似此，則先生此次來韓，想正爲成此一段因緣耳！」當時余聆及此事，不覺爲之心動。亦自忖念曰：余前此幾度之絕地逢生，莫非果如吳君之所言，尙須了此終身之事乎？余遂問曰：「能先與伊人一會否？」吳君曰：「此地風氣不開，於男女私會，多視爲非禮，恐彼母未必許其獨來相見耳，可容緩圖之。吾妻尙存伊人情影數幀，明日卽攜來一觀；先生通相術者，可先覘其福澤如何？」是夜，余思及此突來之事，輾轉反側。不能成寐。

次日，吳君果持伊人玉照交我，共三幀：一正影，一側影，均立像；一與吳夫人合影，爲坐像，余攜歸室中，一再審視，見其體態輕盈，天然瀟灑，而側面一影，尤婀娜多姿。此時心頭之快，縱罄南山之竹，不足以道其萬一也。吳君來問：「伊人如何？」余曰：「誠天人也！」然則先生卽願爲實際之進行乎？余曰：「願則願矣；然余與



伊人不得會晤，即憑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結爲姻好，終非妥計。以私情論之，余恨不早日諧合；但爲慎重起見，與其事後有悔，勿寧熟慮於前。此事，仍望尊夫婦代爲籌度！」吳君亦正以余言爲然，即許與其夫人再商之。

余猶憶爲十六年舊歷五月初三日晚間，吳君急急來報曰：「日前吾妻去函仁川，約李氏母女於端陽節來此一遊，現已得其覆允，先生即可藉此一識其母女。倘雙方無異議者，不妨於此吉日良辰，先行訂婚之禮，否則爲口頭之約定，亦未始不可。」余聞之，極爲同意，即答其依命而行。然夜來反覆思慮，心中頓覺撲撲不安。蓋自余與吳君往還以來，每至其家，見吳君所享受者，亦不過嬌妻美婢，坐臥吃穿而已。處彼亡國奴地位，有何精神上之足樂，有何事業上之可言，則大成疑問。且以堂堂七尺之軀，棄祖國而贅入他姓，不費心力之勞，坐享食色之安，除爲盲目之傳種而外，又將何詞以解？卽以自身論之，吾遇難之時，有多人慷慨救我，其必有望於我者至重；倘我祇知爲自身是務，而有「樂不思蜀」之感，其何以對救我者之熱誠？又何以對多難之邦家？復念及老

父之一生堅苦，諄諄以樹立人格爲訓，更何忍以苟媿自娛？念此種種，良自愧責！然伊人情影，又似依稀招我，不禁心爲之惻。理欲交戰，此勝彼負，是非莫決，權衡無定，悠悠哉悠悠哉，以永終夜！

然端午之會，倏焉卽至，時不我待，須爲之備。要之，吳君夫婦之熱情，既不可辜負；李氏母女之善意，亦不忍謝却，余最後之決定，乃只可結婚，不能入贅；且結婚之後，隨時可攜李女返國；伊母能同去固善，否則時來省視，亦未始不可也。余意既定，卽於四日下午告知吳君，屆時請爲先通其意，俟彼方如何答覆，再決進退。吳君聞余言此，卽曰：「忍李母不忍其愛女遠離也。倘彼母女同赴中國，而此間產業亦不易變賣，且日人亦不許其變賣。果如先生之意，則好事難諧矣！奈何？」余笑曰：「此則視吾之命運中有無此豔福耳！」實則吳君之久稽於此，其精神上之苦悶，時亦形諸詞色；卽彼於我之相識恨晚，戀戀不忍捨者，亦所以抒其多年來之憂鬱也，故其對余之言，未始不以計之爲得耳。

端陽節午前十一時，余應約至吳宅，而李氏母女已先我至矣。兩家母女正於室中攀談，吳君迎我入其書室，余曾見正堂窗內似有人外窺，此必爲吳夫人及李女無疑。此時余心怦怦而動，莫知所措。於吳君書室略談不久，吳夫人卽來告曰：「可請趙先生到堂屋坐！」余卽隨吳君夫婦前往。余見吳之岳母及李氏母女，急急由席地而起，由吳夫人爲之介紹，一時華韓語雜陳，亦覺別有有趣。當其爲余與李女介紹時，余不自知現何情狀，但見伊人於端凝大方中，略露羞赧之色，雖於微笑中只稱一聲「趙先生」，然其眉言目語，則萬斛幽情似已勃勃欲出矣。歸坐之後，一片韓語聲又起。余與伊人偷相窺視，目光一觸，則轉而他瞬，似恐爲人環伺者。伊則時與吳夫人談，余卽時與吳君談，漸次余與伊人亦可通語矣。伊操普通國語，最清晰，嚦嚦如黃鶯弄舌。余詢其曾在日本何校，習何科，伊謂於東京某校習家事，并選修英語。吳夫人對伊屢加贊詞，伊輒凝視止之，似嗔似喜，斯時尤覺其嫵媚也。相談片刻，婢女卽來速就食。是日饌食精美，多中國製法，蓋主人藉表敬余之意。飯後，余仍歸吳君書室，吳君笑問曰：「今日相聚如

何？先年能打消前議乎？」余曰：「情雖搖搖欲動，而理無可移！」然余爲此語時，心中若有戚戚焉。少頃，余卽興辭，而於李氏母女尤致拳拳之意。

次日，吳君來會授課，遲二小時，詢之，知其因送李氏母女登車始返。遂向其問曰：「李母對我之提議何如？」吳君頗呈失意之色，答曰：「吾固知李母不忍離其愛女也！然彼之致答，亦未涉拒絕之詞。只謂：『先生回國後，如卜居於沿海口岸，則伊人就嫁之事，亦未始不可從長計議云。』」余曰：「此乃李母退步之言，然亦祇有如此而已。彼李母，真可謂善於詞令者！」余自此豔夢頓醒，一心以革命是務。

朝鮮中國國民黨支部，向未設立。縱有少數黨人入境活動，亦爲自日本支部派來者。余意朝鮮雖爲日本之屬國，而朝鮮中國國民黨不應爲日本中國國民黨之屬黨，以吾人立場言之，無論朝鮮之處境如何，終必有其復興之日，應當以獨立國家視之。况總理之革命主張，以聯合弱小，抵禦強權爲務，是則朝鮮亦吾革命友邦之一。故朝鮮中國國民黨支部，殊有設立之必要。蓋一可策動僑胞，一可聯絡韓國志士也。且僑胞之居朝鮮

者，自江浙粵閩之商賈，以至河北山東之農工，不下十萬之衆。倘有一革命領導機關，啓發其民族觀念，喚起其愛國精神，亦屬切要之圖。吾既有見及此，乃慇懃吳君出而倡導。吳君在僑胞中，頗負衆望，故一經號召，則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而朝鮮之黨部以成。當時一切文件，多出我手，不過我所演者，乃屬後台戲耳。其正式委員，則爲吳君及華僑商會諸人。爾時中日國際關係，尙事敷衍；且彼以國民革命軍，起而與北洋軍閥對峙；正所以投其坐收漁利之計。故朝鮮黨部之成立，尙可獲殖民政府之允許，得以公開。惟每逢集會，或郵件往還，則督察極嚴耳。余向不作政治活動，所志者惟在教育學術之事；然魯督張宗昌竟錫我以「革命」頭銜，且勞其嚴令通緝，倘碌碌無所建樹，不惟內咎於心，抑且無以對國人；卽令仇我者知之，亦將啞然失笑矣。故余當時革命情緒，極爲熱烈，日出其計劃予吳君，請提交黨中施行，以爲人生當以革命爲天職，所謂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者，無非革命也。余於靜夜中，常思及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」之言，益覺日前却贅李氏之舉，乃事理之所當爲者。

然爾時黨中工作，純係義務性質。其有職業之僑胞，原無不可；而余爲遁逃之人，初至漢城時，手中只餘五六十元，一月之後，頓感無以爲生。因之余於此事，亦曾幾度籌思：吾知教會中牧師，待遇低微，而張牧師復攜有眷屬，此則決無餘款借我；吳君家雖富裕，然其經濟權操諸岳母，亦必未便過問。且余向以告貸爲恥，即明知他人力能相助者，亦難爲將伯之呼。坐是之故，余當日生活，幾陷絕境。孰料於一籌莫展之時，忽又有意外之巧遇焉。

一日，余與吳君偕遊城外羣山中，旋見一西人自遠而至。余指向吳君曰：「彼西人真雅興不淺，孤遊無侶，獨不懼虎狼乎？」正談笑間，彼西人已近，竟趨前與余握手，問曰：「張先生何以至此？」斯時余亦立辨爲英人 Dr. W. H. W. 牧師，其中國名字，則與吾已故林主席尊諱全同，乃肅然對曰：「一言難盡！」遂與介紹吳君，即請其少坐一談，乃相與各道近况，俱欣慰不已。此林牧師者，前曾在齊魯大學充地理教授，後赴青州佈道，並兼守善中學校長，與余父相友善。余在青島遇難，彼亦知之；惟不知余竟脫險來

此，故其一見余時，不禁爲之驚喜也。至彼何以來韓？則尙須有以補述者。吾人尙憶及十六年三月，南京金陵大學副校長遇害之事乎？其時革命軍攻陷南京，於秩序混亂中，而金大副校長不知爲何人戕殺，於是英美領事館，卽令所有在華僑民，一律到朝鮮暫避。前攜我出走之諸教士，卽係遵奉此項命令者。今林牧師之來，亦同此情。當時余與談話中，特囑其嗣後以「趙氏」呼我；而彼立卽改其稱呼，西人之可喜處，於此概見。至此吳君，因相知既厚，余已告其一切矣，故無所用其避忌。當其分手時，林牧師詢及余之生活工作等問題，乃始告以困難情狀。彼問曰：「頃聞來此之英美友人，正欲請一諳習中國文字學術者，從之受業，先生肯屈就否？」余曰：「倘諸友不以我爲學識譴陋者，余則甚願與之共相研習。」林牧師卽轉向吳君稱贊我，並告我以兩日後再聽消息，遂別。

林牧師果依約而至會中訪我，一見面，卽曰：「前日之事已成！諸友聞先生肯賜教，無不竭誠歡迎。現所商討者，卽爲時間分配問題。大約分三處講授，卽南城之長老

會，西城之美以美會，及北城之浸禮會。每處去兩天，每天授二小時，並願採用胡適之博士之中國哲學史爲課本，未知先生以爲如何？」余笑曰：「事恐難成！」彼問：「何故？」余曰：「牧師或有所不知，吾國古先聖賢，曾有明訓云：『有來學，無往教。』數千年來，已世世遵守之矣。因吾不敢背棄祖法，以故事恐難成。倘諸友果欲相共研究者，惟有此爲聚會之地耳。此等不得已之苦衷，幸望轉知西國友人，勿怪也！」林牧師爲之肅然曰：「吾與諸友，實不知貴國之良法美意，此當請先生勿怪！容余再與諸友一商，卽『來學』於此，當無不可。」此事經林牧師奔走數日，竟有六十餘人簽一名單交我，於是卽以會中禮堂，爲我登壇說法之地焉。此六十餘人中，男女約各佔一半，均爲在華之教士。其年齡自三十歲以上，至六十餘歲不等，是我當視之爲父輩母輩兄輩姊輩者，今反慙慙懇懇以從余學其所不知，殊令吾前此之妄自尊大，不禁對之生愧矣！然余旣已抗顏爲師，亦卽當仁不讓，要期深自勉勵，無負於諸友向學之虛心而已。

余第一次授課時，先爲講述吾國學術之歷史概況，及五四以來學術之新轉變，頗蒙



聽衆歡迎。嗣後講授或討論時間，約定爲隔日一次，每次仍爲兩小時。惟胡著哲學史，須函上海索購，於是又約定在書未寄到以前，暫以老子道德經爲代。余爲聽衆易於了解起見，常以耶教道理作比較之闡發；如老子之「報怨以德」，則比擬耶穌之「愛仇敵」及「尙寬恕」之精神；老子之「反於嬰兒」，則比擬爲耶穌之「天國中小孩爲大」之見地；老子之「柔道處世」，則比擬爲耶穌之「打右臉更轉左臉」之態度；老子之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獨立與不改，周行而不殆」諸義，則比擬爲約翰書中之「太初有道」，「道卽上帝」及「道爲萬物本原」之創造論。甚或以「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」，解卽爲西哲之「相對論」；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」，解爲西哲之「辯證法」；而「小國寡民」之理想政治，則更可解爲西哲之「烏托邦」矣。此種講學態度，雖不免有傳會之嫌；然爲契合於「因材施教」之原則，此亦無可如何者矣。彼濟濟一堂之男女老幼教士，驟聞我如此譬解，遽亦驚嘆吾國數千年前之學術思想，文化程度，已如是精深，如是進步，不禁視爲奇蹟，而彼等研究吾國學術之興趣，益復濃厚矣。及至胡著

學史購得，則又循序講授，其解釋之法，仍以設身處地之體察，而思爲巧譬妙喻之期合。於是西人一向藐視中國文化之心理，幾於一掃而空；卽對胡適之先生，一時信仰之高，亦筆墨之所難述也，彼等於每週罷講之時，卽有一人當場爲余集資。猶憶第一次時，余幾羞不能容，轉思西人之習慣蓋如是，亦卽強顏接受；然於無人之際，竊笑余已爲說鼓書之柳敬亭矣！

余初至朝鮮時，卽思探悉日人制下之韓國情狀。此時生活問題旣得解決，乃開始訪求友人，冀以增廣見聞。余於無意中，得識一彼邦之革命志士。其人爲李姓（今姑隱其名）；籍隸元山，時年三十六歲，體貌俊偉，氣度軒昂。能爲中國詩文，能操中國語言。於民國八年，朝鮮獨立時，曾被推爲支俄東南路總指揮，率兵由吉林延吉縣前進。不幸國內志士，迭遭失敗，李君遂亦被俘，幽囚永宗孤島三年。釋放之後，猶不時傳詢；卽日常行動，亦有偵探追蹤。渠任元山某教會中學校長已數年，一女年十八，充小學教員與迺父同具興復之志，嘗謂祖國不得解放，伊亦決不出嫁，藉厲其操。李君以事

來京，寓中華基督教會，故得與之相識。余二人修談數日，因以獲知朝鮮亡國後之種種慘象。據謂韓民思想黨派，極爲複雜：一曰老朽派。彼等封建觀念頗深，至今猶讀吾國之四書五經，視中國爲天朝，嗤日人爲醜類。依彼等之信念，一旦天朝赫然斯怒，必與弔民伐罪之師，救彼出離水火，登諸衽席也。二曰媚日派。彼等蓋驚嘆日本文化，而喪失其民族意識者。此等人類多受日本教育，而爲其麻醉。彼等輕蔑國人，凌辱華人，卽對歐美人士，亦覺不足重視，依其信念，惟有大和民族，日本帝國，始足爲萬民之王，萬國之主也。三曰青年獨立團。彼等於本世紀初，多屬維新人物，富民族觀念，痛感亡國之恨，亟思有以光復之。然自獨立運動失敗後，其意志亦復消洗矣。四曰共產黨。此輩多屬青年，蓋鑒於獨立團之失敗，以爲國小力弱，固不足以圖存；而狹義之愛國主義，亦屬目光短淺；故彼等標宗新義，另謀救亡之策。五曰無政府黨。此中亦青年爲之，類皆具厭世思想，其於前二派之荒謬妄爲，固痛心刺骨；而於後二派之救亡圖存，亦復無此信念；以故觸目盡不平之事，涉想皆幻虛之境；然其憧憬將來，猶有其

思想所寄之地焉。此數派者，略足爲韓民寫照，是卽李君當時之所述及，余又參之一般言論，而剖析其如此者。至於殖民政府之對策，則一主分化，卽於革命之黨派，亦聽其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而許其存在；要期其不相聯絡，不能團結而已。

復次，日人統治朝鮮，可分二階段：獨立革命以前，採取武力壓迫，實行愚民政策；獨立失敗之後，則實行經濟侵略，力謀文化麻醉。革命以前之朝鮮教育，多爲歐美教會所辦理，彼等盛倡耶穌博愛、平等、及犧牲之說，其實獨立團之份子，十九皆受此教育而聞風興起者；不謂耶教之於弱小民族，竟有如是之積極意義耶！殖民政府知放棄教育之失計，於是改變方針，力謀教育之普及，並實行加以統制。凡外人所設之學校，均須備案，其課程亦由殖民政府訂定之。所最要者，自小學校起，必須加授日語；其日語一門，或派日人教授，或派已受訓練之韓人充任。凡初到朝鮮者，見彼邦教育如是普及，幾誤認爲日人善政之一；但稍一留心，卽知此中之毒辣，殆有不可勝言者。今由其教育之力，已養成千百萬之順民矣。復有述者，殖民政府只辦中小學教育；而中等教育

方面；則側重職業教育。職業學校卒業後，即可供日人各類事業部門之工具，所得報酬，僅堪維持個人生活，決無餘力可以發展。余曾識一任職總督府之韓人，精通六國語言，辦事能力極強，而月薪不過六十元，餘則可以想見。全韓僅有帝國大學一處，且係預科，且係爲日人子弟所設；韓人則不能問津，復何有升學深造之機會乎？至於雜誌書報，雖不云少；但出版前，必經審查。余本欲一究吾先民箕子建國以來之歷史，奈坊間出售之史籍，凡稍具民族意識之記述，早已奉令削去，而以□□□□代之矣。一次，余與李君遊書肆，彼指□□謂余曰：「此即吾韓之奇恥大辱！」余爲之歎歎，默然神愴無以應。

至日人之經濟侵略，則賴其政治交通，雙管齊下，而遂其慾。朝鮮所有農業、林業、園藝、養參、及漁鹽等等，盡歸日人管理統制。全韓農民，皆日人之佃戶；全韓工人，皆日人之匠作；全韓商人，皆日人之售販。以是韓民之所入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饑民塞途，餓殍遍野；而此情此景，尤以鄉民爲甚。余所見鄉民住室之

簡陋，直不似人居，其衣服之襤褸，則形同乞丐，然鄉村之慘象如是，而各大都市則日見繁榮。其所以繁榮都市的目的，即在於經濟集中。各大都市遍設所謂朝鮮銀行，以便榨取。遷中產以上之家，聚之都市；復爲種種誘惑，以造成其豪奢生活。如妓館、咖啡館、及毒品售賣所等，到處皆是。富家子弟，則派有浪人，導其荒淫；金錢不足，則誘赴銀行貸款，以不動產作抵押，以故富厚之家，每見巡捕及銀行職員，逕來收沒其抵押產業時，始愕然悉其底蘊，但亦只歎歎嗟嘆而已。余前不云漢城車站規模宏大乎？彼由此而分貫全國，更復與海上運輸，密切連接。彼蜿蜒如長蛇之車輛，吸取其原料，吐送其貨品，往復循環，靡所底止，宛如腹中條蟲，非盡吸其膏血，無以慰其饑涎也。

殖民政府對於吾國僑胞，可謂面善心惡。蓋吾國人之赴朝鮮也，均爲獲利而來。自富商大賈，以至匠作苦力，莫不皆然。前者雖有嚴酷關稅之限制，後者則有登岸時種種之刁難；然權其利害，則仍屬得可償失。况吾國人之在朝鮮者，有十萬之衆，此於經濟政策上，適爲一大漏卮。惟格於中日邦交之所關，彼又不能公然驅逐華人，或禁止華人

入境，此當爲其所最苦悶者矣。於是而有挑撥華韓兩國人民仇視之計。當余之在朝鮮也，韓人聚毆華人之事，日必數聞，以致僑胞之外出者，無不相戒於途。此全爲旧入之操縱指揮，有以使之然也。甚或有中國商店，無端而爲韓人搗毀；於此情勢之下，吾人自亦有所控訴；而彼巡捕局者，爲顧全國際情面，即聲言追緝暴徒；然而前門捕入，旋即後門放出，且對此所謂暴徒者，更予以暗中獎勵，稱其有愛國之心。於是吾僑胞日陷於危懼之中，不遑甯處矣！後此，「萬寶山事件」發生，繼則朝鮮全境起而大殺華人，所有僑胞財產，盡爲掠搶一空，其中僅以身免者，亦云至幸。此即殖民政府挑撥離間大告成功之日，亦其獍豸兇惡面目完全顯露之時也。

然彼對於歐美人士果如何？據余所知，其於歐美人之懷恨，尤甚於華人。蓋華人一任其欺侮，無力與之較短長，論是非，彼可以爲所欲爲；而歐美人未可如是之易侮，此則適所以構其怨，宿其怒。而且歐美人可在其境內傳教，凡有教堂之地，即有附設學校，前此獨立團之志士，又多於此培養激發而起者，是其深仇大怨所不易磨滅者也。後

此教會學校中，雖有課程之限制，然不能盡如其願者，仍所在多有。因此凡歐美教士之背後，無不隨有暗探而爲其蹤跡之是趨。故彼今日之偷襲珍珠港，劫奪太平洋中英美屬地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

計余在朝鮮京城，居留半年，而所見所聞，難以縷述，此不過犖犖大者。於以見日人之陰賊險狠，吾人必不可不識此大敵；否則朝鮮之鑒，惴惴乎其大可懼也！至於所見朝鮮王宮，已改爲動物園，可謂盡侮辱之能事，是日人不以人類視韓族也。三五成羣之韓人，於街道角落中，相互注射嗎啡，可謂盡自殺之能事，是日人滅種之計已成也。許多中青年之韓人，每於羣山叢林中，姿飲狂醉，仰天痛哭，可謂極人世間之悲憤，是日人之殘毒酷虐，已深入有識者之靈魂也。反觀日本神社之莊嚴，日本街（即模範街之意）之香豔，以及遍地櫻花之燦爛，在在足以象徵大和民族之驕寵，吾不禁有天上人間之感矣！吾不禁有天堂地獄之感矣！

余於此尙有私人行爲之堪記述者：一爲余營救一台灣青年，而反受其辱罵。一爲余



冒昧訪一帝大教授，而強人侈談竟夜。前事爲人負於我，後事爲我負於人。讀者知我罪我，亦可於此覘我之所以爲我乎？

一日，余在樓欄閒立，見會中某執事正叱逐一形似飢餓之青年，其人約十六七歲，衣不蔽體，腋下夾書數冊，哀哀若有乞求，操華語，字音多不正確。某執事厲聲曰：「汝勿冒充中國人！汝顯係一高麗棒子（華僑對韓人多如此稱呼，頗含有輕蔑之意）！汝來騙誰？汝已三次來擾，再不去，我將擊汝！」某青年立辯曰：「我非高麗人，我乃中國人！我誠然一中國人！我更是中國之中學學生！我流落至此，沿途受高麗孩子之瓦石擊打，且以鼻涕汚我，我餓極！我無宿處！我懇求看耶穌基督面上，留我一宵，賜我一盂飯，免得餓死！免得被高麗人打死！……」彼正於「我，我」連聲中，聽者無不大笑；且彼此問曰：「試聽此乃中國何省何縣之語言？」張牧師聞之亦出，卽曰：「是必高麗棒子冒充中國人無疑也。」某青年又辯曰：「我是安徽懷遠人，我是山東濟寧教會中學之學生，我常爲英國白牧師掃地！白牧師回國了，我飄流至此！一衆猶不信，然余

已爲之心憫。且聞其道及濟寧中學，吾知濟寧中學之教務主任，爲余之學生張保泰君。余雖疑其語言，然據所稱述，而事非無因；高麗人之推斷，未必屬實。余向牧師請曰：「可否容其暫入，由余詢其底細？果係爲吾國教會中學生，則不論其國籍何屬，似宜略爲之助。」余既獲牧師認可，乃引彼青年入我室，而向其談詢。據謂：其父爲安徽懷遠人，久居台灣充苦力，已故。母爲台灣人，於彼十一歲時，亦辭世。彼曾肄業於台灣小學，通日語台灣語，初不諳國語。父母雙亡後，隨一父執返祖國，爲人充童工，漸習國語。輾轉至濟寧，爲白牧師收容，爲雜役，半工半讀，以至今日。自金大副校長事件發生，白牧師返國，無所歸依，始飄泊來韓。彼青年身世，大略如此。余曾詢及數人，談及數事，彼亦知之。余問：「汝來韓之目的何在？」彼曰：「猶欲半工半讀。」又問：「汝能作何事？能吃苦否？」答曰：「我能駕駛汽車，能充日語翻譯，能爲廚工，能作一切雜役：任何苦頭，我均能受！」余思彼「每下愈況」之能力報告，無非見其謀生情切；但駕駛汽車一事，余諒其必不勝任。余笑問：「汝駕車之術如何？」答曰：「我會

於郊外寬馬路上駕駛數里，未翻覆！」彼之答詞，多可笑者，不及詳述。最後，我告之曰：「容我代向牧師懇求，暫允汝留居數日；工作事，並可求其介紹。吾意汝可到工場中習作，汝願之乎？」答曰：「願甚！我能吃苦！」經余向牧師商請，即允暫留數日；介紹工作之事，謂甚非易易。余先送與數元，資其生活，彼感激淚墮。數日後，會中促其離去，彼哀懇與余同居，炊事可由彼負責，謂我不須更至飯館中就餐矣。爾時，余爲其窘狀所動，當即允之。但向其一再聲明曰：「我亦流亡之人，借居於此，力不能助汝。汝宜自爲之計，早謀出路。當知余決不敢視汝爲傭人，汝乃余流亡中之忘年友耳。其於日常生活，錢由我出，飯由汝做，食則同食，兩不相虧。但吾力不能食二人，故仍請汝早爲之計。」彼聞言大快，立向余跪謝，余急扶之起曰：「君乃誤矣！余不言兩不相虧乎？汝何用其謝爲？」自是彼即與余同室而居，會中人均竊笑余之多事也。不意其所謂「能爲廚工」，全屬誑言。彼所製米飯，非如稀粥，即生硬，即枯焦。火爐旋燒旋滅，日必數次，糟蹋煤柴至多。言其製菜之技，則可笑尤甚。炒則手續顛倒，煮則水量

無定。余本不諳炊事者，至此亦須動手，更進而越俎代庖。是則彼非我之廚夫，我反爲彼之廚夫矣。余於此得粗知烹調，皆彼青年之所賜也。余向不食辣椒，彼則嗜若性命；余向不食海味，彼則見魚類而歡呼。余往往徇彼之請，而勉與共食。此等啼笑皆非之事，不勝例舉。當余行將絕糧之日，曾示意望其離去。彼則置若罔聞。後復明與之言，彼則苦笑漫應之，然終不肯行。及吾爲西人講學之際，生計略定。彼則更無去志矣，余以此自趨苦刑者，一月有餘，時爲會中人談笑之資。然彼青年亦有特長，卽嫻熟日語是也。每當日人來會檢查水電表時，彼則迎前與語，一片咕戛之聲，響達數室，此爲彼願盼自豪之日，以爲非彼莫屬者。蓋會中人均不諳日語，遂得令豎子成名。余漸而爲其所卑視，想亦以此之故。一日，余正與之共餐，而會中某執事亦在旁與余閒談，此人卽當日斥其不許入門者。詎意彼青年正饜饕大嚼之時，突然向余曰：「趙先生，付我錢！付我月餘之工錢！我要作路費赴日本帝國大學去求學！」彼言時聳鼻作態，意爲我必無詞以對。實則此等突襲，誠爲出人意料！余倉卒應曰：「我實無錢付汝！」彼曰：「無

錢？不成！」余乃笑謂曰：「君善忘乎？試思汝何以得與我同居者，吾初不再三聲明，汝祇爲我之忘年友，汝非我之傭人乎？倘汝果如此健忘，今當再告汝一言，卽青年人貴有獨立性，否則卽不應各地亂跑！吾二人當從此分手，數十日之相處，權視作一夢可也。」彼聞言大怒，擲碗起立，指其鼻端而言曰：「我有獨立性！我有獨立性！我無獨立性，卽不來海外，我來海外，是卽有獨立性！趙先生，汝勿蔑視人！我看汝將來亦須戳狗牙！（戳狗牙者，卽討飯者之俗稱，不謂彼青年未學好國語，已先通方言矣。）我有獨立……」語未畢，忽劈拍作聲，而其面上已着數掌矣。蓋某執事觀彼狂態，早已憤不可遏；然渠爲窘我好事之故，初猶忍而未發。至此渠乃大張撻伐，聲言其忘恩負義，一時拳足交加，立逐彼青年以去。其時，余受此刺激，且羞且忿，默坐中，猶聞某執事於門外冒聲不絕也。某執事入謂余曰：「望先生以後少管閑事！此種年月，好人不易作也！」言下大有譏余之意。余對曰：「此事余非不知，但有時情動於中，每不能自己，故往往受欺騙，貽羞辱。以今日事言之，余固不能無憾於心；然賦性如此，恐終難改變。

也。」某執事乃唯唯而去。余急詢會中某工人曰：「彼青年何往？」答曰：「猶在不遠處徘徊未去。」余曰：「彼尚有物事在我室，請速爲送去！」余歸室檢出其一破衫，一華英字典，一英文舊雜誌，此外無長物，更附日鈔十元，託某工人一併代交，且請其轉語曰：「此些須微數，切望其掙節使用，以至餓死爲極限，努力奔赴其前程可也。」此事不久，張牧師悉此原委，卽對余倍致敬意，竟將其書室讓余以居。

至余冒昧訪友之事，蓋因漂泊異域，孤陋寡聞，偶從一北平人張達齋君處，得知帝大新聘一中國教授，且自故都來者，卽欲往訪，藉探北平近狀。惜張君不知其姓名，亦不詳其住址，莫由以進。一晚，張君欣然來報曰：「先生欲訪之人，今已探悉爲魏建功先生，現寓某旅館，先生識此人否？」余曰：「久聞其名，未與之識，此人爲吾國之音韻專家，學識極富，兩宜往訪，君能導我前去否？」張君曰：「余亦願識此學問中人，卽可偕行。」張君係在某機關授日人華語者，故於音韻一道，亦欲略知梗概，乃相與俱去。時晚七時餘，抵某旅館已八時矣。余以「趙虛若」姓名通見，得允乃入，而魏

先生已在室外相候。時魏先生年僅三十餘歲，氣度溫純，性情和藹，一見卽如逢故人。就坐後，未事寒暄，卽佈肺腑，抑亦同處異國之中，自不覺親切如是乎？張君數促我行，我戀戀不去；後張君一人興辭，我亦聽之。主人願否我留，我亦不顧。時至夜半，猶不言還。吾二人修談北平掌故，修談相識不相識之人物，修談五四以後之學術風氣，最後談及各人之生平與志趣。不覺而東方既白，不覺而烏陽掛空矣。計余二人所談，恰恰爲時十二，古人所謂「竟夜之談」，尙不足與此相比併。後此唯與一老友鄒湘喬君，一談二十四時，開生平之唯一記錄。然余於魏君爲一不速之客，恐天下古今未有如是之訪友者也。

次日，張君遇余，乃大怨不止，謂昨夜興辭下樓時，其皮鞋不翼而飛。苦尋不得，惟有剝襪而歸。蓋日本旅館，猶爲席地而居，故一涉其藩，卽須脫履而行也。張君責怨之意：謂彼陪我訪友，我宜陪其同返；我竟不返，而使其獨返，是一不恕。如少坐卽去，其皮鞋未必被竊；以我故事延宕，遂令其狼狽於途，是二不恕。我與魏君素昧生

平，一見即喋喋不休，妨人清睡。是三不想。當時余笑應曰：「余既有此三不想，亦難望他人之恕我矣。然則君之皮鞋，理應由我賠償。」大笑而別。

猶有出乎常情者，余訪魏先生，止此一次。當時余只顧與其侈談，未及告余住處；魏先生即欲訪我，亦不可得。「似余半生來欲吐之言，已盡傾洩無遺矣，再晤或竟無一語，亦未可知。事過十五年後，始得與魏先生重會於四川青木關，而以真姓名請罪於曩年之相擾，蓋吾十餘年來，愈思愈覺當日之不可恕也。

余在朝鮮半年，始終與吳君朝夕見。彼西國人士，後因北平華文大學，移至朝鮮之信義州，乃赴彼地就學，余遂罷講。該校即以攜我來韓之杜禮華先生為校長，杜先生約余同往任教，余以即將返國辭謝。十六年九月下旬，朝鮮中國國民黨支部，擬向中央立案，僑胞公推余及吳君為代表。行前餞別，余始吐露真名；然代表書名，則又為「張繼志」。余回思余父自清末革命，最先加入同盟會；民元，以力主毀廟興學，竟被視為「國民公敵」；幾遭袁世凱殺害，而革命意志不少屈。余當時革命情緒，高達極點，辭



聘教授之職，却贅紅顏之家，所爲何來？一言以蔽之曰：爲革命耳。故以「繼志」誌余名。繼志者，蓋以繼國父家父之志也。其時余不敢取道原路。恐船經煙台或青島時，爲邏卒所獲，乃與吳君由漢城搭車至釜山（朝鮮東南海角），沿途隧道極多，火車穿洞而過，忽明忽暗，亦頗有奇趣。然鄉村中房屋湫隘，爲生平所僅見；所有鄉民，無不形如餓鬼。極目慘象，深感亡國之痛，而民族革命誠不可一息或懈也！車至釜山，照例受水上警察檢查，但不似入口時之嚴厲矣。聞卽有輪船駛滬，乃亟購票登輪，船經黑水洋時，而狂風驟作，兩日一夜未息，乘客中不暈吐者極少，余尤暈之不能動，以是海上風光，未得領略。太平洋之不太平，此其兆歟？然余終於得見飄揚滬濱之青天白日旗矣。

## 六 長江飄流記

余自朝鮮返至滬濱，其觸於目而快於心者，第一爲招展於空際之黨國旗，次則爲服着灰色軍衣之革命戰士。當時卽遇一任何軍人，無論其曾經參加革命鬥爭與否，輒以無名英雄視之，一似彼等爲報不共戴天之仇者，往往因感激而淚墮；又恐爲他人竊笑，則強自抑制，或轉涉他念以擾之。此固由余曾被軍閥所通緝，而幾喪厥生，而亡命海外，今竟得返自由樂土，其悲喜交織之情，自不禁迸溢與俱發；然其時余之革命熱潮，實亦如黑水洋中之風濤萬丈也！

余與吳覺民君留滬三日，以秋初天氣酷熱，未便多事遊覽，卽行搭車赴京，暫寓下關某客棧。時張宗昌軍，於浦口隔江砲擊，彈聲越空而吼，時有所聞；夜來風聲鶴唳，悲笳交鳴，尤覺淒厲。然余等乃爲朝鮮黨部立案而來，自謂身負重責，縱處此戰鼓聲中，亦無所懼，且反以此壯行色也。次日，余與吳君卽赴中央黨部，進行立案手續。先訪

友人崔唯吾君，意欲請爲介紹引見，於談次間，始知海外部長蕭佛成先生，已至暹羅，部中無人負責，殊令人大失所望。後經崔君介紹，由海外部某幹事接見，余等呈遞請求備案文件，彼似不措意，茫然問曰：「汝等爲朝鮮人？抑係中國人？」余代答曰：「余等俱爲中國人！今受僑胞之託，特爲支部請求立案而來。」經余詳加說明，彼始似有所悟；然其答語則曰：「蕭部長不在，此事無人負責，汝等明年再來可也。」余知事屬無望，不必枉費唇舌，乃扯吳君與辭，悻悻而出。時南京政府，自蔣先生辭職赴日，諸事卽無形停頓；顧當時之政情如何，余等則茫然無所知也。余與吳君歸而磋商；何不西走武漢，更事接洽？計議已定，於是而有西上之舉。然其時張軍沿江北據守，自浦口而西，直至和縣一帶；孫傳芳軍，則自浦口沿江而東，時思偷渡，故中外商輪，無敢於下關停泊者。惟聞外國輪船，可自上海駛行，直達武漢。余等不得已，卽決意重返滬上，以便湖江西來。此後，余等卽入於困頓艱險之境矣。

余等於南京亦留三日，復於砲聲隆隆中搭車赴滬。車至鎮江，卽以戰謠頻傳而停

駛，次晨有車東開，再前往。不意行至蘇州以東，車忽停止；旋見一大殭車，顛覆於地；敵人暗將鐵路破壞，未經覺察，遂令夜行車越軌遇險。倘余等所乘之車未止鎮江者，或竟先罹其禍，亦未可知。至此，乘客又紛紛下車。據云：須步行五里之遙，始抵一小站，可由滬派車來迎。讀者必謂：此等短距離，即步行又有何難？但余與吳君各攜行李二件，其重量爲余等所不自勝；欲覓人肩挑，而又遠隔村落。正踟躕間，忽聞北方槍聲，密集傳來；而吾軍護路者，亦各實彈警戒，如臨大敵。有謂槍聲發自江北岸者，亦有謂孫傳芳軍已渡江者。一時乘客紛擾，倉皇無以爲計。余與吳君商定：行李可迭相看守，迭相前移，卽一人只攜一件前去，至數百步置之，再返亦如法而行。似此，則更迭守望，亦卽各得休息。五里之遙，四倍其程。汗出如瀉，氣喘若牛。狼狽之狀，概可想見。其時乘客中，仿吾法者，頗不乏人；然有攜眷前往者，其嬌妻豔女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而又驚慌失措，其狼狽尤甚。余向吳君自嘲曰：「算數中有所謂龜兔競走之故事，余等殆彼龜之不若也！」惟自助勝於天助，余等蠕動不息，終於共登彼岸，是所

謂兔也，龜也，余與吳君也，及其成功一也。抵彼站時，天已暮矣，今已不復知其站名，惟彼地蚊蟲叮膚之痛，則畢生不能忘。余曾於臂膊股脛，撲捉數蚊，就火燭之，其大驚人。余等飢腸轆轤，不謂此物乃獲享意外之盛饌，羨妒之意，不禁勃然欲生。時聞太太小姐輩，如觸蛇蝎，呼聲尖利，旋即大罵「死蚊」不止，亦有某老太婆。似出其平生「罵鷄」之慣技，盡洩於此吸血之惡物。猶憶其惡罵之精悍絕倫數語，余殊羞澀不敢記。詎知此惡物者，咒罵由人咒罵，而口福彼自享之；猶復嚶嚶然，翩翩然，式歌且舞，以慶其畢生難逢之際會。不料竟夜候車不至，而人蚊合演之大喜劇，遂得順利進行以終其幕矣。

次晨餓極，站上無售食物者，惟有隱忍待之。然同行中有出麵包牛肉共食者，則饑涎欲滴，恨不與之相識。其他乘客，亦睜睜然相環視，徘徊其側而不忍去，一似慰情聊以勝無者。彼共食者，亦覺他人之注視，不安於心，則卽於囁咽中仰而四顧。值此時也，衆客不約而同，羣相詫曰：「滬車何以尙不至？」蓋飢者竊視人之進食，必現可憐

之相，一被發覺，自不禁赧愧於心，急思欲掩其醜，又無以爲詞，於是出以衆所期待之事，而形諸口語，冀可消納寒愴於無形。不圖此一事也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不鳴則已，鳴則共鳴，宛如時人之呼口號者，其寒愴之情，是愈蓋而愈彰矣。社會革命之來，臨，必先有如此窮形盡相之情導于前，而暴風雨之勃發繼其後。斯事雖小，可以喻大，幸而蜿蜒咆哮之滬車至矣，始得共躋于康莊之途，而各遂其欲。

余與吳君下車後，先至北方開設之麵食店，飽餐大餅牛肉一頓。回憶其滋味之美，珍饈玉饌，均出其下。並且食且相戒曰：「嘗知詩人杜子美，爲一頓牛肉飽死者！吾等碌碌無聞，縱令蹈其覆轍，亦不過陰曹中添兩名餓死鬼而已！後人誰復更爲記其事者？且少食！滬濱之大，有錢皆可供吾等一飽，不比於昨夜之荒涼小站蚊蟲世界者矣！」吾二人相向大笑，笑聲驚四座，余等不顧；驚羣丐來索食，即一一與之。數日悶氣，至此頓釋。略事舒息，即赴黃浦碼頭問船，適有英輪即將直駛武漢，余等乃復得以船爲家矣。時聞孫傳芳軍已自某地渡江，正與國民軍激戰。余等竊幸早來一日，否則即欲爲

「龜兔競走」，亦不可得。今既託庇英輪，縱航行火綫之中，亦無所慮；非惟無慮，轉可兼以一觀革命軍之戰績也。

日將落，船始開行。余與吳君各購中山全書一部，以備於長途中閱讀。然昨夜未得交睫，于飯館中一度飽餐興奮之後，尤覺疲倦，故方始登船略定，即欲昏昏入睡。余等以川資不充裕，所購船票爲吊鋪，其擁擠污亂，令人刺目，不謂英船一入中國內河，即已爲中國化也！此時余所需者，厥惟睡眠；至艙位之等第，船中之秩序，又何干我事？於是取出中山全書，手持一冊，餘則以之爲枕，遽然而臥，其鬆快舒適，直飄然有凌雲之概。手中書讀未數行，已栩栩然夢爲蝴蝶矣。余於夢寐中，似覺一陣叫囂混亂，棟折梁摧之勢，始欠伸而醒，見驕陽穿牕而入，蓋已至次日晨刻將盡之時。聞槍聲密如急雨，一片喊殺之聲，震動天地；船中乘客，羣相驚呼曰：「流彈！流彈！」居上鋪者紛紛下跳，蹣跚於船板而不敢動；下鋪者亦如之。余雖大夢初醒，尙不失本能之反應，亦足而下，亦效衆人之所爲。乘客伏臥相向而問曰：「槍聲何來？船已至何地？」有清醒者告

曰：「南岸卽爲龍潭，此乃孫軍渡江者正與國民軍惡戰也！」漸次而胆大者先行起立，出而就眺；余見人起亦起，亦走立甲板遙望；實則此時已逾危險地帶矣。時江南數村落，烽烟四起；而槍砲聲，殺喊聲，不絕於耳。忽見孫軍自一叢林中，棄守而逃，且奔且仆；而國民軍乘勝逐北，亦穿林中而出。於是追軍之步槍聲，雜以某高地之機關槍聲，又如暴雨之疾馳，如狂風之驟至。而船上乘客，亦不禁搖手吶喊，裂喉而歡呼。旋見遍野孫軍，不霎時而被殲於江岸，亦有爭先跳水圖逃者，遂爲滾滾洪流，捲沒以去。猶聞數處槍聲，自遠而至，不能蹤其所自，衆感不快。然回思蝓伏如蝟之時，此亦足以誌見聞矣！後聞孫軍之渡江者，悉數被殲。此龍潭之役，大足振革命軍之頹勢，而孫張聯軍日思捲土重來之志，經此痛擊，乃不敢僥倖以逞。當時，余等直至一無所聞，始各反居舖位。俯而就視，方覺衣褲盡爲船板煤灰所污；兩足亦因驚恐興奮而未着履，居然如熊掌矣。所有乘客皆然，並無他人皆濁而我獨清者。且此等「臥倒」演習，自龍潭以上蕪湖以下，先後不下六七次，亦殊失大英帝國之尊嚴矣。蓋爾時南北軍據江對峙，一



發現敵人蹤影，則隔岸射擊，以故流彈或越空而過，或觸船窗而碎之。蕪湖以上，即入安全地帶，乘客中有談笑自若者，有鼾然大睡者，有玩撲克者，亦有以胡琴伴唱海派皮黃者。余與吳君則臥讀中山全書，兩岸名山勝蹟，亦不暇瀏覽憑弔。惟船過小孤山時，見其突兀江心，頭角崢嶸；馬當之險，亦足驚異。至於當年火燒赤壁之史劇，水戰洪楊之軍容，則不復探索其果在何許矣。及抵漢濱，而所讀中山全書，亦適卒其業焉。

時武漢政府，已清黨兩閱月。此革命勢力，原爲一合力集團，故自蔣先生領導北伐以來，所向無敵，軍閥望風而逃，惟恐不速，一年之後，即已蕩平大江以南，更進而直取皖北豫南；自馮煥章軍之出潼關，而軍威益壯，屢屢乎有腰斬齊魯，氣吞燕雲之勢矣。倘繼茲和衷共濟，戮力革命大業，則北伐成功，何待十七年始克實現？不幸中途頓生挫折，將此革命洪流一分再分，其勢幾至各不足以自存，徒令殘餘軍閥，苟延其歲月，而爲死灰復燃之計，念之能無憾乎？今即武漢政權言之，亦已名存而實亡；以經濟論，則政府發行之紙幣，既毫無信用，以政治論，即嘉爾之武漢三鎮，猶無力推行；至

於社會秩序之紊亂，工商百業之彫敝，以及民德習俗之墮落，不惟無革命新興之氣象，直同大難劫後之墟壘矣。然余等既負有僑胞使命而返國，則失之於東隅者。猶思收之於桑榆，故朝鮮支部立案之事，尙圖於武漢政府有所請援。其時。友人中居政府機關者，頗不乏人，乃分別晉謁，而求爲之助。得范子遂兄多方指示，乃將支部成立情形，分呈於中央黨部之組織部及海外部。旋蒙海外部長連升海先生接見，對余等之來，倍加獎慰；並令卽日由旅館遷至華僑招待所暫居，款供飲食。余所撰之請願書，敘述朝鮮僑胞情形頗詳，並於漢口國民日報得發表焉。連部長命余等靜候，俟有具體規劃，卽派回朝鮮工作。長江飄流至此，始得略資喘息。不久，南京特別委員會產生，而武漢政府亦改組爲政治分會，雙方政見，自難融洽，更何暇顧及海外黨務？以是余等坐困，殊無聊賴。時同居者有一爪哇支部代表謝君，亦返國有所商請，以久不得批示，乃先行過返，諉余代負其責。至此，余雖身負兩重任務，然無一事可爲，不過每日坐糜三餐而已。吳君亦因回國後，大失所望，屢思歸計；余則勸其稍候，不妨覓一黨政機關，暫入工作，

藉以練習辦事手續，備異日返朝鮮時，可資支部黨務領導之責。後由范子遂兄介紹，吳君卽入政治分會祕書處工作焉。

至余個人方面，初有至武漢大學任教之議，嗣聞該校經費無着，校務不得進行，其在職教授，每月所得生活費，尙不足十元之數，余因是遂亦作罷。後徐準起君，受命出掌漢口第二中學，同鄉徐軼千君任教務，聘余爲國文主任，遂應命焉。然該校亦因種種困難，開學無期，故余仍爲徒擁虛名。當此時也，可謂苦悶已極，奮興之志，不禁爲之一灰。日坐無事，乃得盡閱招持中所存武漢政府極盛時之會議紀錄，及有關國共兩黨之一切書刊。頓覺前此居軍閥勢力之下，一切未見之事得見之，一切未讀之書得讀之，其於個人思想方面，不啻一度重生。余因國民政府之會議紀錄，得略見前此之革命精神，乃足資參考之政治文獻也。其時國民黨先進之著述，余最愛讀者，爲胡漢民先生之學術論著。渠已能引用新方法以治學，較諸五四以後之整理國故者，可謂大邁一步，於黨國元老中，實不多覩。至共黨書刊中，余得見數年來之嚮導週報，及左傾後之新青年

月刊。其中陳獨秀，彭述之，瞿秋白諸人之文字，確有一種火辣銳利之氣，頗可引人入勝。然余印象較深者，爲唯物辯證法之邏輯。其研究結果，使我幾欲吐棄前此之形式邏輯，頓悟今是而昨非。後此余喜讀社會科學書籍，卽種因於此。例如南強書店，崑崙書店，及神州國光社先後出版之此類新書，實亦所讀不少。余當時之見解，以爲唯物辯證法，固可用之以釋無產階級之革命理論；如脫離政治作用而獨立，亦可予學術研究上一新的途徑，蓋達爾文之進化論出，而世之學術一變；馬克斯之辯證法出，而世之學術又一變。學術工具，原爲天下之公器，固不當有所畛域；而工具之可以用於此，可以用於彼，亦猶水火之可以生人，可以殺人也，要在用之者動機何如耳。再後，則視此等理論，爲一種物觀的辯證哲學，尙不得以純邏輯視之。究實而言，則形式邏輯，數理邏輯，自有其堅不易破之壁壘，然爾時尙未見及於此也。

自武漢政府改組後，華僑招待所卽無人負責，余等雖可非法居此，然膳事須歸自理。其時余拮据萬狀，告貸無門，所有相識，無一不窮。吳君供職政治分會，亦無所

得，日以生計爲苦，余乃同意先返朝鮮，順道至南京爲支部請求備案，以圖早敘其天倫之樂。吳君去後，余每日自買柴，自煮飯，或僅購北方大餅充飢。有時借得幾文，則飽享數餐；如或不繼，亦隱忍受之。吾猶憶所中所存之「反動刊物」，以無錢買柴，讀後則均以代薪。不圖於朝鮮決然却贅之後，竟獲如是之惡果？時余常渡江遊登黃鶴樓，見醫卜星相之徒，尙能自活，余甚羨之，竊吾年來亦時研相術，尤喜究心手紋之學，常戲爲人觀察，往往而中；曾於朝鮮歸途中相一福建老翁，謂其子嗣不多，彼則不禁淚墮，而許我爲「神相」；蓋彼老翁者，子嗣全無也。亦曾爲漢口某銀行職員，察其手理，而使之心折，立享我以盛饌，且有數友並得沾口福。今觀彼等尙能以薄技餬口，我何不隱姓埋名，亦效彼術士之所爲？亦常至漢陽歸元寺，訪彼長老談法，見其養尊處優逍遙自得之樂，余甚妬之。又思吾之佛學造詣，雖萬不及高僧大德；然以之與俗僧相齒，未必非較勝一籌。今觀彼等猶有此人生之皈依，我何不棄俗出家，亦效彼僧侶之所爲？然此不過一時之幻想，余終無此勇氣也。余每於平旦之時，痛自咎責；所謂「君子固窮」

者，當作何解？所謂「箠食瓢飲，不改其樂」者，又作何解？興念及此，則不禁惕然以懼！夫以革命情緒熱烈之人，不數月而頹廢至此，誠屬可恥；然當時環境所予之刺激，亦不爲無因耳。未識今之賢者，亦有與余當年同其幻妄者乎？

於此時也，余曾爲一善事，亦或係一罪行，并願誌此。以待世之知我罪我者。華僑招待所中，寓有一南洋歸國之Y姓女子，約三十歲左右，籍隸H省，曾在荷屬羣島充小學校長及教員十餘年，精通馬萊語，善交際，富幹才。返國後，入漢口婦女黨務訓練班卒業，因供職武漢政府。以華僑關係，得寓居招待所。前時所中供膳，余每與之同席，然從未交一語，彼亦對我漫不注意也。不久，伊人忽病，聞罹傷寒。初猶有人來視疾，繼而病勢加重，而來者漸稀，後則竟無一人來。所中同人，多因傷寒傳染，又慮伊果一病不起，將何以謝責？以是均不致意。余往往經其門前，時聞其呻吟哀呼之聲，輒爲心惻。余知此病宜多飲開水，否則易生危險。然其病前既未交一語，今卽願爲之助，又何能冒昧以進？思維再四，終不忍坐視其死而不救也。白香山詩云：「同是天涯淪落

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？」余當時之心情，正亦同此懷抱。一日，余竟悄然入其室，詢伊曰：「渴乎！思飲否？」伊回面而視爲余，頗驚異，旋露感激之狀，眼淚奪眶而出，頻頻點首曰：「勞駕先生，爲取一盃水足矣。多謝！多謝！」余乃急赴廚房，取水至，移一櫬於其床頭，置盃其上，卽避去。詎意此盃水之緣，而孽債遂不可解矣！

時伊病正在熱度上漲之際，必須多飲開水。余旣爲其送第一盃水，則第二第三以至第無量數盃，均不能辭其責矣，除每日爲其燒水外，并須爲親煮稀飯，以調攝其體氣。余手中無錢，不能爲購牛乳雞子之類，物力之援助，止此而已。然余知傷寒一症，中西醫均無特效之藥，病者惟有靜臥不動，以俟其自愈（聞傷寒以二十一日爲一週期，過此週期，卽無危險矣），乃嚴切監視其側，不許其轉動。除便溺之器，不便照料外，余已儼然爲其唯一之看護矣。此時同居者，非笑我痴愚，卽謂我別有用意，我亦不顧。惟當伊人病勢沉重之時，昏迷而復甦者屢屢，則於自身利害，始有所慮及。卽伊人萬一不諱，我將何以自處？倘警察來查驗時，將何詞以對？彼家人來質問時，又將何詞以對？

余固可告之以實情，如不見信，又將奈何？若以此竟與訟事，則此彌天冤枉，更何以昭雪？此中不測之禍，實難預料，隨時可以災及其身。偶念及此，往往不寒而慄。然當前之病人，復何可中途撒手？事已至此，亦惟有付諸天命，默禱其早見轉機，竊幸其以漸康復而已！如是者數日，而伊人略見清醒，熱亦漸退。又數日，則險期始過。前後經二十餘日，方告無恙。當其將愈未愈之時，伊常思起坐，或於室中試略走動，余則嚴戒不可。伊人曰：「非我不知靜息，以常累先生照拂，心實有所不忍！故於自身瑣事，願早日能自理也。」余曰：「汝勿多慮，且須靜養，必不可動；否則一旦再發，又須苦臥數十日，爾時病弱之驅，恐更難支持矣。」經余嚴戒後，伊人於感激之下，又似十分畏我。往往正擬起坐，聞余來，則急遽復臥，閉目覆衾而伴睡；我亦若不之覺，然心竊笑之。此等情形，亦有掩飾不及之時，伊則赧赧然向我解釋曰：「頃間適有私事，並非故意起行也。」余笑曰：「身體屬汝，汝當自愛！」伊人於靜臥中，常爲余語荷蘭人宰治南洋情形，及馬來民情風俗諸事，娓娓而談，余亦聽之不倦。如是者又若干日，其體氣



漸復，亦可少動無虞矣。余私心慶慰，殆不可喻；自此之後，余卽不常入其室。當時余之所慮：蓋恐伊人因感激我，而爲以身圖報之計；實則余於伊人，祇有同情之心，決無愛戀之意。不過以盃水之緣，欲罷不能，因而爲盡看護之責。今其病體已愈，我職卽爲終了。此事，僅可爲余飄流中堪回憶之紀念，決無容其圖報於其間也。孰料後此竟而糾纏不得脫，因以爲感情所誤矣！

自伊人病愈之後，余每日煮飯，伊卽爭先代庖，我不忍拒之。伊偶借錢到手，卽購魚肉之類，親爲烹調，約我同食；實則伊專爲我而設，此意我甚知之，亦不忍謝却。在他人視之，必謂吾二人已越乎友誼情分；然始終心有所戒，不敢多涉感情語，以自誤而誤人。惟伊對余表現之情感，似有過分親密之意，余益覺心不自安。此時唯一善策，卽二人中有一人離去，或可得以緩和，而消此孽債。不意余正擬遷居第二中學時，而伊人鄭重向余提出婚姻問題，其當時情感，哀怨異常，語語動人，聞之酸鼻。伊謂：「自十七歲卽隻身漂流南洋，自力謀生，教讀於華僑學校，十餘年間，舉目無親，幾經大病，

類至死地。幸賴節衣縮食，頗有積蓄；不料存之商家，而商家破產；放之僑戶，被僑戶騙去。歸國以來，再入學校，原思力自掙扎，報效國家；而政局如斯，有願難償。生平所識之人，無論國內國外，是男是女，皆可以共安樂，而不可以共患難；甚且有口蜜心劍，而笑裏藏刀者，言之令人痛心！即如此次貧病交困，而素所相識之人，初則虛心假意，猶來視疾；繼則置若罔聞，竟不一至。茫茫人寰，誰是可信之友？誰是可託之友？處此境地，自料此次大病，決無幸生之理；不意竟有不顧自身利害如先生者，慰我撫我，無微不至，視我疾而拯我命，乃有今日得慶更生，此事真出我夢想之外！吾感先生之大德，如江之永，如海之深！吾願終身事先生，藉圖微報。吾之神魂，已決不能離先生而更有所屬託矣！倘先生不察我之衷情者，自亦不敢相強；但爾時吾寧肯赴江流以死，必不願更爲游魂於地上矣！」言至此，淚如泉湧，遂伏臥泣不已。余一時大爲所感，然倉卒實無以應。既而以好言慰之曰：「請勿過動感情！且病體初愈，尤不宜如此。君所言者，容彼此靜心考慮，從長計議可也。」

自伊人提出此議，頓予我一極難解決之問題。余籌思數日，無一善策。倘徇彼之情而應其求，則非吾所願，蓋以此不自然之結合，未必能永好無間也。如竟拂違其意，則又慮發生意外之變，且且省之人，往往說到做到，萬一其直情徑行，則是所謂「我不殺伯仁，伯仁却由我而死」，不惟與我視疾之初衷相違，且將長遺終身之痛矣。然男女之結合，必當以「情愛」為前提，決非施恩報恩之事。施報之行爲，固屬社會人類之美德，未必即爲「情愛」場中之要素也。蓋世間施報之事，施者每自居其德，而報者謂有負於人，一旦施報相抵，則以恩德而合者，往往以責怨而離，類此之事，不一而足；而男女之愛，更無所謂報施於其間矣。惟此等見地，斷不許吾向伊人一爲剖訴；尙須出以溫情之慰藉，而徐圖緩和。然似此緩和之計，直等白費，蓋一方愈思拖延，必使一方期望愈切也。爾時。余內心與行爲相矛盾，內心復與內心相衝突，我之爲我，已自相分裂，而無以自主矣。且伊人自提出婚事之後，其情懷之披露，有如洪水之潰決，一發而不可遏，致使余感激之，復畏懼之。欲悄然遁去，情有所不忍；欲翕然諧合，心有所不

甘。左思右想，無以爲計。不得已，而詢諸友好。一日，余偕某友登黃鶴樓，蓋一可藉以清醒頭腦，以招理智之魂；一可藉以陳訴遭遇，冀得南針之獻。某友聞吾所述而嘆曰：「子既願入井救人，又思勿濕衣履，何可得乎？子爲富於感情之人，今日事正其所結之果。盃水之緣，今已蓄而爲錢塘怒潮矣！」某友言畢狂笑不已。余忸怩而問曰：「然則吾當與伊人結合乎？」友曰：「此事固權衡由子；然即吾旁觀者言之，以子之性格，恐終難逃此縱橫縈繞之蛛絲情網也。」後果爲某友所言中。

不久，西征軍入鄂，唐××軍不戰而走，政治分會亦無形解體，武漢三鎮頓陷於恐怖時代。華僑招待所，自不能安居，同人紛紛擇地遷移。於斯時也，伊人復申前議，余謂在此兵荒馬亂之時，又何暇談及婚事？伊曰：「正爲此患難之時，故願與患難友共患難耳！」至此，余遂無言以應。旋相偕移居法租界鄒宅，未經任何手續，遂與伊人同居焉。其時，余之摯友李逸生君，亦攜其愛人自河南至，即租居鄒宅，乃得與傾訴青島倉皇分手後之種種遭遇，逸生亦向我述其別後種種，不禁相對歎歎。

後此，Y女士隨我二年，自武漢而陳州，而北平，而開封，均形影不離。余返魯，伊亦隨之返魯。終以性情不合，伊於十八年冬，自願離我而去，重返南洋，後聞在星加坡某中華學校任校長之職。此數年者，伊人予我不少幫助，尤以居開封時，余患盲腸炎，數月不能動；伊則悉心照料，晝夜看護，勝於我前此之施於伊者數倍。此殆所謂報我者耶！吾二人自同居以來，從未發生若何口角；然彼此性格，則終難融合。伊人最富社會性，我則不喜繁華。伊人看金錢過重，我則不識數字。伊人主以德報德，以怨報怨者，我則主愛仇敵，守柔道以處世。其他相違之處，不能盡述。坐是彼此言行，不免相與腹非；同床異夢，日益顯明。此爲余初所料及，固無責於彼；而彼激於一時之熱情，終則不免失望。幸而尙得以友道始，以友道終，絕交未出惡聲，是稍可自慰者。然彼終爲一孤苦零丁之人，吾不能順彼之意，使其中途以去，其亦我之罪行乎？

## 七 奇人奇事之一束

余在漢口法界之一段生活，較前此益處困境。余與逸生，皆囊空如洗，全賴告貸爲生。市立二中未及開學，卽因政變而停頓，校長及住校教職員，均以「莫須有」之罪，而一律被捕。羈押月餘，始得釋放，學校亦無形解散矣。余且領得遣散費百餘元，盡爲武漢政府所發行之紙幣，合計尙不抵十元之用。其時生活之艱窘，惟入川後近數年之情況，略可比擬。余與逸生合租一室，其室爲樓下之最後間，僅有小窗堪通微明；否則以之充照像暗室，可勿須更事設備。如欲讀書寫字，則非開電燈不可；然吾輩除此更無所事，以故電門終日不得閉，而電費自因之增加矣。室之後方，爲全弄堂污水流洩之要道；每日倒洗馬桶，亦於此地行之；垃圾箱中之腐臭物事，日必充溢於此。室之左側，逼近主人之廚房，終日刀杓鍋碗之聲，不絕於耳；腥臭芳辛之氣，時觸於鼻。其時所處之境，真所謂五味俱全，一聽余等之享受咀嚼矣。余生平最怕磨鍋之聲，偶一聞及，則

周身起粟；然此時往往於凝神靜聆樓上歌唱之際，忽而鍋聲沙沙作響，吾則掩耳以禦之。余最不耐炸炒辣椒之氣，偶一觸及，則嚏咳不止；然此時往往於賞心大嚼庖中肉香之際，忽易爲無孔不入之火辣氣息，吾則掩鼻以避之。如是者日以爲常，令人啼笑皆非。而室中所感，則長夜漫漫，暗無天日。兩對新伴侶，處此齷齪不堪之幽室，亦不知相當於地獄之第幾層矣！有時飢從中來，遙見主人家之食前方丈，則益形其可憐之相。當此時也，余以爲地獄中之餓鬼一層，或可爲吾等之寫照矣！所堪賂資慰藉者；逸生之愛人S女士，亦慧黠，亦憨癡，能歌善舞，往往破此愁城，而舉室生春。不然者，則余等非抑鬱以死，亦將枯萎以彫矣。S女士，原姓L，名雙奇。忽一日，自謂原姓不稱意，乃改姓S，今已爲七女之母，尙未歸宗。伊又謂「雙奇」一名亦欠通，蓋既奇則不雙，雙則不奇，初爲其命名之人，無論爲父爲師，均應欠打手心，於是一怒而改爲「秉蘭」。伊謂有秉蘭之少女在室，猶慮四周之臭氣蒸騰乎！其時伊人芳齡十七，稚氣一如頑童，言笑舉止莫不似之，幾無日不惡作劇，稍不留意，必中其計。非惟室中人無一得

安者：卽所有床帳衾褥，書籍文具，甚而破鞋敝帶，以及牆上地下之灰塵，亦無一得安者。余嘗聯想卓別林之淘金記中，其拆裂鴨絨枕時之羽絮亂飛，得意忘形時之橫翻筋斗，與夫狂風起時之沙飛石走；而S女士之莽撞動亂，則彷彿似之。伊善歌，所譜且多，平劇崑曲，亦頗有成就；嫻弄簫笛，簫尤勝；能彈琵琶月琴，月琴差勝；奏風琴鋼琴，二者相伯仲。每當不堪其擾時，卽請其教余等歌唱，或請其獨吹獨彈；但不敢請其舞蹈，因其往往於手舞足蹈之際，一發而不可收拾也。惟S女士之藝術天才，雖可破一時之愁，而不能療數日之飢。於是Y小姐卽以其久居南洋之老資格，提議同赴荷屬羣島教書，據彼所言，祇要余等得至其地，則工作決無問題。此事籌慮至久，然余等既無縮地之術，復不能點石成金，故此願終歸泡影。

十七年春，余得友人介紹，乃有赴河南陳州（卽淮陽）教書之行。時陳州第二師範及中山中學，由同學姜荔青君兼充校長，亦卽聘余兼授兩校國文，而Y小姐則聘充二師附小教員。余等既坐困無計，得此亦頗自足。二月初旬，余與Y小姐卽辭別逸生夫婦，



而首途赴汴矣。其時河南大政，由馮煥章先生主持，而省主席則由韓復榘代理，一切設施，多見革新氣象。在汴住，得晉謁父執王鴻一先生，及業師劉邃真先生。曩年同學友人，所遇亦多。談及年來漂泊生涯，均不禁相與歎歎。由汴至陘，雖有公路，但無汽車行駛。後託人交涉，得乘軍用車前往，其道路之坎坷，爲生平所僅見。汽車行於其上，顛簸跳躍，直令人腦脹欲裂，心震欲碎。二百四十里之途程，幾受整日之酷刑矣。淮陽在望，一片汪洋，極目城堞，嶄露水中，不禁興「海市蜃樓」之想。余叩車夫曰：「此地既無山陵谿澗，何來如此大水？」答曰：「某年黃河決口，水勢汎濫，城地稍窪，因停滯於此。每當秋水時至，城內外人士，必乘船方可出入。水中魚頗肥美，種類亦繁。先生居此，得饒口福矣。」行至近處，旋見魚船三五，蕩漾其中，或作撒網之勢，或驅魚鷹逐捕。有一船，載魚鷹七八頭，均呆立舷邊，狀如烏雅；漁人口出長聲怪叫，余不知其何意，據謂卽藉以指揮其部落者。果見數鷹應聲涓沒，或銜其所獲物以出，而獻俘其主；或則失望以返，而呆立如前。余正於嘆觀之下，而汽車已駛至城郊矣。春日

水勢較小，一長堤可引車直抵城內。余等卸裝入校，一息數日，實勝解倒懸之苦也。

校長姜荔青君，對余以優禮相待，爲租一全城最佳之宅院，有樓房，有平房，全院共二十餘間，外加一守門老翁，每月租費僅三元。余以爲舉世之房屋，恐未有如此物美價廉者。倘S女士同來居此，則不患其無英雄用武之地矣。余於未上課前，曾周遊於城之內外。環境之內，亦繞通以水。據云，均爲藕田，每當夏季，則荷香滿城，花光照眼。登城就眺，儼然澤國。水淺之處，農民惟植蒲葦，而不知種稻。但見長頸巨喙之禽，或大如鵝，或小如鴿，或白似鷗，或灰似鶴，形形色色，往往數百成羣，游飛無定，以爲其食息蕃殖是務。城南有「孔子絕糧處」，不知始自何時，卽於其地營建廟宇，規模頗大，亦矗立水中。余亦親蒞其地，想及春秋時孔門師弟於此狼狽之情狀。據地方人云：廟中跳蚤最大，最兇悍，一躍七八尺高，嚙人癢且疼，往往出血，以是童子多不敢往。余頗奇之，以爲如此嚙人狠狠，必是餓蚤；旋又自疑，果係餓蚤，何以長養如此壯大？此與吾幼時聞人傳說，故鄉晏嬰塚之馬蟻，大如哈巴狗，蓋同一妄誕。然余雖

笑其妄誕，而戒懼之心，仍不能摒除，於是緊束褲腿，始敢步入。偶像一如各地文廟中所見，惟子路像頗具怒容。余知城內有包拯放糧橋，在東門裏，傳聞如此，並無若何遺跡；距橋南不遠，一古剎傾圮，有指爲包公廟者，吾以爲理宜有之，惜乎孔包二公不同時，白餓得子路發火！似此，鄉人所傳吸血之巨蚤，未始不可以傳會爲子路後身。然余自步出廟門，卽周身撲打，大跳數次，曾未見一蚤墜落，亦未覺肌膚之癢且疼也。城西北數里，有袁家墳，據謂係袁世凱祖先之一支，墳地頗爲寬敞，然除古柏參天外，無可觀焉。其地民情樸厚，夜來猶聞隔鄰紡車聲，人民服着皆土布，洋貨幾絕無而僅有，是知帝國主義之勢力尙未到者也。

余授課之後，頗爲兩校學生所歡迎。余與怪詩人徐玉諾君之相識，在授課一週之後，於無意中相會，始相識焉。時玉諾不過三十歲，額上於黑髮中搯出白髮一縷，益覺其黑白分明，是一異點。周作人謂其具有一副微笑之面孔，吾亦有此同感，是一異點。與人慢不爲禮，而又親密之至，是又一異點。余初與之識，卽感覺其如是，後則往往共

遊處。余告之以曾遍讀其小說及詩歌，曾於民國十一年，見其所登報上啓事，而親至北平某旅館走訪不遇情形，因以知其送客一送四年之奇聞。嗣後余參觀其授課之怪聲怪樣，而忍笑不已。余拜識其賢妻，逗弄其子女，欣賞其最心愛之驢與牛。余見其試作西服，而損毀大量布疋。見其與人打牌，有輸無贏，而決不認賭債。玉諾之怪事太多，余於此不能悉記。且後此余返魯辦學時，曾兩次聘其爲教員，均笑話百出。再後則與之闊別多年，其行徑得之於傳聞者，亦怪事重重。余曾撰長文記其事，存入異行傳中，讀者欲知其詳，可檢閱也。今所略及者，因玉諾之賞識，而得見一梯突滑稽之老廚夫。此人忘其姓氏，於陳州城內開設一小飯館，自稱「御廚」。所謂御廚者，彼謂袁世凱稱帝時，正爲其調易牙之味耳。其人年約六十歲，短小如侏儒。面貌之奇特，不可以文字盡；謂之爲鬼臉，鬼臉吾未見之；謂之爲哈巴狗臉，哈巴狗臉亦非全似；謂之爲舞台上扮演之水族，則又若是若非。大抵集各類形色，而又靈氣所獨鍾者。其身形如弓而又反轉，古篆中之「字」（卽人字），約可於彼而取象之。其人精神矯健，行步迅捷，越門限

不走而跳；手持湯菜亦如之，可以滴水不洩。談話時，言出其口，而亦出其眉目，其肌肉，其全面部。如此集百怪之大成，宜乎怪詩人爲之神移心醉也。余與玉諾時爲其顧客，至則大呼：「御廚來！」彼則一躍而進，對曰：「有——」有活魚活蝦否？」答曰：「我知老爺今日必來，早把那些丈人準備好了！」彼每稱余等，必曰「老爺」，有時亦稱「大人」；其所謂「丈人」者，蓋指活魚活蝦言之。旋見彼一躍而進，一手捏魚脊之鰭，魚則搖頭擺尾；一手持小籃，蝦於其中爭跳不已。彼欣欣而言曰：「活不活？」余等曰：「活——」忽聞一聲：「我叫你活——」彼已緊咬牙關，高舉右手，作勢如魁星，摔活魚於死地矣。於是俯拾而起；猶且自語曰：「我叫你活——」而蝦則不用「摔」之一刑，實則卽「摔」亦不必死。彼急急持魚而去，復提一壺開水，并攜一碗躍門限而入；入則置蝦碗中，蝦亂跳，彼且捉且罵；有時置蝦口中；「噫——我叫你跳——」急以開水注碗中：「噫——老丈人，我叫你們再跳——」立見無數活蝦，相率而挺其屍矣。如是處理畢，乃持之以去。後此或烹，或煮，或煎炒，則爲其祖傳祕術，不肯輕以示人者，余等

卽無從而知之矣。玉諾每見其捧魚燙蝦之際，輒不禁連聲嘆曰：「是技也，而又進乎道矣！」迨其烹調而進，玉諾又且食且嘆曰：「必如此魚，乃有魚味！必如此蝦，乃有蝦味！」余笑應之曰：「的是魚味！的是蝦味！否則何以如此之腥？」

二師附小同事中，有一G女士者，其意態頗與衆人不同，非惟偏僻小縣無此人物，卽大都市中亦未必多見。伊人年約三十，顏色已漸見彫謝；然其言語舉止，則落落大方。從其稍具放蕩之氣氛中，易爲人猜測其已往歷史。伊人嗜吸紙烟，喜打牌，亦能猜拳飲酒，此在女同事中；尤爲罕見，宜乎令人生疑。但其所授功課，則勝任愉快。伊亦善演新劇，多飾男角。余曾見其扮演一教書先生，頭戴瓜皮帽，身着馬褂長衫，鼻下簪一八字鬚，神氣逼肖，有聲有色，令人爲之絕倒。其時，衆皆知其爲Y太太，已有一子一女，子五六歲，女尙未斷乳。伊謂其夫曾充縣長，項城人，後卸任家居。或有竊指其爲洪憲宮女者，但無人敢冒然問之。余以好奇態學偵探學之故，極思一發其祕。後漸熟，往往無所不談，尤多及洪憲遺事，於袁氏家庭知之甚悉。伊常來我家，來則索吸紙

烟，此習余初甚厭之；然又恐無禮於客人，亦祇有令僕人爲之往購。余所以記其人者，蓋我之吸烟惡習，卽爲伊人所傳染，至今不能戒除，亦所以彰吾過也。初余厭其煙氣熏人，思亦試吸而抗禦之，宛如素不吸紙烟者，偶行於大霧之中，有時亦借吸此物而防霧氣之傷人。以故余之初試，惟知噴出，決不吸入。伊則勸余曰：「紙煙益處甚多；可以振精神，可以凝心思，可以破愁助樂，可以避瘟疫，更可以麻醉自己，不管天塌與地陷，謂予不信，可試吸入看！」創世紀中，蛇之誘夏娃，不曰食此「善惡果」，心思又聰慧，目力又明亮，一如全知全能之上帝者乎？夏娃則信而行之，且轉以之誘亞當。然後此樂園之被逐出，其世世代代之子子孫孫，顛倒於人生苦海而不得自脫，誰非謂其遠古祖先誤於一念之差之所致？余當時竟亦聽其花言巧語，一如夏娃亞當之食「禁果」，而漸次吸入。吸之不久，果也有奇異感覺，神昏昏意洋洋而飄然欲仙矣。吸既久，則反覺神志麻痺，羌不知其有何助益？然欲斷絕之則不能。蓋此時已爲撒但所主宰，雖有大力量者無可如何也。亦曾數度與友人約誓，但不數日卽自食其言。亦或友人先我背誓，我

則藉爲口實，而自減其罪。每經一次立戒，破戒後必吸食日增。於以見撒但之權威，未必不雄長於上帝。不觀但丁歌德及密爾敦諸大詩人，其所描寫魔鬼，之性行、之智慧、之魅力，豈非大可敬愛，頗足傾倒者乎？宜乎世界人類之沉淪，相溺以終古，而欲海茫茫，永無其登彼岸時也！居常藉吾道中人語，以自解嘲，如引張陶庵之言曰：「人無癖不可與交，以其無深情也；人無疵不可與交，以其無真氣也。」每念及此，轉笑無癖無疵之人，指其爲無深情真氣；於是甘自暴棄之壁壘，固若金湯矣。時屆今日，往往吸煙之費，多於果腹之資，而物力又不足以自勝，始於平旦之際，竊竊歸怨於當年誘食禁果之伊人；轉念伊人早以所嫁非偶，抑鬱潦倒以死矣，復不忍以自潔其身之一念，而尤於無所怨尤之地下芳魂，更思非惟不應怨尤之，且當吞雲吐霧，任其繚繞於太空之中，以弔其生前不如意之志，以弔其死後無所寄之靈。於是復反其當年爲我話「天寶遺事」之情況，而續爲之記。蓋余以迂迴之談鋒，逼使其自供爲曾充洪憲宮女，遂得以盡聞隱而未宣之種種趣事。



伊謂老袁（伊談時均如此稱）之所以稱帝，蓋有爲外人所不知者：一夜，袁克定自總統府出。見值崗兵坐石階而睡，克定大怒，喝問爾等何以如此斗胆，怠於職守？一兵急中生智，誑言頃間有一火龍，搖頭擺尾入室中，故爾驚昏倒地。克定聞言，轉怒爲喜，密囑勿洩，重賞二兵士以去。去則指使六君子勸進，而洪憲帝號以成，實則老袁初猶在夢中也。伊述及此，余不禁頗有所感：歷朝更迭之事，往往以幾微之兆，遂而天翻地覆，類此者正亦不少。余既知伊曾爲老袁垂盼之人，每向其稱道老袁之雄才大略；然伊之答語，則曰：「屁！」例如：余謂老袁不愧爲一代英雄，伊則曰「狗熊」；余謂老袁爲吾國近代之怪傑，伊則曰「庸人」；此外，余喻之爲獅子者，伊則比之若綿羊，余稱之爲剛暴足畏者，伊則謂之爲馴柔可狎。凡余所見爲老袁之性行者，幾無不與之相反。西人云：「英雄在其僕人心目中，皆變爲庸人。」於此可得一確證。

一日，余又問伊曰：「老袁之爲人，是否理智勝於情感。彼亦愛美人乎？」伊笑曰：「君又不爲老袁作傳，何爲尋根究底而問及此瑣屑事？」伊入言時，暈紅於面，連

連用力吸烟，旋吐烟圈爲戲。余一再催其致答，伊始擲烟尾於痰盂，而述之如次：伊謂老袁之爲人，柔情似水，於其所有之夫人，可謂無一不愛。譬彼海水，任人挹取，無所偏，無所吝，廓然大公，淵乎有容也。彼不惟愛其所當愛，亦且愛其所不當愛。有一廚娘，貌韶秀，體態輕盈，足纏尤小。老袁酷嗜小脚，因之憐愛無微不至。爲之剪綾羅，購珠翠，以致其如花如錦，又如栩栩之舞蝶，每踟躕於禁門之內。然其夫家甚疾惡之，常倩人勸其返里。每當此際，老袁並無所威禁，亦只聽其歸去。其夫爲一樸誠農民，旣已疑其不貞，又見其豔裝而至，不禁怒火中燒，脫其華裝毆之；尤恨恨而蹴其足曰：「老袁愛汝小脚，我要爲你除掉去！」其婆母以爲有利可圖，不妨以之作搖錢樹，急斥其子，始得脫。留之數日，盡褫其華服珍飾，縱之返宮。至則哭訴老袁，謂其歸家後倍受凌虐，老袁不思圖報，只速令其裝飾如故，並撫慰倍至，且曰：「佳人兒吃虧了！」如是一再往返，其家居然成小康焉。伊人言止於此，余不禁問曰：「彼廚娘還家後之情形，子何以得知如親見然？」伊笑曰：「還不是小東西自己說的！」余曰：「此正老袁

之不易得處——彼知愛所不當愛，而自覺其醜，不敢以特殊地位，加害於無辜之百姓，此歷朝風流天子所不能爲者，彼竟以儉情之勾當自處，不媿爲老袁之所以爲老袁也！倘易以張宗昌之性行，廚娘之夫家，能免族誅乎！」伊點首笑曰：「賴有此耳。」伊人所述老袁趣聞正多，今不能悉記。

同事中，余尙結識一畏友趙春珊君，湖北當陽人，以廉潔自持，在校授地理，諸生愛戴若狂。余所見中學地理教員，真能於全世界瞭若指掌，而又貫通於人文諸科者，得二人焉。其一爲吾魯祁蘊璞先生，先生教授地理三十餘載，不慕榮華，不改其志，一心惟以此學是務。抗戰軍興，先生移家入川，任課於南開中學，以勤勞致疾，不幸死於職內，惜哉，又其一卽爲春珊君。余到校多日，尙不與之識。後春珊以某種嫌疑入獄，全校學生譁然，余始心儀其人，繼而親往獄中慰問，雖不便多言，然已心成莫逆。及被釋放，渠首先至余家中，見余卽跪地叩頭；余倉卒莫知所措，亦面之而跪，自此遂結爲至交。據其言曰：「此次往探獄者：某某我以言謝，某某我以心感；至於兄，一見卽欲抱

頭痛哭！」大概人類心靈之相通，真有不可思議者。余常旁聽其授地理，從未講解課本，祇見其上課時，手持一長竹竿，如往菓園中剝棗者然（剝，擊也），而步入地理教室焉。且講且以竹竿指牆上地圖，往往以一問題爲中心，而橫貫於九洲四海。其講解技術，幽默而嚴肅，使聽者樂不知倦，甚或令人入迷。余常比之爲「說水滸者」，然游詞剩義則無之。中學地理之教授，吾以爲當借鑑於趙君。後此余與之同事者數載，得其助益不少。同遊北平，同設教於開封。余長曲阜師範，渠充事務主任兼授地理。余長濟南高中，渠與顧蘊璞先生，開演對台戲。後余辭職，卽荐之任高中校長。陳州之行，余以爲可記述者，卽止於此。

居陳半年，卽應王鴻一先生之召，赴北平籌備殖邊學校。時間百川先生，欲以年二十萬之經費，創辦此校於較遠，而以鴻一先生主其事。吾於此尙欲一述鴻一先生之爲人；先生蓋近代之魁傑士也！陽儒而陰墨。其一生言論，雖不出儒家思想，要其行事，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。先生名朝俊，爲山東曹州鄆城人，家貧，自清末爲秀才時，卽

有安天下之志。時曹屬匪勢猖獗，官兵無敢擾其鋒；先生獨出而招納之，於綠林野寨中，爲羣盜講李二曲悔過自新之說，聽衆悅服，因以名其團體爲「自新學校」。然爲富不仁者，先生亦允其架贖，殺富濟貧，正見其俠者之風（倣實出於墨）。先生與宋江同縣籍，面色黧黑，其所行事類同，時人多謂之「宋江再世」。事聞於清廷，飭卽一體嚴拿。先生因亡命日本，從事革命運動，遙與國內同志相呼應。民元，先生返國，任山東提學使，掌全省教育，獎掖人才，激勵士節，學風爲之一變。迨袁世凱有逆志，密謂左右曰：「山東除王朝俊一人外，無可慮者！」乃命魯省督軍某，謂王某如行有可疑，着卽就地正法，勿須事先奏報。督軍某，素欽其爲人，陰洩之使匿；先生乃告病辭，赴曹州第六中學閒居，日以講學爲事。後聞督署上奏，謂王某解職以來，除飲酒、打牌、下棋、睡覺外，無所事事，始得因以不究。然六中之巨大規模，實卽植基於是時。前云校長叢公禾生之一切設施，多爲先生之所籌劃。先生之在曹屬，萬人景仰，地方官無不承其意指。曹屬貧寒子弟，得以各縣貸金升學，均出先生代謀之力，故曹屬升學者特多。

(詳情見前)。先生後爲省議會議長，以政事日非，復去職，一意以解決民生問題爲職志，於是創辦學院，釐定村制，要在以學統政，期以興我邦家。屢以其建議提供中央全會，雖未盡蒙採行，然其苦心孤詣，有足多者。某年，擢以內政次長，不就。旋往來於馮煥章閻百川兩將軍間，均待之以師禮。軍師旅長之出其提拔者，指不勝屈數。終以報國心切，積勞成疾，於十九年夏季逝世，公葬於濟南千佛山之麓。

余既服膺先生之懷抱，故一蒙其召，卽往供馳驅。其時，余曾撰殖邊芻議一冊，頗蒙先生所獎許。以水災旱災，款無所出，創校之事遂寢。然仍設籌備處於北平(卽先生之家中)，約集各方名人，先作理論上之研討。時有翟成村創辦米迪剛先生，及熱心村制之梁漱溟先生等，先後參與。時諸先生中，頗有恢復井田制之傾向，而尤強調吾國之固有文化，咸謂欲開發西北，必先以吾國舊有倫理道德移植之，始可作物質上之建設。余則以爲經濟政治爲本，文化次之；而井田制，是否宜於今世，亦不無疑問。且西北漢蒙雜處，其風俗習慣信仰之一切生活，亦須善爲之處，始不至發生齟齬之弊。否則

方寸之木，冀其高於岑樓，亦無用也。

余此次來平，係與Y小姐春珊君伴遊，因渠等久欲觀光故都，乃相與同行，春珊之來，尙不止遊覽而已，乃余爲將來之隨邊學校，約定之專門人才耳。余等同寓白廟胡同之大同公寓。日間無事，卽遊覽故都之所有名勝。晚間歸來，余卽侈談曩年在此求學時之種種情形，并及渠等所不知之北平掌故。時東三省已自動反正，北伐大業可謂竟其全功矣。華北人民重獲自由之呼吸，切盼幸福之來臨；尤以吾被通緝之人，得優游於光天化日之中，頓覺心曠神逸。同寓中，住有王葆真易由甫兩先生，日久相識，因以過從。王先生爲河北人，奔走革命有年，與黨中諸元老，多屬故交，余因以得悉革命逸事頗夥。其時王先生日必作書，或於室中獨唱崑曲，慷慨悲歌，知其懷大志而未得展者。余於書法崑曲，亦曾淺嘗，正欲與之多事研討，而彼立法委員發表，因以南去。易先生爲湖南人，卽大名士易實甫之胞弟，年逾六十，猶且風流蘊藉，想亦可步武迺兄。據謂實甫清進士，曾爲江西吉安知府。年來繼黃季剛任山西大學教授，著述頗富。尤崇拜孟子，

其著述中有關孟子者即有數種，闡發孟子之政治經濟及一切義理諸端，積稿盈尺。余讀之，頗覺其迂遠而關於事情，不能中人心意。余曾出以刺孟子之腹稿，求爲批評；彼則視我故意向之挑戰，大不爲然。彼且聽，且怒，且駁斥，謂爲非聖誣法，直等洪水猛獸。繼且拍案大叫，以致痰喘氣促，咳嗽不止，連曰：「不得了！不得了！」且欲掩耳而走。余起而爲之捶背，實則不許其逃去，乃向之笑勸曰：「老先生，請勿動怒！此非爾我之事，不妨據理以談。且學術爲天下人之公器，當任人取舍，任人改造，甚或因時移世異而任人毀棄。真理決不怕研究，吾人當於真理之前，先求其心平氣和，庶不至爲成見所蔽，而得以多見真理也。」余且言且爲之撫胸捶背，俟其喘息略定，乃肅之入座，仍以前言爲請；彼於苦笑之中，乃允爲從長討論。嗣後關於孟子之論戰，曾數度爭殺，多次交綏，我固不能服彼，彼亦實難屈我也。蓋彼之論據，仍不脫經生積習，而又益以無當之傳會；我之論據，乃爲以孟之矛，攻孟之盾者。後此幾經思考，乃有「廣瀾孟」一書之作。時余所研究之「熊學」一題，已寫出導言數萬字，共分十章：



第一章 緒論

第二章 態之定義及其魔力

第三章 態與形體之說明

第四章 態與動作之關係

第五章 態之自然及人為

第六章 態之運用及演變

第七章 各色人等之態

第八章 態之採取及養成

第九章 態在人生上之價值

第十章 結論

此項導言，爲吾異日研究「態學」之綱領與原則，願以較精緻之文字，以發抒吾之奇思妙想，而成爲單冊。其時，余與易先生大肆辯論之後，卽出此導言請爲斧正。先生

初接閱時，見其疾首蹙頞（額也），一似臭氣之觸鼻，既則微笑，終乃放聲朗誦。且誦且搖其軀，意態悠然，旁若無人。不時出其右手食指，連連於字裏行間作畫圈狀，卽曰：「此段好！神出之筆！」續讀，旋又畫圈，而曰：「此段尤佳！構思精絕！」似此且讀且評，且評且讀，中間大嗽三次，而竟余未完之作。乃急急握余手而嘆曰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語似未竟，而咳嗽復作，余茫然問曰：「先生有何指示，幸以實告！」渠曰：「不然！君文是大手筆，欽佩！欽佩！所可惜者，科舉制廢耳！否則翰院才也！」自此之後，與我交日深，情益厚，除避免涉及孟子外，幾於無所不談。

鴻一先生處，余雖不時前往；然諸君子之空談理論，殊爲余所不喜。且又飢來驅我，而侈談文化，終難藉釋凍餒之虞。余向鴻一先生徵示其意，先生卽介紹余爲華北大學教授，遂應聘焉。不久，河南大學復來函聘余（時河大稱中山大學，後稱河南大學，沿用至今），而開封一師亦約往兼課，情詞懇切，實難遽辭。因而留平去汴，爲之躊躇不決者數日。一次，余與易先生閒談家常，始悉其於山西來平時，下車後失落一箱，諸

多衣物及僅餘之八百元，均置其中。來平後又值賦閒，故數月以來，皆賴告貸爲生。其時渠之眷屬：有一子，年二十餘，無職業；一愛妾，年不及三十；二婢女，長者十七八，幼者十四五。此五口之家，而又漂泊他鄉，爲家長者將何以自處？於是余去汴之心遂決矣。華北大學教職，即可由易先生往就。此議既與易先生商定，乃偕赴鴻一先生處說明此意。鴻一先生亦係服膺孟子者，二老人晤談之下相識恨晚，故華大教職一事，遂得極順利之解決。

是年秋，余與Y小姐春珊君重返開封矣。開封爲余等經遊之地，雖爲歷史上之名都，而自然風光，一無足稱。城外平沙無垠，城內城鹵充斥，以故樹木稀少，益以形其枯瘠。每當春季，狂風日或數起，飛沙揚塵，天地易色，行者眯目，居者闔戶。值此時也。全城興嗟，以爲是末日將臨。其沙土之細，無孔不入，自吾人之感官，以至箱櫃廚筒，均難免含垢蒙塵之辱，沙族殖民能力之大，嘆觀止矣！余室中曾書一聯云：「曾漂流黑水洋裏，又羈旅黃沙土中。」此弱小者無可奈何之呼聲也。以言其名勝，則僅有宋

之龍亭，禿然而立，與所謂潘楊二湖者，相對凝愁。吾思自然界之變動，決不似人事之懸殊，既乏沃土之財，復無山陵之險，何以古代建都，勘相此地？誠令人百思而不得一解者！但既來之則安之，倘於其他方面得彌其失，亦可謂不虛此行矣。

其時河大教長爲查良釗（字勉仲）先生，先生爲余師大之舊師長，篤誠君子也，一生以教育爲職志。先生以教育廳長，兼主此校。河大於省立大學中，規模較宏，有文理醫農諸院。校舍採中西合璧式，建築精美；惟置非其地，令人有「昭君出塞」之感。師校長，爲同學孫廷瑩（字蘊璞）君，精明強幹，故得連主此校數年。余於兩校教課情形，無足稱述；惟余素以教書爲樂者，來此後猶且樂而不知倦也。

開封有大量名貴古物，即新鄭出土之周代銅器是也。其時存於文廟內之別室，數量之多，可佔巨廈數間。曾爲康有爲、羅振玉、王國維及其他專家所鑒定。由開封圖書館長何日章君，負保管之責。何君亦係師大同學，隨時可請其導遊，余因得飽觀數千年之鐘鼎及諸器物，藉以見周代文化之純熟，與夫藝術造詣之精絕。近人有謂夏乃一爬蟲

時代」，商爲「牧畜時期」者，以周器證之，殊難釋文化漸進之跡也。惜安陽甲骨文之大規模發掘，爲時較後，不得一觀遠古之文物。後數年，始於北平歷史語言研究所中見之。董其事者，爲友人董作賓（字彥堂）君。渠將發掘時之一切情況，或攝影，或繪圖，使人一目瞭然，猶可想見商代之遺制焉。彥堂以甲骨文研究名家，今世無出其右者。卽以王羅諸人言之，恐亦遜其一籌。蓋彥堂一入考古之途，數十年如一日，無或稍懈，故有此驚人之成就；况學術以後來居上，此前輩學人無奈後生何者也。

課餘之暇，余最愛游覽書店，此已成半生來之癖嗜。開封城中，有南北通衢，名爲「書店街」，全城書賈廬集於此。各店所售書類性質不一；有偏於迎合思想潮流者，有一意牢守舊日作風者，亦有參合中西準酌古今者，形形色色，滿目琳琅。倘集全書店街所有文物而言之，不啻一市立大圖書館。惟以兜攬生意之故，往往於其書店命名，或於其所揭示之廣告上，用盡心機而別開生面。余所見書店中，有一如是之商號，名爲：「人生觀文物小商店。」凡經其門者，無不笑至捧腹，每於不自覺中，卽被誘入其內。

余每往書店街，必步入此小商店，一爲徘徊。余當時所用之文具，盡於彼購得之，此蓋以「不通」制勝者也。不觀今日之「超級」牙粉，或皮鞋「堡壘」者乎？語云：「盜亦有道。」然則此中抑亦有「道」也哉！人類喜劇之產生，大抵孕育於此。余雖夙治舊學，然此時遊覽書店之結果，則多購新書新刊物以歸。計其時所閱讀者，多爲新興之社會科學及新文藝之類。余以爲常識之於人，猶如空氣與飲食。人不吸空氣，立死；不進飲食，數日亦死。然生乎今之世，而無作人必具之常識，祇知抱殘守缺，追尋於往古之跡，勢必至於問之以今世何世，則答曰不知，復叩之以今日作人當如何，亦必啞然無以對也。人謂之不死，奚益？常言：「人生，人生。」是生則爲人，死卽不得謂之人矣，世俗名之曰「鬼」。易曰：「生之時義大矣哉！」似此則「生」之義有二，曰動曰變。大化之常，乃無時而不動，無動而不變；吾人亦當隨其動而動，隨其變而變。動爲生義，變爲進化義，能動能變，方爲「進步的人生」。所受限制者，惟不可妄動妄變耳。蓋動有動之理，變有變之律，吾人依此「理」與「律」，爲動變是適可也。妄動妄變固

死，不動不變亦死，其極則一。例如太陽系中之諸行星，應循其一定之軌道，而是動是變，如此則大化日新，永無窮極。倘某星以爲行行重行行，終古如斯，殊無意趣，而思另開蹊徑，或止步逗留，則其光輝頓泯，終於爲殞石殞鐵而已。人生人生，亦當作是觀。此余於新知識之追求，不敢稍忽者也。

當時余對於「爲學與作人」，亦有如是之感想：人何以爲學？爲學在於作人。是學者，學作人也。夫學有兩種：一爲從文字記錄上得來之學，讀書是已；一爲從非文字記錄上所得來之學，觀察經驗是已。吾人所讀之書，當未寫成時，卽作者之觀察經驗；觀察經驗既著之於筆，斯爲具有文字之學矣，然世間事理，不盡於書，釋迦曰：「我說法四十九年，未着一字。」耶穌曰：「我之言如全寫出，世界亦不能容。」是則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，而觀察經驗尙已。惟宇宙之事理無窮，人生之歲月有限，以如此渺小之人類，而欲窮究往古來今之事理，博察上下四方之物情，亦戛戛乎其難矣。顧人之生也，必有所事，斯爲不愧此生。似此，則盡其力之所能及，窮其智之所能慮，亦可以死

而無悔。故孔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然由文字記錄上得來之學，仍爲他人之學，非我之學；非文字記錄上得來之學，仍是外鑠之學，不必親切而有得。他人由觀察經驗得來之學，固亦可爲吾之學，然不盡爲吾之學。由自身觀察經驗得來之學，固較間接者爲親切矣，然未必全然可恃。必也以此爲作人之參考，吸取其精英而陶冶之，始可增我德而益我智。吾嘗譬人之爲學，自身爲一化學師，外來之知識爲其原料，必將此等原料，由我而化合之，使其成爲另一化合物，方是「自得之學」。爲學在於是，作人亦在於是，此吾當時之所自勉，亦所以持之勉人者。

當余來開封不久，吾二弟□□，自山東至。至則提其大衣，請我觀賞其所穿之褲。余一望，見其爲女人之褲，乃不勝詫異。叩其所以，始知其於五三慘案後，彼卽與其友人薛君號召數千同志，抗敵於青州一帶。後經敵人痛勦，其司令薛君所乘之汽車，被擊如蜂窩，薛君殉難，數百健兒亦同時死。吾弟於彈雨中逃脫，倉皇遁至友人家，亟思易服出走，不得已而着其友妻之褲，遂輾轉來汴。今吾弟復被敵人所俘虜矣，念之惴惴不



自安！余願於此略述吾弟之生平：

吾弟天賦機警，詭計多端，刁鑽古怪，人莫能測。其多材多藝之處，幾令人不敢相信。猶憶吾輩幼時，余父令吾等各言其志，余對曰：「志在教書。」三弟時尙無識，莫知所答。詢及二弟，則率爾而對曰：「東洋刀！盒子砲！黃皮靴！」其時軍警長官之服着蓋如是也。嗣後家中人常以此揶揄之，彼亦不顧。吾家貧，不能同時供給吾兄弟求學，以故二弟未得受完全教育。年已長，始入小學；一年後，即入中學；又一年，乃入大學；於大學肄業亦年餘，復考入張家口之宏道學院；未及畢業，而該院停辦，遂從軍。於軍中自習英文，喜填詞，二者均有成就，操英語尤勝。好古董，時亦搜集宋元版本典墳。居常慕高爾基之爲人，故亦自稱爲「社會大學」學生；然決不肯以文事自甘，十數年以雙槍自隨，射擊成癖，多奇中，蓋幼年之志，不能忘懷也。其歷略：爲軍中執法官，爲青年會幹事，爲河南二師訓育主任兼英文教員，爲山東七中訓育主任兼黨義教師，爲山東八中史地教員，爲榮成公安局長，爲吾縣民團大隊長，爲濟南市政府科員，

爲輝縣禹城縣政府科長，爲鄆城卽墨教育局長，爲某埠幫會中首領，爲鐵血鋤奸團首領，爲最富危險性之某種首領……。所作事類之雜，方面之多，不能盡記。其行事可述者：曾於幼年以計退賊，潛行移家於縣城；曾赴蒙古大寺竊佛像（據謂係廣布佛法），幾被擒獲以大石壓死；曾棍責匪人窩主，而以其吃餃子之時數計棍數；曾深夜越牆入籍紳家捕煙犯，而暗以醫生爲耳目；曾以演講之力，攝伏威震一方之石島王；曾以奇計，擒魯北著名二匪首；曾奪一惡棍之手槍而拆卸之，以攝其氣；曾與一自恃博學之人談古學，而使之屈；曾於汽車行駛中槍擊雙鴿，而使觀者咋舌；曾自毀辦公室之器物，而反縛一逞兇之學生交於警察；曾與某總統之公子鬥法，而使之自敗下風；曾假充漢奸，而策動其鋤奸工作；曾限期指使名爬手，爲其竊藏青色之敵人大氅，并竊某市僞公安局長之身份證而歸還之。此其榮華大者，且爲余之所知者也。此外，其神出鬼沒之事，爲余所不知者，當不可指數。以其機警之性行，與夫多材多藝之心思，出入於千艱萬險之環境中，而又擔負其千艱萬險之使命，其年來所演精彩動人之節目當益盛。不幸而身陷於

敵，後此不知何以爲計？以上所述，不過其行事之綱領，讀者無以識其原委。余將不避「內台叫好」之嫌，詳記其生平，入之異行傳續集中。

其時吾二弟在汴小住，爲其製換衣服，卽赴陳州二師供職去矣。旋吾三弟仁生，亦偕吾長子（前妻所生）至。仁生方自山東四師卒業，因考入河南大學預科。時仁生已立志習醫，後考入齊魯大學醫學院，肄業七年。抗戰軍興，遵父命投効空軍，充醫官三年半，初駐臨沂，次孝感，次繞道湘黔入川，駐萬縣，再駐廣陽場白市驛機場，歷險最多，今充西康會理衛生院院長已三年餘矣。仁生體軀魁偉，身長可比曹交。賦性沉默，而又善滑稽。曾於華北運動會得「短跑怪傑」之稱，驅短跑健將劉長春而使之仆。亦善雞鳴犬吠之技，效犬吠尤絕；專心摹擬各類吠聲，其道日進。或效孤犬吠月，或效惡犬逐人，或效羣狗狺狺而爭鬥，聽者無不以爲置身狗類世界中，西人稱之爲 Howling Dog 蓋亦樂觀人也。

吾子時年十三，卽送入黎明中學肄業。後此吾子之行徑。亦可謂由「怪童」進而爲

「怪人」矣。彼入黎明中學後，初似尚知用功，繼而成爲戲迷。有錢則聽戲，無錢則讀戲報。漸次與伶人交遊矣，漸次出現於舞台爲彼等鳴鑼矣。余返魯，吾子卽轉學煙台八中，醉心戲劇尤甚，居然粉墨登場矣。時會考之制尙未行，初中得以畢業。旋投考余所長之濟南高中，未錄取，頗怨余不顧情面。不得已，再返八中，入高中部。旋余又爲八中校長（後改烟台中學），彼始稍見就範。然每與之談，則知其對於聖賢豪傑，及人類一切事功，竟一律否認。余叩以何事爲上？答曰：「唱戲第一。」畢業會考，兩次不及格。余託情送其入齊魯大學肄業，甫兩月，彼又自行考入實驗劇院。余聞之，心殊喜，以爲得其所志矣。孰意入校三日，又聲請退學；其所持理由：彼欲習「老生」，而院中指習「武生」，殊違其志。院中乃俯順其意，令其照常肄業；彼則謂經此打擊，已無興趣，終乃退學。至此，所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者，於吾子已無所用其力矣。時馮煥章先生居泰山，願收容不肯就範之友人子弟，而親施教導。李烈鈞（協和）將軍之公子贛鵬君，卽以此等資格而在彼受教者，吾子亦隨後至。吾子及李公子，作息於一室，有兩先

生日常伴讀，馮先生於每週必有兩次訓話，往往以現身說法，藉資激勵。然吾子仍持其否認一切之主張，陽奉陰違，居山八月，屢託病請假，終則赴濟就醫不復反。不久，遂與一北平女子結婚。此次山東淪陷，初隨吾父努力於抗敵工作，漸亦自覺無趣，乃偕其妻赴北平。年來聞其自力更生，頗悔前此之所爲；然吾於此兒，不能不稱之爲「天生的虛無主義者」。

余在汴任教一年，亦曾兼女師功課。河大三換校長，查先生後，爲鄧萃英（字芝園）先生，再次爲黃際遇（字任初）先生，均以教育廳長兼主校政者。鄧先生，曾充師大校長，爲人圓通。黃先生，以數理專家，而兼長國學，尤擅書法，一風雅士也。余於十七年多，忽患盲腸炎，幾死者屢屢；但余堅不割治，殊以性命作兒戲矣。二年中大犯六次，每次須靜臥一二月，始告平復。後轉慢性發炎，苟延性命於今日。今草此文，正隱隱作疼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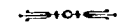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三年除夕脫稿於北碚雲龍山莊

默僧自述第一册終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

# 默 僧 自 述

每册定價四元四角



版權不准  
有所翻印

著者 張 默 生

出版者 濟東印書社

發行者 王 曉 彞

發行所 東方書社

上海：福州路崇讓里十九號

濟南：院 西 大 街

重慶：民 生 路

成都：祠 壺 街

#78  
112362

78

112362



方东

0.24